思無邪匯寶。

捌

陳慶浩博士・王秋桂博士 主編

別有香／明・桃源醉花主人 編

思無邪滙寶 捌 册／陳慶浩・王秋桂　主編

［別有香］

／明・桃源醉花主人　編

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
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　合作出版
成易圖書有限公司　編輯製作

《思無邪滙寶》總序

很多中國古籍，因戰亂、政治或其他原因，再加上自然的淘汰，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，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、戲劇、唱本等，流失最多。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，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，公私藏書亦鮮蒐集，且在元明清三代，屢遭禁止，毀版焚書，時有所聞。在各類書中，豔情小說，受害最烈。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，社會輿論、各階層的社會組織，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。但另一方面，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，地下流行。不過，在強力壓制下，很多書籍都消失了；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，印刷極不講究，錯漏甚多。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，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，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，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，卻又質量太差，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，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。

好在自本世紀以來，西方文學思想東漸，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，蒐集資料，編寫書目，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。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，漸漸被發現、介紹。另一方面，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，因早年流傳到海外，獲得保存，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俗文學書籍，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。但無論是在海內外，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，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，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。因此，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。

叢書總序

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，閱讀條件亦差，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，去域外讀這些書。前輩學人如鄭振鐸、孫楷第、王重民、劉修業、王古魯等，當代學人如李田意、柳存仁、吳曉鈴、馬幼垣、胡萬川諸位，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。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，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，深知其間艱苦，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，匯爲一編，影印出版，供研究者使用。而身在國外，需覓國內合作者。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、石昌渝兩位合作，編纂《古本小說叢刊》，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。然限於出版環境，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。因此，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，是必要的。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，且以保存未精，常有缺文殘頁；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，即原書亦不易辨識，影印自難卒讀；若干書版本繁多，亦勢難全部印行。故當務之急，乃出校刊排印本；或據別本校勘，務求通讀；有不同版本者，又需一一校勘，作出定本，方能爲研究者使用。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。

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，採用版本超過百種，另又收若干附錄。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，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、俄羅斯、英國、法國、荷蘭、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。其中如全本《姑妄言》、《海陵佚史》及《龍陽逸史》等，皆爲首次面世者。《海陵佚史》爲《醒世恆言》第二十三回〈金海陵縱慾亡身〉的前身，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，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，這對我們了解《三言》的來歷大有幫助。《姑妄言》爲雍正庚戌序抄本，長達百萬言，是繼《金瓶梅》後的一部豔情巨著。此書未見記錄，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。刊本《僧尼孽海》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。《肉蒲團》爲常見之書，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

之排印本；偶有用淸刊本者，亦未經詳細校勘。本叢書所收之《肉蒲團》，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，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，又收各種插圖逹百幅。各書之出版說明，旣述故事梗概，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，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，亦加簡述。此叢書所收諸書中，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，不超過三分之一。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，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。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，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淸豔情小說的書，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，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，但只採用一般坊本，整理粗糙，又隨意刪削，可稱劣本。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，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。淸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，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，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。

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，有長篇，亦有中篇、短篇。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淸豔情小說的全景，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。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，已漸衰落。明初瞿佑的《剪燈新話》，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，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。以後一直要待到《聊齋誌異》問世，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。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《嬌紅記》、《鍾情麗集》、《天緣奇遇》、《花神三妙傳》、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等，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，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，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；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。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，亦有豔情如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等，時代早的作品，文體較純；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。此類文言中篇，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。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，在我們這套書中，也是有跡象可尋的。明淸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，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

來處理這個問題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。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《三遂平妖傳》擴充爲四十回本的《新平妖傳》。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。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，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。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，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，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，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。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，沒有例外。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。其原因並不複雜，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，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，爲了爭奪市場，或以降低售價，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，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。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，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；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。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，不會另外寫一本書，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。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。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，要不是和繁本比較，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；也有些甚不用心，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。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，豔情小說更甚，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，觀其流變，對了解各書之形成，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，也是有幫助的。

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，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。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，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、性心理等，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。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，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，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，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，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，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。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，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

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，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。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，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。比較西洋豔情小說，中國小說起源早，類型多，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，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，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。日本的豔情小說，則是從翻譯到模倣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。本叢書的出版，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，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，奠定堅實的基礎。

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、猥褻小說、穢褻小說、淫蕩小說等，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。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。《天緣奇遇》、《三妙傳》等文言中篇，《空空幻》、《都是幻》等白話小說，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，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，故不選入本叢書中。有些書如《三續金瓶梅》、《梧桐影》等，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，然前者爲《金瓶梅》續書，屬《金瓶梅》系列之一；後者爲《肉蒲團》仿作，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，故亦收入。《情海緣》、《歡喜緣》兩書，雖爲民國時期所編，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，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。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，此類資料不多，但亦有參考價值。

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，五、六十年代，高羅佩就已寫出《中國古代房內考》及《秘戲圖考》兩書。隨著社會開放，性禁忌被打破，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，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。有些豔情小說如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團》、《繡榻野史》等，皆有多種外文譯本。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。本叢書的編輯顧問，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，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，都是出色當行。雷威安的法譯全

本《金瓶梅》，韓南的英譯《肉蒲團》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。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，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，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。缺乏好的校勘本，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；缺乏全面的資料，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。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、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，鉅細靡遺，盡數收集，經過校勘整理，匯爲一編，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。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、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，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。

陳慶浩

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

《思無邪滙寶》編輯凡例

一、版本　廣收現存各種版本，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，比較其價值，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。

二、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；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。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。

三、俗體字、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；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，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。

四、本叢書一律以「。」號斷句，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。句讀基本依原書；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，不一一說明。原書無句讀者補入。

五、校勘符號：

(1)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，於該字或該詞後用（）標示。

(2)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，用〈〉標出。

(3)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〔〕標出。

(4)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□號標出。

(5)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○號標出；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。

六、書影　所用各版本之扉頁、所有插圖、首回首頁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

收；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，或全收，或只收首末頁。

七、各書皆有出版說明，述故事梗概，介紹作者資料，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。

八、附錄　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，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。

思無邪滙寶（捌）册

目錄

思無邪滙寶 捌 冊／陳慶浩・王秋桂　主編

「別有香」

明・桃源醉花主人　編

《別有香》出版說明

此書惟見胡士瑩《話本小說概論》著錄（頁六四五），而只錄回目，不及內容，胡氏未見原書。大塚秀高《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據胡氏書轉錄。新近出版之《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》及《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》皆未及之。此書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先生所珍藏之孤本。劉藏本殘闕，存三册。首册第四至第六回，二册第十至第十二回，三册第十三至十五回，共九回書。第一、第二册後部稍有破損、缺頁，故第六、第十二回不全。又此本有蟲蛀、破損及印刷模糊處。然爲孤本，故仍排出，供研究者參考。各回故事梗概如後：

第四回：首謂烈女常有，節婦不常有，因長期守寡不易。有婦人夫死，子三歲，其娘家夫家皆勸其改嫁而婦執意守節。如是三年，一日因見過去與夫共用之春書，適其十三歲外甥來訪在婦房睡，因與通。兩年後，事爲其姑發覺，乃不讓外甥留宿。婦怏怏病死。又松林禪院僧了空，少年時爲其師本如龍陽，本如敎他房中術。了空與其師老相好山門外一酒婦通，酒婦見其床上工夫了得，號鐵幹和尚。了空亦從此大做佛會，與信女通。有豪門少婦萬氏來寺燒香，了空於茶中下迷藥，使其昏眩。令萬氏婢芙蓉將主扶入靜室休息並鎖上房門。了空則從地道入房迷姦萬氏。後又以淨水噴醒萬氏，萬氏亦樂與通。婦歸家後，以誦經爲由着芙蓉請了空。了空又以同一手法迷姦芙蓉。至萬氏家，了空爲得婦歡心，用春藥及房術。因不愼告婦破解之法，婦屢試之。僧恐，遂不再與婦往來。後芙蓉被鬻入姚令署中，頗見寵幸，言及被了空迷姦事。

令搜寺得實，杖死了空。

第五回：遇仙遇妖，是憑人心而定。作者言有友景靈谷曾於西湖畔夜遇三女，與交。約再晤而逢大雨四五日，雨後往訪，見絳桃三株殘落。知遇花妖，因相思成狂病死。又萬曆壬辰，同邑有林招霍字子羽與許、裴、黃、陸、計等五生結社，每會文後酣飲至通宵。一日，又會文，館鄰貴室名園，時近清明，聞園內有女子笑聲。林生掇梯窺，見一豔婦二十許，豔婢甚衆。夜間，婦偕衆婢相訪，自稱陶奶。邀諸生至其居，設宴款待。婦選林生，衆婢配諸生作樂。裴生未冠，配小環蕊妹，與婦及林生同床。先是各相交，後婦與裴生、林生與蕊妹合。林又以裴作龍陽，裴交婦，三人爲戲。後則衆人作交歡大會，各擇所愛。婦作交歡詩十首令蕊妹歌，林生作古風詩。五更，婦及婢與諸生道別，送六生出園，婦自稱爲碧桃仙史。迨曉，風雨陡至，園花零落。後六生入園訪問，知爲荒園，所謂陶氏者乃桃，諸婢爲桃屬。此乃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也。

第六回：好男色好女色，終是不好。武林回回墳頭有一收珠寶的富商回子好南風，而苦無與交者。清瀾街有美少年狄子經好女色，一日路見回子之使女甚美，因尾隨撩撥之，且給錢央求告知家事。使女告其女主人少而美，且有意與人通。狄生乃隨彼至家。被此回子逼姦，自後不敢招惹女色。又西湖畔有富室卜生，既愛女色又愛男風，因看上鄰居勞景郎而無法交往，找其友杜能設計。能教以先找女色招之。卜生遂招妓女燕娘至家誘景郎。景郎中計，在爬入卜宅欲與燕娘幽會時被卜生逮住逼姦，後又令燕娘與景郎交。景郎自此來往卜生家，通其妾維娘。事發，卜生疏景郎，禁維娘與晤面。後二人各登己家閣樓訴情，維娘乃與景郎道別。……（下

殘）

第十回：淫由漸習，戒淫需由家長做起。烏水港黃鶴山邊有黃生愛南風，曾帶契弟回家，爲妻黎氏趕走。黎氏恨黃之所爲，與養子半兒通。事發，黎氏偕半兒潛逃。後爲生活，終爲妓女。雙橋有葉某，好淫人妻女。妻洪氏早逝，遺女月惜十四歲，見其父所爲，亦淫蕩。因至屋後鍾家園觀花，遇學生鍾珍，與通。事發，爲男家告官退婚。順天唐經歷判女官賣，鍾珍責二十板。月惜被賣入娼家，成名妓。後鍾生上京應試，遇月惜，贖回，置爲側室。

第十一回：多置姬妾而不能令彼等滿足，難免生淫亂之事。汶水有白姓富户建一園，内分春夏秋冬四園，每園置一姬，稱桃生、蓮生、桂生及梅生；各姬皆有兩婢服侍，以便隨時行樂。然因大婦妒悍，白生罕至，諸女甚寂寞。有少年越牆來，與四姬通。後爲白生所見，少年遁去，其衣乃爲芭蕉樹葉，方知四姬遇妖。後搬回家，四人俱黃瘦成怯。又黃山城西富户花姓兄弟各畜五姬，兩大婦皆妒悍，將十姬扃於後院邃室。黃山上一雄狐乃與十女通，品評其陰，輪班戲弄，諸姬黃痿失神。主人知其情，請法師降妖無功。乃依狐請，收爲贅壻，與十女成親。後狐方隱去，十女遣嫁，二生亦亡去。

第十二回：龍性最淫，下有兩例。寧海海口竇某販魚爲生，家有一母一妻。一夕，只婆媳在家，有美少年求宿，許以十金，又顯示其有指揮海水進退淹屋之能力，強與媳通。少年自稱龍君，與婦來往不絶，餽贈甚多，竇家致富，婦有孕。婦産前後有道人來，稱奉上帝命，以飛劍斬所生小孽龍。婦驚死，屍被擲入海中。竇家失火，龍所贈物皆化爲灰燼。又鄱陽湖口阮某以打魚爲生，住湖邊。有三女，招三女壻。一日，三女閒談比較各人陰物，忽然有少年出現求

通，三女不許。少年因令彼等夫妻於夜間顛倒互配，又贈以珠寶，諸女乃從。自此來往不絕。後白晝宣淫，爲三女壻所覺，知爲孽龍化身，遂至鐵柱宮求許眞君誅妖。適眞君赴華胥大會，乃由黃堂諶母顯聖斬孽龍。後三女病亡，半年後阮某死。又半年，三壻覆舟。

第十三回：梅花最奇，亦最有靈。碧溪蜆湖左側有蜆山景甚幽，有書生石古岩往訪，夜夢與玉香仙史通。翌夕月下見一婦一環，乃與二人通，並題詩於婦白羅裙上。次日見梅枝上有所題之詩，知遇梅妖，遂返家不敢再往。又聞南壺山有馮氏歸來亭，繞屋有梅樹數十株。有書生沙中金寄寓其中，月夜遇七姐妹，先通大姐，又陸續通各女。曾雪夜依約訪諸女家，見有小婢臘英。是晚諸人大被同眠。後生與友再至女居，並無人跡，唯見白梅七種，臘梅一株。因知所遇者爲梅妖。生遂遷徙。

第十四回：人不可有癖。銅山樊老種菊，高價售出圖利，菊英化爲少年，引誘其女與通，又壞其花圃。樊老氣死。又有翁老，年六旬，帶孫伯玉、仲璧結廬秦望山下，亦愛種菊，有黃白二英化爲姐妹黃小娥、銀小蛾與二孫通，並由筠姨將二女嫁二孫；筠姨亦嫁翁老。婚後一家和睦，種花不賣錢而與人同樂，而且由於三女之故，家業富足，而翁不改常，日日爲善，終得闔宅飛昇。

第十五回：男女遇合，皆視其緣分。張某至孝，砍柴易粟供母。母死後，於路傍得一螺殼大如甕，拾歸家。有螺女每日爲他操持家務並與同居，謂受龍主命。鄰有刁生圖螺女而不得，反遭戲弄。後螺女緣盡離去，張某入贅，夫妻諧老子孫綿衍。又金牛江口螺灘附近多書院，有戚氏兄弟玄修玄感於此讀書。兩生思慕女子，巨螺仙女因乘螺浮出水面，爲兩生抬到書房後大

缸內。螺女夜與玄修，日與玄感同枕蓆，而兩生各不知。後螺女不見，兄弟尋覓，方知實情。乃同禱螺女再現。螺女乃與兩人共蓆，告以前生緣分，今生緣盡事。螺女赴水，兩人各擇配善終。

* * *

本書第五回首葉首行作「新鐫繡像評演別有香卷之二」，次行署「桃源醉花主人編」，接下回次、回目。正文四週單框，半葉十行，行十八字。版心上題「別有香」，接下回次、葉次。第十三回首葉首行作「新鐫繡像評演小說別有香卷之四」，其他同第五回。是知原書每卷四回，各卷前第一回有書名全稱及編者名。照當時習慣每卷爲一册，現有書已經後人改裝。本書最少爲四卷十六回。又此書第十一、第十四回有回末評，其他各回末雖未署明評，而或詩或文，亦有評之性質。評不署名，估計亦爲作者手筆。編者桃源醉花主人無考。本書第五回記「萬曆壬辰年」（一五九二）事，書之寫作，自在此年後。「常」不避諱而全書「由」皆作「繇」，可能刻於天啓、崇禎間。又本書第五回、第十一回及第十二回皆有「國之將亡，必有妖孽」之語，感慨繫之，殆爲崇禎末年之作哉？胡士瑩將此書列爲清人作品，恐爲揣測之辭。此書若干故事，得之傳聞，如第十三回石古岩遇梅妖事，謂爲耳聞，而同回沙中金與素梅七仙之事，則謂目擊。作者言「予與生寓相隔數武，偶過訪，見其神氣盡脫」，因爲之分析，所遇者「恐是草木之妖」，乃陪同赴訪七女之居，發現無朱樓，七女乃七種白梅云云。第五回景靈谷西湖遇花妖後狂死事，作者稱景爲「吾友」。是知此書部分故事來源得自當日傳聞，非純改編自筆記小說或古代傳說也。又一般話本、擬話本故事前有入話，由一個或幾個小故事構成，接下是主要故事。此書各篇前

後都有議論性文字，正文則由兩個互相平行篇幅相當的故事組成，見以上故事梗概，是本書一個很明顯的特點。

由於此書爲孤本，無別本可校，故不出校記，只用校勘符號於本文內標示。若干常見俗體、簡體、異體字（含避諱字），如「倒」作「到」，「檢」作「簡」，「罐」作「礶」，「擱」作「閣」，「稀」作「希」，「早」作「蚤」，「齣」作「出」，「猶」作「尤」，「捨」作「舍」，「掉」作「吊」，「椏」作「亞」，「緞」作「段」，「繫」作「係」，「圓」作「員」，「聒」作「咶」，「桌」作「棹」，「叫」作「教」，「匾」作「扁」，文如「夠」或作「勾」（「勾」或作「彀」），「鬆」或作「松」，「嘗」或作「常」，「惱」或作「腦」，「彎」或作「灣」，「親」或作「浸」，與「褪」、「腿」不分，「番」、「翻」不分，「反」、「返」不分，「賊」、「與」不分，「競」、「兢」不分，「勾」、「拘」不分，「采」、「採」不分，「摸」、「摹」不分，「瓣」、「辨」、「辦」不分，「底」、「抵」不分，「像」、「象」不分，以及慣用語詞如「爛漫」作「爛熳」，「碼頭」作「馬頭」，「婊子」作「表子」，「爲何」作「謂何」，「好似」作「好是」，「戰慄」作「戰栗」，「閫壺」作「閫壼」，「撒漫」作「潵漫」（「撒賴」作「潵賴」），「冉冉」作「苒苒」，「搭救」作「答救」，「擔待」作「擔帶」之類，均依文義統一逕改，不另一一說明。

別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此[illegible]

詩曰、

世人一味愛風[illegible]、[illegible]似少[illegible]過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節[illegible]不容人、[illegible]前[illegible]仁心。

[illegible]從[illegible]門、那時[illegible]心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何[illegible]、常將[illegible]半交。

[illegible]不[illegible]、[illegible]作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引入[illegible]玉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

別有香第四回第一頁右半

提然天道昭彰。　道教前來可鑑。
不如那樣免人嘆。　錯認道是背千餘。
這首歌詞。单道出今的人。有了幾分姿色有了非
分姿色。道我們姐妹守人家。可使有些姐們女
兒。可使有不守節的媳婦。於是不管他守得守
不得。疾之的要他作獎。此有某烈女。常有節婦
不常有。怎麼的叫做烈女。如丈夫一時被賊
殺了。他有能從夫。從烈起來。或墜樓或繩頸
或赴水。何可一死。不受賊污。這是一日的烈性
女子也做得來。此等上等的也多。我故說烈女

新鐫繡像評點別有香卷之二

桃源醉花主人編

第五回

展花叢娟奴獻媚

詞曰

春意十分嬌。把不住嬌。花枝搖擺心間。誰早此。心想到花香艷。撩亂天上天。羨殺那嬌嬈。留人面。紅青螺。那奴淫。令貓鼠嬌倩。逢遇了一樣倚。什麼樣情愫。恁臨情緒。

別有香

戀拂恨抱怨沒個憑準一縷偶感花
神的迹妝奈英龍歌舞扇花翻屏談
其共骨妝遲

右調玉蒲遲

這首詞單道人之過神仙遇花妖都無是非
看人之注想何如耳抑斷既到天台見叢花群
都眯倣彼遊以賞仙境而所遇是仙那時或遇
既疑其為妖拔而所遇即妖欲遇仙遇妖不必
問其果有於仙果無於神惟問人之存神造境
原仙乳妖亦仙無仙化仙亦妖術做熊花花花

新鐫繡像評演別有香目錄

卷之三

卷之四

校記

❶本書目錄已佚，今據現存正文卷回目次補加。

第四回　潑禿子肥戰淫孀

詩曰

世人一味愛虛聲。強欲少女圖貞名。
守節終身不嫁人。誓咏柏舟無二心。
□知日夜挨長門。感時觸景慾心增。
□□□嗟何命傾。常將繡榻間半衾。
□□□□不暫停。惹辦禿子生淫情。
□□□□誘爾呑。引入靜室開玉裩。
□□□□欲不勝。招來共枕展花裀。
雖然天譴敗淫僧。這般節婦果可欽。
不如再醮免人嗔。猶勝遺臭留千齡。

這首歌詞。單道目今的人。有了幾分錢。有了幾分勢。便道我們是甚等人家。可使有再醮的女兒。可使有不守節的媳婦。於是不管他守得守不得。蠻蠻的要他守。據我看來。烈女常有。節婦不常有。然怎麼的叫做烈女。如丈夫一時被賊殺了。強逼他從。他便決烈起來。或墮崖。或刎頸。或赴水。寧可一死。不受賊汚。道是一旦的烈性。女子也做得來。史書上載的也多。我故說烈女常有。又怎麼的叫做節婦。如丈夫得病身故。想其平日恩愛。生願同衾。死願同穴。雖公姑勸他另適。他一心無二。或毀容。或封髮。或絕迹。生一日。守一日。活一年。守一年。直至死而後已。這叫做節婦。節婦豈眞沒有。但我見得少。甚麼緣故節婦少。或前夫遺下男女。義不可□。沒奈何守的。或貪戀家財。不忍付於他人。沒奈何守的。或迫於體面。不好出頭露臉。沒奈何守的。或平日善好說人。道某娘虧他忍得。就去嫁了。某婦勸他丢得。就不守□。怕人指觸。沒奈何守的。彼其

心非眞欲扶綱常二字。爲丈夫爭氣。況且時日又長。孤衾難伴。縱不去招男引少。而怨言咒語。未能釋然。少有拂怒。即拳胸敲桌。哭道。我的人。你倒安耽去了。害我在此。苦不了。觀他此言。眞欲做節婦的麼。所以凡心未□。一引上鈎。今有一婦因夫死。留一子僅三歲。父母公姑齊勸道。我兒。你年甚小。後邊日子長。這個孫兒。等阿婆管了。你出身罷。其婦聞了哭倒在地道。他怎的待我。我忍得丟了去嫁。且有這塊肉在此。只當他在一般。你們要我嫁。我就吊死了。與他一塊生去。言罷又大哭不止。父母公姑見他這般如此。信他是眞要守的。齊道。我兒。守得是好事。乃我家門之幸。怎麼倒要你嫁。不要哭。請去安息了。從此一守。就守了三年。鄰里莫不稱揚。某娘的守寡。才是個守寡。從不曾見他跕在門前。與個男子漢交句言。又不曾見他在姑嫂夥中。大笑了一聲。這個才是做寡婦的規矩。那知他的心事。用在內的。有詩云。

貓兒捕鼠先弭耳。鷙欲搏禽固斂形。
漫道輕狂偏惹漢。裝呆假意逗情人。

其婦丈夫在日。或夕高興行房。必取春書來看。檢尋個勢兒。學他做作。忽一晚開箱取物。偶見此書。把來翻看。上面畫的樣兒。都是件件和丈夫做過的。因想起當初的歡娛。心裡就火熱起來。心裡熱得過。那毬兒裡。就像男子漢的毬兒硬的一般。內裡也臊臊起來。臊得過。又濕起來。好生挨不過。此晚合當有事。適阿姐的兒子來望他。因路遠。就留他在房中歇。年紀雖只得十三歲。人却長成。況近來天道也變了。十二三歲的孩子。慾竇就開。曉得去勒罐兒。三四個立將攏來賭勒。看那個勒得毬遠。就去背地裡翻餅兒。把個屪子弄得翻了頭。只因他自小兒在姨娘家走動。常常歇慣的。那日其婦留他歇。他就睡在裡床。婦與兒一頭睡在外床。因看了那春書。動了一場火。也沒奈何。嘆口氣。燈也不吹。竟

自睡了。想是夢兒裡。夢見與丈夫幹事。幹到快活處。把兩隻腿兒揸開。口裡只管哼哼哼個不了。外甥只道姨娘夢魘。爬將起來叫道。姨娘姨娘。你魘麼。叫了數聲不應。口裡猶是呼呼的哼響。把眼一睃。睃見那毯兒揸開。着像個鹹魚兒張開了口。只要等鰍來的樣子。那外甥看了半刻。把個指頭兒去搠一搠。門兒口是濕漬漬的。那指頭兒就搠了進去。下面那小屪子也硬起來。見姨娘不醒。拏出了指頭。把那個小屪子。輕輕挨到身邊。向那毯裡遞將去。終是膽小。恐姨娘醒了。知覺要罵。雖遞到牝口。復抽了出來。然餘興難已。自家就勒個鑵兒。勒出些毬來。都把個指頭兒揩了。將來抹在姨娘的毯上。適姨娘將醒。腿忽伸動。那小廝依然向裡床睡了。其婦醒來。見腿凹裡有些濕。忙把手去摸摸。倒摸了滿手。拏來一聞道。古怪。這是男子精。是怎樣的。爲何我這裡有這樣東西。難道我夢見丈夫來睡。與他幹事。就洩這些精在此。只怕人死了。那

得有精。胡思亂想。再猜不着。忽見外甥睡熟了。猛然翻個身。向着天睡。露出那小屌子來。硬幫幫直直的竪着。其婦看來也不小。也有三寸來長。一□來大。只見毬頭兒上是濕的。其婦把個指頭兒一抹。將來一聞。與先前毬上臭是一般的。驚道。豈我睡熟了。他弄我不成。就是小小年紀。恐未必曉得。怎麼我與他的腥臭是一樣的。等我叫他起來問他。忙把外甥搖醒。問道。我適才睡着。你做甚麼。那小厮終是孩兒氣。慌了道。□(我)不曾做甚麼。其婦把他的屌子捻了道。這個怎麼濕的。你好好說。我倒喜歡你。小厮道。我見姨娘睡着。兩腿忽地揸開。口裡哼哼這般響。我只道姨娘魘了。叫了好幾聲。姨娘不醒。我自家勒個罐兒。勒出些東西來。沒處揩。常聞得說。毬兒盛毬的。我把來拭在姨娘的上頭。不曾放進去。其婦晚間看了那書。也是癢不過了。及看那屌子。更是熬不得哩。笑道。你說謊。難道不曾放進去。小厮道。只把個指頭兒搠得一搠

兒。屪子實不曾放進去。婦道。怎麼不放進去。小廝道。怕姨娘罵。婦道。我不罵你。難道這般小年紀兒。就會得放進去。我不信。你放放看。那小廝曾吃人□了做龍陽。曉得些的。□間就要高興放進去。實是怕罵。見姨娘叫他放放看。便去踞在姨娘腹上。把那根小屪子。直□進去。覺毬裡也是□緊的。這是甚麼緣故。只因做了三年寡婦。裡面就長得漫漫的。屪子雖小。也是塞了一毬。那小廝見得了手。便抽送起來。□(雖)不下下點着□兒。却也東翻西□。鋒□直刺。倒也弄得十分有趣。看看到那妙處。□了姨娘的臉。□□□道。姨娘。我來了。我來了。□裡麻一道洩了。姨媽遂抱了去睡了。你道這婦人爲何倒尋個小廝。□有三件心事在內。一令人不疑小廝旣會幹事。二那有外甥便姦姨娘。三又是在房中走熟的。好節婦。有詩云。

欲守清名□□□。　強尋孩穉偎香腮。

縱然不□□□□。□勝孤棲獨自捱。

日後外甥時常往來。來時□□數宵而去。在公婆。以爲外甥望姨娘。在外人見之。以爲姨媽送外甥。如此來來去去。已經兩年。外甥十五歲了。那屪子又長得大了些。那人又覺得長了些。幹事又覺慣了些。不免脚步來得勤了些。一日留宿房中。歡笑戲謔。聲聞於外。其公婆老了。不聽得。其姑聽了忖道。嫂嫂時時不快。恨沒了哥哥。並無歡容。爲甚的外甥來。就是這般笑得緊。等我去瞧一瞧。輕輕走到嫂嫂樓邊。右有廂樓一間。乃是空的。壁縫裡有一條燈光射來。姑遂貼在壁上。把眼去睃。只見嫂嫂赤身仰臥。把兩隻脚兒擱在外甥的肩上。那外甥曲了雙膝。把姨娘的後臀。駕在腿上。將屪子緊緊頂在毬裡。兩手扳着姨娘的肩頭。姨娘床頭置小籌百根。外甥抽一抽。姨娘取一籌。籌完又起。抽到後頭。外甥抽得緊。姨娘痲得極。不及取籌。外甥笑扯道。姨娘籌。姨娘籌。因此大

家歡笑。姑看了忖道。嫂嫂守得好寡。若是這般守。我也守得了。又復去睃。只見嫂嫂又翻一個身。如道士伏陰一般。把個後臀聳起老高的。其外甥從後揷入。抽過不了。忽見嫂嫂的後臀一步低一步塌下去。那外甥也不動。就伏在姨娘背上。只聽啞啞的道。我死也。我死也。姑見他兩個不動。知事已了。悄悄走去。那節婦那知。

隔牆眞有耳。　窗外豈無人。

姑出告於其父。父道。阿彌陀佛。做寡婦的其實苦。你不要誣他。況外甥又小小年紀。正要做人。此事諒也不會。你莫說。我不聽你。姑見父不信。扯了娘同去張。到得廂樓上。嫂嫂房中燈已滅。聲響杳然。只得轉來。其父問婆道。媽媽見些甚來。婆道。他的燈已滅了。明朝伺候去張他。父怒道。你又來攪口面(局)了。這叫做姑娘嫌嫂醜。空做惡寃家。你自去睡。不要你尋事。姑怏怏歸房。你道爲甚的老人家不信。他心裡想道。沒

有這樣事。恐結了他姑嫂的寃。有這樣事。又沒了家裡的體面。一個寡婦兒是與人睡的。越道越臭了。故不要女兒去苛尋的意思。詩云。

自苦先夫不二身。　反持衾枕向他人。
饒伊纔免生前忿。　只恐重壞恨未平。

姑次早來嫂房中。見嫂正與甥梳頭。戲道。嫂嫂這外甥眞當得姨夫的。其嫂聞言。知爲姑所窺見。慚愧無地。不敢露一言。姑又向嫂床頭將籌一根。對嫂道。這籌兒是計數的。嫂復懼。不敢聲。即令甥歸。公婆雖不出一言。然關防甚緊。甥來必叩其何事。命媳堂前相見。一茶畢。即送之出。不留經宿。婦雖不絕甥。而會晤頓稀。婦終快快。遂得一疾。臥不復起。嗚呼。豈非天報哉。不是守寡的人。強他守寡。應有是事。近又有一婦。尤甚於此。說來更是駭然。松林禪院有僧了空。少年時。生得韶秀淸姣。其師喚名本如者。極寵暱之。夜與龍陽。每一度輒閉息存想。常至更殘漏徹。

了空年少貪睡。見師不動。朦朧睡去。被師一抽發。仍又驚醒。甚苦不得安睡。對師道。諺云。日求三餐。夜求一宿。了元禪師有云。爲僧只圖一個閒字。師父每夜如此。你不得宿。我不得閒。如何是好。本如道。人在世間。勞勞酬應。不會取樂。也是癡子。若偷閒取樂。全靠的是淸宵。或不會結緣。忙忙丢過。樂在何處。昏然一覺。又是天曉。是無晷刻的閒了。可惜你是男子。若是婦人。我以此法□他。兩兩歡娛。偏嫌的是夜短。那時又閒不得了。詩云。

鎮日空門無個事。只思飲酒婆娘宿。
強稱採戰恣通宵。弄得徒弟睡不足。
哀求我師開慈悲。放鬆一着不是錯。
師聞笑抽慢回言。到你手裡還更毒。

了空時已諳事。閒說女子。心就躍然。問道。幹女子的法兒。怎麼去幹得

兩下歡快。本如道。個中妙處。也說不盡。但知此事。是去刀尖餂蜜。施爲第一要仔細。方有受用。我把黃梅衣鉢。就傳授你。因付口訣道。

身到花叢。心如鐵石。
早求靈藥。醉倒花枝。
花□迷魂。我留醒眼。
更怕花精。謹防脇下。
作如是想。無上菩提。

了空牢記師言。及長。專煉房中之術。做徹夜不倒的工夫。詩云。

黃梅一派曹溪水。非□非臺不染□。
笑殺淫僧徒藉口。寃將色慾□□□。

一日本如他出。山門外一□婦。乃□□□□□探本如。適了空接着道。阿娘。我師父不在。□□獻茶。那婦見□了空長成了。道。小師父。這般長

大了。諒你師父也該放捨你哩。了空道。阿娘不要取笑。我倒放捨你不得。就去一摟。那婦笑道。小長老。不要作怪。□你不是我的對手。了空道。試試看。我比師父還高一分兒哩。那個婦人原是打和尚做衣食飯□的。見了空又標致。心下愛他。就如俗語說得好。

老鴇兒愛鈔。小娘兒愛俏。

就褪下褲兒。和了空弄將起來。心下想道。這小和尚說嘴硬。我速夾他幾夾。叫他死在我老娘手裡。緊緊把個毬兒。夾緊了了空的屌子。等他麻來丟手。那曉得這小和尚是有傳授的。任他夾。他只是不動。等你夾得鬆了。他就乘鬆兒抽扯起來。足足抽了千餘抽。抽得那婦要夾他的。被他勢頭來得狠。那裡夾得住。倒丟了一陣。了空見他丟了。把龜吸他的。吸盡了。又抽起來。越抽越硬。像個鐵鑄的。那婦人道。果好□師父。眞是個鐵幹和尚。罷了。我輸與你。□見了空復抽得緊。婦又麻麻丟了。道。

罷手。師父。我曉得你手段了。了空也弄兩個多時辰。恐師父歸來。撞見不妙。假脫手道。阿娘。只因日裡罷了。若是夜間。不到天明不歇哩。那婦歸家。告訴其相知。衆人就起一個號。叫做鐵幹和尚。此了空初出茅廬第一戰功。有詩誦鐵幹和尚道。

稽首問我師。妙□因何住。
我師笑呵呵。橫拖一鐵柱。
不會降野狐。慣打當爐婦。
賽過金剛圈。勝□菩提樹。
因此名鐵幹。常行亦常住。

了空自與那婦沾了手。因思□他其慾。非是做佛會不可。遂廢修戒行。講誦經典。引得遠近婦女。紛紛入寺燒香。接待甚慇。供應極侈。使這些燒香婦女。咸稱某師父好。了空從中摸索。選其精者。暗藏奸巧。墮其術

中無算。適孀居萬氏。年才二十。爲豪門繼娶。常恨以少配老。無刻不□。旣又孀居。更深悲怨。然而淫念頗熾。如火燔□。想其心無夜不感與美男子同寢。無處發洩。□出來燒香拜師。祈求來世。亦聞禪院講經。命駕來寺。了空已先得知。整衣在殿上伺候。適肩輿至。婦人出轎。果是生得好。但見他。

□□停雲。□釵飛華。蛾眉兩曲。宛如螺□輕描。玉臉雙含。眞似桃花嬌襯。俏身兒。體態輕盈。儼洛神凌波水上。美瞳子。秋波欲滴。誠仙子駕月塵中。穿的是杏黃衫。葡萄錦風飄起。彩裾香生。着的是白羅□。步雲轎。□印處。金蓮瓣落。嬝娜□垂柳絲。□□嫩嫩。海棠花艷。

了空一見魂飛。遂上前稽首道。請娘娘上觀音寶座拈香。小僧通聖。忙忙的替他宣了疏。化了紙。又急急上前稽首道。請娘娘小房獻茶。那婦

允諾。竟落僧房。了空侈供茶點。暗下迷藥。那婦吃了。一時間頭目昏眩。殿宇將傾。身子只要跌倒下來。要上轎也上不得。忙喚婢芙蓉道。我這會不好了。快問師太借間房。與我少憩。芙蓉問了空。了空道。前面俱是我們的禪房。不便。後面存個靜室。無人往來。請到那裡安置。我就開鎖。你們自去隨喜。待奶奶醒來叫門。方始開出就是。芙蓉聽信了。竟扶主母入臥。看了空鎖了門。放心上殿玩耍。了空暗從別道進房。見婦側身在床。如名花委砌。緊閉雙眸。了空將他□睡端正。解開底衣。看她那毬兒。如玉做的一般。那莖不覺直豎起來。就登床試弄。莖素餌丹藥。十分強大。婦所未經。雖納入二三寸。覺裡甚乾澀。了空把眼瞧看。但見紅蓮漲開。□心嬌吐。將手摩娑。兩輔如酥。興趣溢發。將唾濕其牝。復送入五寸。就恣情抽了百餘抽。覺內裡淫液漬潤。儘自寬鬆。又狠抽了數百。覷那婦人。只是呆呆如死的一般。任我抽扯。不見甚的情愛。心裡想道。事

已到此。諒他醒知。也不拒我。與其弄無情牝子。還是弄有情的爲佳。遂含一口淨水。對婦面□去。那婦打一噤。睜開雙眼。見一僧臥身上。下把個小和尚塞得緊緊的。驚問道。你這和尚好膽大。這事可做得的。了空道。適見婦人俏眼留情。故敢設此計較。仰結良緣。萬勿生嗔。且人生在世。唯求快樂。夫人何苦守此小節。誤了青春。婦久慕春情。見事已至此。便問道。我睡多久了。了空道。才有一時。婦道。恐跟隨久等。放我回去罷。了空道。適間試看金身。雖然遞入。未曾徑動。解醒夫人。正求歡樂。奈何言去。婦顧道。門呢。了空道。外邊上鎖。鑰匙在此。約等夫人呼喚才開。請自安心。無妨飽耍。婦即依允不語。了空遂摟緊狠抽。莖大滿中。四塞無罅。婦暗喜在昔未嘗。了空又送進二三寸。幹堅如鐵。更爲可快。淫液愈多。了空或緩或急。亂拽有五百來回。婦覺甚美。摸幹尚餘二寸。謂了空道。再進些也好。了空見爐已熱。又進寸餘。引他情興。急急淺抽深送。婦

又覺美。星(惺)眼睃睃。嘆羨道。從來未有。了空道。還有些。都爲夫人盡了罷。婦點頭。了空遂直抵盡根。婦道。如今撓着我癢筋了。動着動着。了空見他爐更火熱。就綽起夫人兩腿。自身拚着牝顱盡力抽送。約有千多來遍。看那婦頭已落枕。態如迷倒一般。氣喘聲嘶。淫漿滿腿。了空存想採□如意。自忖。此會難得。何苦久戀。令人疑猜。我丟了罷。莖即躍躍吐涎。婦又作嬌聲道。我的心肝師父。你也來了。歡罷。提出龜首。了空將帕代婦拭牝。那龜尚半硬半軟。對婦道。他猶未飽。婦把握道。我還想齋他。目送僧出。遂叩門。芙蓉叫了空開鎖。近前假意問候。婦道。已好。芙蓉道。奶奶好睡。自已牌起。今已日晡了。忙喚轎夫打轎。婦整整頭髻。升轎而去。詩云。

深訝禿子眞情毒。　巧設香醪醉玉人。

何事菩提都削盡。　祇貪裙底十分春。

那婦歸家。心想。這和尙本事高強。實契我心。幸得相遇。怎便丟開。但怎的設個法。得他再來一敍。慰我渴想。思量了一日。生出個計較來。對芙蓉道。我前忽然昏暈睡去。明見佛爺點化我。呼我受戒三日。莊誦楞嚴。後成善果。你去前日我燒香的那寺裡。替我請那位師太來。芙蓉應諾。比至寺中。見了了空。道達主母要看經之意。了空早已會意。因見芙蓉生亦嬌嫩。邀入奉茶。就地廝翻。摟去密室。卸開裙褲。照着小小陰戶。扳將開來。不管生就。把條鐵幹撑將入去。那時芙蓉被藥昏迷。不能動彈。任了空擺佈。將就〈就〉搗進半截。荷包口緊。揹勒強筋。了空歡情難抵。抽不過一二百抽。頓地裡洩了。撤出幹子。精血交流。了空急忙將帕子□他裡外拭淨。仍與他繫好裙褲。一會間芙蓉醒來。只覺得那物裂縫生疼。將手去摸。四邊俱腫。知爲僧所苦。只怕羞□□。只得討個回語奔歸。有詞道。

只爲那人鐵棒。害得丫鬟落網。無限美嬌香。都被狂風開放。
惆悵。惆悵。褪却新紅難上。

右調如夢令

了空見婦來招。自思道。這個婦人。情慾不比尋常。若要伏他。須憑藥餌。密帶隨身。到了婦家。□設佛像。捧誦經文。無人所在。婦出與約。了空到暮伴起辭歸。婦道。我一連三日都要勞着師父。留在此才好。那裡走來走去。倒也反勞。只是單怕嫌疑。芙蓉道。外面門房與內隔絕。留在那裡何害。那婦道。可住得麼。芙蓉道。極幽靜雅致。師太住甚好。婦遂命芙蓉引進就寓。起鼓人定。婦自出招了空。相與攙手而入。直達羅幃。遂解衣同寢。了空暗地將藥托莖頂進。良久不動。婦興發。挽師道。你動動兒。了空道。且少停。須臾爐熱。藥鎔牝中發作。了空才抽動。婦就覺有異。起謂〔了〕空道。你下了不知什麼在裡頭。我覺又另是一番光景。這般輕

輕的。煞不住癢。你快重些兒。了空那時乘藥發性。昻壯十分。按定婦身。就狠送了千合。覺動少歇。婦道。不要歇了。接着才好。裡面癢不過了。了空果要接着。狠送千合。婦不迭的叫好。了空又少歇。婦道。師父你歇得。我歇不得哩。了空道。包管夫人有趣。就將婦腰下墊高數寸。自把兩手支床。懸身牝上。接連搗着。下下都在癢筋上。就提了三千來合。婦快極難言。陰精似水。伸手摸莖。見其越硬。笑道。鐵楖頭春夠我了。歇了罷。了空道。我如今又歇不得哩。婦撒手。聽他又送有千餘。婦道。好師父。弄怕我了。罷罷。了空道。夫人耐煩些。再捨小僧一會兒。看看又拽了無數。婦性雖淫。那經得這般狠陣。牝中辣燥。神思疲困。了空雖一頭抽。他自一頭睡去。已是四更時候。了空悄悄扯出來。尋芙蓉去□。芙蓉道。昨被你弄疼了。還未曾好哩。了空道。你不曉得。一遭生。兩遭熟。再弄這一次。管教你愛來。芙蓉也覺情動。聽〔了〕空復爐。終是丁香小鼎。緊煖非常。

了空雖是貪歡。戰了一夜。也覺得神氣不旺。夾了片時。便自洩了。笑謂道。這寶貝謝媒好了你。婦醒。覓僧見在芙蓉床上。怪起呼來。摸僧具軟。不悅道。這怎麼了。〔了〕空謝罪道。小僧該死。婦道。事倒無妨。只是這腦子不與我。倒與了賤婢。可恨。了空又謝道。尚容補過。詩云。

玄珠已被人輕竊。　尤恨瓊漿不我僥。
不是沙門眞鐵幹。　何繇煞却這風□。

看看天曉。了空假意端坐經堂。默誦經文。掩人耳目。你道經是這般誦的。直教。

罪孽如山重。　寃愆似海深。

大家又諢了一日。漸覺晚了。了空便鑽到婦房。婦道。夜來太狠。今須要些有情趣的。了空道。儘有套數。先蹲下向婦牝餂了一回。婦道。何套。了空道。是開手赤龍攪澗。又復捧定咀吮。婦喜其愛己。問道。何套。了空道。

是遊蜂釀蜜。婦道。污了淨口。不好看經。了空道。佛在何處。遂上將莖向牝左右塞揷。故意不看門路。婦道。何套。了空道。是歸燕尋巢。婦握入道。巢在此。〔了〕空又直放進。故上把花心亂擦。婦奈癢不過。問道。何套。了空道。是紅粧跨馬。婦道。此景倒佳。了空度引興漸濃。就將急入狠抽。頓了百來下。婦道。此才是實際。是何套。了空道。是餓馬奔槽。又叫婦下床倚立。蹺起一足付僧。挽持耍弄。婦道。何套。了空道。是靈鵲登枝。婦道。妙妙。了空又自坐。抱婦對面。湊莖上頓搖。婦道。何套。了空道。是蜻蜓擺柱。婦道。此只擺得。抽不得。了空遂捧起女臀。一起一落。播有百回。播皆深入。婦道。妙。是何套。了空道。是番僧戲鐃。婦道。像像。又令婦立伏床邊。從後進具深送。婦道。何套。了空道。是後庭玩賞。婦道。好雖好。不親熱。了空摸摸屁眼道。此味也要嘗嘗。婦道。試之。了空滑滑就突進二三寸。婦叫苦。了空道。我當初不知苦了多少。婦道。抽出去。另做罷。了空又叫道。

至圈椅上。撬（蹺）起雙脚。又開牝門。僧遠遠把堅莖。婦眼看他緩緩行來。送入抽拽。婦得趣。問。何套。了空道。是白雲歸洞。婦欲起。了空道。且坐。又遠遠跑來。急進正對當中。不差毫末。是叫做箭中紅心。婦道。巧樣俱備了。多扯些。了空又將臂駕婦腿腕。摟住當腰。且行且抽。遶房三匝。婦道。何套。了空道。是沿門持鉢。婦道。傷你氣力。上床耍罷。了空道。也要取個套數去。乃以手捫陰。挾婦登榻。婦道。何套。了空道。是駕鶴歸西。了空上床。乃自仰臥。令婦背坐莖上蹲耍。婦問。何套。了空道。是張果倒騎驢。又令婦面僧正伏莖上款擺。婦問。何套。了空道。是慢櫓□椿。又復側身並枕。起股腰間。撐持車打。婦問。何套。了空道。是鴛鴦展翅。又婦下僧上。插入不動。道。此齣要夫人做。婦道。何套。了空道。是虛舟逐浪。婦爲舉身。向上掀簸。了空作隨波上下自在之勢。婦道。我吃力。止了罷。了空道。還有一好齣。就把鸞帶將婦懸空吊起。抉開雙腿。體勢翩躚。了空拽着。

一推一就。弄了數千。盡根徹底。美趣異常。婦問。何套。了空道。是鞦韆戲耍。芙蓉在旁看得呆了。揷嘴道。天將曉了。還是個闍黎撞鐘。了空道。你也要撞撞。婦道。我倦極了。放下罷。了空道。夫人請□。我還要饒一齣叫做拷打紅娘。婦道。繇你。此時已漏下五鼓。芙蓉待久興濃。小爐兒裡也便濕滑。了空摟緊。恣意抽採。就弄得他遍體酥痲。全然不漏半點。好個鐵幹和尚。詩云。

不想參禪與誦經。　只思煉術娛化人。
如今留落諸般套。　都是僧家不二門。

洎及天明。了空仍去經堂混帳。那婦自思道。這和尚他前夜用了藥。我明被他耍了。不在話下。若昨日遍夜窮徹。還又把丫頭弄夠。他只不洩。想會採戰。我貪快樂。被他採丟些也罷。但交歡景色。□在男子丟時。我不留心。任他討盡便宜。也要生個法兒。等他多丟幾次。等我快活。我有

處。到了晚來。備陳佳饌。把酒相勸。了空殊是酩酊。婦與攜手登榻。燦爛銀缸。同枕鬬唇。情熱如火。婦引僧手弄乳摸陰。又捻雙彎。無處不妙。自把僧莖入戶。甫入未抽。即嬌聲散逸。了空視了。更覺堪憐。婦又謂〔了〕空道。昨兒套都有。只少一個和尚出酒。今補罷。了空亦念前許補過。敢不奉承。便□存想。把牝看作嬌花般愛惜。一抽一顧。約有千回。值婦歡到口叫親親的師父不住聲。僧便閉目縮頸道。好來了。一泄如注。婦心甚暢。摟僧道。適間說和尚出酒。套名太粗。今改作法師酒淨罷。僧陽既縮。摟抱淸談。婦道。我與你交了幾日。不知耗出了多少。你在我身上。才泄得兩次。眞好本事。了空因交情熟。不覺以實告道。我是有傳授的。要泄即泄。要不泄。憑你怎麼也不泄的。婦道。可有甚法兒破得麼。了空指了腰眼道。此黃龍祖師教白牡丹害呂洞賓的。只在此處一點。便就泄哩。言雖出口。後悔難追。這也是天敗其術。有詩云。

徹夜歡娛得自繇。全憑採戰恣風流。
無□漏洩東君意。天敗淫僧不到頭。

婦勞(牢)記□言。及僧莖起。又向求歡。婦自起挑燈。亦體坐□莖上。如牙雕美人。緊緊冒莖。自首至根。往來顚弄。口叫快活。了空看了。亦覺神癡。火發起戰。婦用陰剪。把莖連剪連夾。正迷戀間。婦偷手向僧腰眼一點。僧果泄出。婦人得意。了空深自咎悔。暗道。若教如此。那得許多來應接哩。婦摟睡了一會。又纖手拈莖。莖爲之起。謂了空道。明當戒滿。你回寺去。後會難期。可好生做個別意。了空不能推。又上與狎。婦在下邊篩簸得緊。萬分湊趣。抽到融□中間。了空正想採□。不想婦又偷手一點。那精就泄了。一夜之間。連泄了三次。不覺腰疼腿軟起來。暗想。師父當時說是尖刀餂蜜。我今連舌頭也都割了去。好苦人也。天明辭歸。婦爲厚贈。詩云。

輕把機關露説。　一夜頓教三泄。
幸然撒手歸來。　饒得此身寧貽。
若教再夜歡娛。　管却頭□倒折。
非關此婦情虧。　報你從前狠疊。

日後那婦猶念念在僧。又命芙蓉招之。了空怕他手快。不復敢來。謂芙蓉道。你倒好。還在這裡想你。那夫人好狠。我想吃他些。他倒把我腦髓都吸盡了。多上覆夫人。別尋罷。我不來也。芙蓉歸告其婦。其婦每一情動。未嘗不恨恨的駡道。賊秃無情。一至如此。有詩云。

自跨（誇）守節人前嘴。　暗裡偷情僧共頭。
若使貞操可相借。　柏舟何貴並雎鳩。

過了幾時。婦又寄物寫情。招其復至。了空仍用前法別戀新人。堅不肯至。其交遂絕。後芙蓉鬻入姚令署中。頗見寵幸。□（適）有首僧設迷

藥淫人婦者。令方未信。芙蓉道。此事誠有。令詰道。爾何得知。芙蓉道。□前年燒香寺中。也被迷了一次。老爺不信。靠寺東廊有僧名了空者。內藏靜室。下通別道。引迷婦人其中。外假封鎖。瞞人眼目。內有一路。乘昏奸宿。打籥踏看。除此一弊。也完全了好些婦女。不遭奸手。令次日悄地命皂役前往。□鎖了了空。直至靜室。四圍皆牆。別無門戶。令疑門出床後。命移去了床。果有小門一扇。僅可容身。了空知事已露。叩頭道。小的該死。令道。不由你不死。鎖至通衢。暴僧罪狀。竟死杖下。那婦聞之。亦暗自快道。始初以藥陷我。後來以情負我。有天理。有天理。然不知自己的貞節已失多矣。故不是能守的人。莫說體面。莫好虛名。定要他守。況再醮之失小。而偷漢之失大。如此婦者。非豪門巨族。有體面有聲名的麼。而終使僧敲月下。不亦悲夫。當時有個歌兒。勸婦女切莫入寺燒香。說得好。

婦人職中饋。言笑不聞外。何事思燒香。喬粧街上擺。
撞見賊禿子。迷藥吃他害。引入靜室中。扯斷鴛鴦帶。
醒來身已汚。欲説恐羞礙。有的不回頭。更自相親愛。
綱常終有賴。醜名千古在。能禁不出門。日久露風聲。

新鐫繡像評演別有香卷之二

桃源醉花主人 編

第五回 展花裀群英擇偶

詞曰

春意占時先。盡把生機。枝枝初轉。問誰早吐。管領百花香艷。惟有天上夭桃。綻酡顏。醉留人面。舒青眼。宛似天台。嬝娜嬌倩。喜遇才子多情。任襟懷豪俠。臨場眷戀。每悵桃源。没個漁津一線。偶感花神幻迹。聚羣英。輕歌舞扇。花裀展。笑其良宵歡遍。

右調玉漏遲

這首詞。單道人之遇神仙。遇花妖。都無是事。惟看人之注想何如耳。如

劉阮到天台。見桃花。得胡麻飯。彼意以爲仙也。而所遇是仙。那時或劉阮疑以爲妖也。而所遇即妖。故遇仙遇妖。不必問其果有是事。果無是事。惟問人之存神造境。有仙氣妖亦仙。無仙氣仙亦妖。猶俗□花。花是花。面法眼則以爲美人。若認得眞是美人。可以連袂。可以同衾。可以咏歌。可以侑酒。即所謂置身於萬谷叢中。日與美人共臥者也。豈若呆子看花。不知其側影何心。隨照何意。迎風何態。泣露何情。即所謂日與美人覿面。而偏認以爲無情之草木者也。此輩人見笑於花神者。掩口不及。況肯美其飾。麗其容。率其類以奉獻於前者乎。詩云。

無個神仙無個妖。　祇憑神氣各相招。
休問俗子看花眼。　不解將花當阿嬌。

但草木之靈。得氣最先。花月之妖。間或之有。不必就是怪事。予友景靈谷。素愛山水。凡名壇勝槩。古刹舊觀。杖履可到。不憚褰裳而往。且喜聲

色。聞有妖姬艷婦。少艾蠻童。殆有不招而赴。雖遇僻徑危途。山深樹黑。即俄以虎豹在前。□蛇在後。彼欣欣然。何（嚮）往之心。惟在必遇。他無所懼而已。忽一夕月色甚皎。因想六橋桃花此際觀者絕少。我偏獨往。花神能不以我爲知己乎。遂□□□門。歷昭慶寺。過斷橋。緩步至錦帶橋。到望湖亭。少憩亭下。時月色水光。上下一色。但見那。

山青似着翠螺。　遠視若含秋□。

景觀之。更自豪舉。又步至西陵橋。望見蕪堤不遠。濛濛桃艷。□不分明。遂即登鎖瀾望山二橋。桃紅映月。□美女絳衣。□以索□。停留目盼。恍若遇仙。景興更狂。復步至三橋上龍王堂。此時人影絕跡。惟文鴛水鳥。嬌呼沙際。孤鷺□魚。頻吹水面。輕風拂袖。皓月迎眸。花紅映袖。香氣襲人。不覺起舞作歌。歌曰。

風輕輕兮吹我襟。月皓皓兮如懸燈。安得桃花兮皆美人。供

我笑傲兮眠花裀。

歌畢。獨坐花下。仰視花影。碎紅滿體。笑道。我身被珊瑚珠。恨沒個佳人。與我共分之。空教我踏遍了桃源路。又起立盼玩道。聞說桃花有碧桃史者。偏我緣慳。無繇一晤。因將手中所執鐵如意擊花道。花神花神。你不靈。景郎在此。不遣一晤花仙乎。又笑一回道。我景郎好癡。人世上有幾個劉阮。夜已將半。我且過南屏一友處投宿。明早仍看花而歸。大造極妬好光景。風雨就來。因從容緩步。過了迴波壓堤二橋。將近定香橋。此地桃花更是爛漫。景生又立定。仰觀嘆道。予眞可謂入天台矣。正把玩間。忽聞笑語喧甚。因訝道。夜已深。尚有此笑語。豈不先得我心。細尋味之。若出疎籬。乘月到籬邊。而笑語尤甚。遙隔籬窺望。見二三女子。對月戲笑。景生情不□□。乃浩歌云。

不見嫦娥面。　微聞笑語聲。

逡巡籬外聽。　誰道不銷魂。

景生喉咽又響。更兼夜靜。每歌一聲。萬谷俱應。豈籬中女子有不聞者。只見籬邊影影。三女一齊步出門來。內一絳衣女子道。何處郎君。歌音嘹喨。我且問你。

借問郎何意。　□□爲阿誰。

景生忙趨見禮。答道。

聞聲不見影。　動我探春心。

二女一口贊道。好敏捷也。想郎君靜夜獨行。興致豈在吾姐妹下。倘不棄嫌。請進小軒清談片刻何如。景生道。正爾孤寂。得遇仙姿。敢不請教。遂相引登軒。只見一帶青篁。伴着古梅四五株。雜以松陰。風過處。冷冷若翻翠濤。檻外瑤芝碧草。沿堦盈砌。宛是神仙境界。不從塵世可得。景生坐下。但聞香氣隱隱。艷色蒸蒸。心疑非素娥輩。即披香史也。因叩姓

名。女子道。予絳氏三姐妹。居此已數十載。不幸各適久違。今約歸寧。偶見月色可人。動予幽興。不覺憨笑。得獲君子。三生有緣。敢問姓字。景生道。小子景靈谷。亦見月色澄輝。桃英正吐。與其荏苒日前。不若留連清夜。獨行無伴。還苦寂聊。陡逢笑語。偏覺神牽。不蒙見鄙。幸接芳顏。景生此時注目。一衣絳。一衣霏。一衣紫。絳居長。霏次之。紫又次之。俱是絕色。景生那刻已恨不得左紫右霏。坐擁絳姬。入黑甜鄉。猶覺遲遲。忽衣紫的道。姐姐。當此良夜。又遇佳賓。有隨便酒餚。携來少飲數巡何如。衣絳者道。此舉甚妙。速携來。少頃。几上羅列數十品。皆山珍水錯。異味奇香。酒到。各相勸飲。景生素豪放。乘此酒興道。過蒙款留。情已沾□。覺如此飲太木。或歌。或唱。或聯吟。或呼嘯。庶□主佳賓。趣方兩盡。衣絳者道。聯吟不敢。呼嘯不便。唱無繞梁之音。亦不敢出醜。吾二妹三妹善歌。令彼歌以奉酒何如。景生拍掌道。妙極妙極。我洗耳以聽。衣絳的指衣霏的

道。二妹先歌。三妹繼之。衣霏的含羞道。姐姐。我那裡歌得來。景生道。不必謙。願聞。衣絳的道。二妹久□□技。今遇佳賓。反吝珠玉。豈以景郎非知音麼。衣霏的起立道。好說。遂斟酒奉生。起歌。歌曰。

摘天上兮奇葩。　分蓬萊兮遶□。
喜劉郎兮手植。　遠避秦兮洞口。
艷蘇堤兮爛漫。　醉遊人兮凝袖。
快漁郎兮重來。　啓迷津兮携手。

生聽畢。立飲揚盃道。賞音酒乾。衣絳的又促衣紫三妹請歌。衣紫的道。二姐姐歌已絕倫。何必我復效顰。景生道。正要請教。幸毋見拒。衣紫的遂奉酒生前。歌曰。

月正中兮夜半。　照花陰兮撩亂。
嘆良宵兮漸闌。　悲後會兮難見。

歌金縷兮慇懃。　對檀郎兮眷戀。
懼風雨兮無憑。　撲馬蹄兮塵捲。
喜萍水兮相逢。　眞握手兮難斷。

景生聽着他歌到對檀郎兮眷戀。已手舞足蹈了。至末句眞握手兮難斷。遂摟衣紫的道。好姐姐。眞歌得妙。若肯眷戀小生。小生必不敢斷。訂個白首同心。衣絳的道。吾妹素慕才豪。今遇景郎。正獲所願。宜奉枕席。我兩人且去。衣紫的道。得遇君子。正宜共樂。小妹焉敢獨占上林春色。景生笑道。說得妙。如若不棄。我四人共榻。使得均邀香澤。卑人死不敢忘。遂移衾枕。向花陰深處。碧草叢中。靠石屏鋪設。請生臥。生即拉三姬。各解衣就寢。時月已沈西。花陰又密。宛在洞房佳處。生興發。即摟衣絳的道。凡事從長。啓股深入。二姬左右幫襯。隱隱香氣。遍體籠罩。生興益狂。令左姬扶其左足。令右姬扶其右足。生躬身直搗。約三四百回。衣絳

的作嬌聲道。揉碎我花心了。二妹你來。生遂捨了。來趨衣霏的。摸他那牝中已濕。遂乘滑突入。一種芬芳之氣。與莖首相接。生興轉豪。起據其腹。頓挫三五百回。仍睡下。看衣霏的蹲己腹上。復頓挫二三百回。衣霏的酥酥睡倒道。花心已透。動不得了。妹妹你來。生聞衣紫的來。復躍起。摟衣紫的道。躭閣姐姐。即以雙手挚其腰。令姬以兩足出其臂上。緊緊抽送。如擺花梢。若揆□根。香爲之綽約。生猛邃入。覺有抵觸。道。此奥室也。室有玄珠。吾取之。□洞底五六百回。衣紫的麻極道。郎罷手。我花心殘□了。呼呼的叫聲做□。生連戰三將。覺□已□。不覺的洩了。歡娛夜短。覺雞早三唱。三女促生起。道。幸遇君子。正欲久交。奈茅籬淺陋。不堪□留大駕。倘不棄時。或一過相顧。便蒙青眼矣。景生道。過承辱愛。□人此心此德。念念與俱。不日就過訪。再續此歡。幸無他拒。衣絳道。有詩奉別。詩云。

妾不玄□舊摘仙。香堤未艷妾爭先。
如郎若念今宵愛。□月重來續此緣。

景生道。此情怎麼不念。斷然要續此緣。衣霏的道。妾亦有詩奉別。詩云。

妾是天台□有□。□□合□□□□。
籬邊懈（邂）逅輕相吐。莫視無情類落花。

景生道。怎麼敢類同落花。定把做名花憐惜也。衣紫的道。妾亦有詩奉別。詩云。

洞口流霞妾擅名。避秦人識妾娉婷。
休□返棹津難□。負妾殘更望斷□。

景生道。自然過訪。管教卿更殘望斷。味三卿佳句。皆慇慇垂念小生。惟恐小生性似楊花。隨風飄繫。不知小生斷不學那無情薄倖。去不復返。亦有詩佐別。惟卿念憐。詩云。

陡遇三卿碧玉釵。　花陰深處偎香腮。
風情一夜思千種。　敢不盟心傍晚來。

三女道。捧爾瑤章。知郎非陌上塵也。願早相遇。莫恃風雨摧殘。沾泥逐水。那時妾輩縱有心□。不能姑忍以待。望郎君勿忘。就此拜別。景生道。謹記斯言。後會不遙。無添怏怏。雨(兩)下遂別。景生就離茅籬。過了定香橋。一直望南屏而來。果是一派早景。有詞。

錦纏道

樹裡烟輕。早見殘星影淡。望雨山雲峰如浪。出林鳥亂層枝上。嚶嚶細語。喚起人惆悵。　猛南屏鐘韻。隨風蕩漾早聲。映那六橋花巷。低趁兩兩漁舟。向烟波來往。慢把歌兒唱。

景生看玩不盡。到了寺中。遇見了友人。蒙他相留。然景生心裡只是想着那三姬。要去再訪。却苦天不湊趣。一天紅日忽被黑雲遮掩。俄而大

雨傾盆。但見。

烏雲迷四野。黑氣散長空。猛沈沈驟雨傾來。一點點擊得芭蕉聲碎。豁辣辣狂風亂吼。一聲聲驚得鴛鴦魂飛。正是堅貞翠竹添新綠。輕□□桃逐水紅。

那景生見了。坐臥不安。心中好生納悶。遂作苦雨一絕。

驅盡群羊瀚海頭。　千絲萬縷織如愁。
可憐誤我看花約。　嗟得佳人恨倚樓。

景生暗想道。這雨來得驟。必然住(往)得快。不料這雨一落。就是四五日夜。正是賞花天氣。怎麼經得這般風雨。但見已放的都謝了。纔放的色又淡了。樹上零零落落。看來祇是要增嘆的。正所謂。

名花不耐久。　風雨驟相催。

倏日少晴。地上尚濕。景生也顧不得。忙忙的帶水拖泥。奔至定香橋那

茅籬邊來。再尋不出個竹軒所在。並沒處問個□□的消息。心下恍惚道。這茆簷宛然。那日所見。怎的竹軒無覩。花影猶重。三美人何處去了。俯視行樂處。祇亂草淒淒。落紅片片。景生愈覺悽然。嘆道。怎麼隔得這幾日。荒蕪一至於此。人亡物換。景生好無緣也。因靠籬邊。忽仰見籬前。列絳桃三株。顏色憔悴。花片蕭疎。偶風過。飄落殘雨。猶灑零淚。景生因憶絳氏三姐妹。轉味其所作詩句。皆含桃意。不覺毛骨疎(悚)然道。向所見者。得毋是乎。雖係花妖。尤殊俗婦。恨風雨阻我。再不得一晤。眞令花神笑我。竟留連其下。達旦始去。景生終信爲奇遇。從此花前月夕。遨遊不已。思求再遇。遂望意覓仙。竟成狂死。詩云。

已被妖相誤。　猶思再遇奇。
狂生應遄死。　魂□滯茅籬。

畢竟是妖非美事。觀於景生可知。然景生以一人見妖。事不足怪。而近

有以六人同見妖者。萬曆壬辰年。同邑有俊友六人。結爲一社。一姓林。一姓許。一姓裴。一姓黃。一姓陸。一姓計。俱少年英俊。各以文章名世。每當文章筆墨既完。佐以酣飲。習以爲常。或遇花朝月夕。更加豪放。雖通宵不以爲異。館傍卽貴室名園。節近淸明。群卉禾齊。夭桃盛吐。忽聞閨內女伴。笑語甚喧。六友之中。惟林生最曠達好事。聞牆內笑語。心癢難禁。就掇梯向牆頭窺探。見一婦甚艷麗。年可二十餘。新粧嬝娜。宛如神仙中人。及隨視諸婢。俱盡姣好。衆人穿花撲蝶。兩兩爭逐。戲笑頑耍。故笑語盈牆。仰見林生。衆環窺視。益揚媚態。來往牆邊。秋波頻送。生更不能定情。適有友呼生下食者。婦凝眸而去。林生下。對衆羨談。衆道。早不知會我們一觀。林生是日廢卷。呼童命酌。以解悶懷。飲將及初更。雲破月來。行吟籬下。實餘想慕之心。不忍就榻。因作詩。詩云。

名園深鎖一群花。　撩亂春心秖自嗟。

間隔危牆空目斷。 唯餘魂夢到伊家。

少頃。聞叩門聲。林生啓視。見一小嬛。年甫十二三。向林低語道。君非牆上郎君乎。林生道。是我。偶爾相窺。何緣見問。小嬛道。我家陶奶要來相訪。先遣我來報知。語畢就去。衆友皆異之。林生道。吾儕人衆。易致驚飛。不如你衆人且潛藏。侍(待)我一人趨迓。迨情敍既妥。衆見無妨。衆道。此說極妙。遂散。各自隱身暗瞯。須臾。果聞環珮聲鏗。□籠引照。見陶奶至。林忙揖之入。視其貌。即日中所見。燈下尤妍。玉臉舒霞。靚姿嬌絕。問生道。君何姓字。林生道。某林姓。諱翔鶴。字子羽。奶道。異哉。予兒時夢跨一鶴沖天。旋至瑤池。鶴下遺卵。予笑指蟠桃。吞而生育。頃□牆間。聞有呼君者。頓訝與夢相符。足下天緣。有屬不恤衒玉。特爾相尋。林生疑其爲寵姬求嗣。假托諸夢。以自□慚。佯爲不識。因謝道。深感夫人垂念。奶又問道。社友共幾人。林道。六人。某是其一。餘尚未敢唐突。奶道。君之

同社。予之一家。聯翩玉人。何妨覩采。林乃盡呼諸友出見。奶以次逐一問說。道雖然異姓。皆兄弟也。予憑夢徵。欲與林生締□。諸君何堪寂寞。家有小環數輩。皆修飾。儘可分事諸君。即今刻良宵。足□□價。荒園既掃。盍共玉臨。諸君以爲何如。林輩聞言大訛（詫）奇遇。共應道。感蒙夫人見愛。小子輩何□報德。奶遂命□燈。拉衆偕往。有詩曰。

深喜佳人特見招。　共說奇遇感妖嬈。
誰知已入妖魔陣。　回首風前嘆寂寒。

衆人共入園來。只見桂堂軒敞。蘭炬輝煌。饌列珍寶。酒傾醽醁。奶遂送六人環坐。自己北面□勸飲綢繆。開懷豪放。眞可謂。

酒渴思香海。　詩成欲上天。

少頃。奶顏半酡。香腮帶赤。衆說。益加鮮麗可人。何啻沈魚落雁。隨令諸婢脫盡烟綃。內皆紅紫。掩映座側。香氣襲筵。諸嫵媚妖治之態。皆極人

生所未逢。奶道。予夙訂林郎。無可伏溷。此外諸兒。惟五君揀擇。請各隨所愛。領歸曲房。草榻□□。望惟恕褻。那時五君從命。許擇了華妹。黃擇了蓁妹。陸擇了蕡妹。計擇了穠妹。四生各携一姬。各歸一室。相去行樂。獨裴郎未冠。羞𧯡（澀）辭道。我自不要。奶詭道。子今夜方自息肩。故不欲就人玩弄。你不知前門風味。大勝後庭。子何可當前錯過。裴聞言。亦不覺興致勃發。乃勉牽一最少的。喚名蕊妹。道。我與你年貌彷彿。做個對兒罷。奶道。人說摘花須摘蕊。裴郎此夜勝會藍橋矣。然裴終是□□害羞。□□□未去。奶道。蕊妹小。我替他□。□□道。裴郎年與子締盟。交情何如。林生道。此吾狎友。奶顧裴笑道。龍陽君。亦將今夜泣前魚否。林覺奶有意屬裴。請道。夫人如愛他。不靳我四人共榻。省得愁蕊妹小。替他耽憂。奶笑允道。可可。遂各解衣。施一大被。共寢。林摸奶牝。嫩滑凝酥。肉肌方滿。迎陽如笑。未事先濡。林興陡發。其莖強幹。可以舉物。奶

把握□羨。自將入戶。覺莖與牝一個的不寬。一個的不小。不寬不小。却好緊湊。如天然妙合的。塞得四野都滿。奶喜道。正合吾意。郎眞可謂如意君再出。有詩云。

佳人何物稱情懷。　如意君生喜再來。

若使相逢肯相釋。　垓心塞滿樂無涯。

林生注滿其中。緊緊提掇。奶意甚歡。顧裴郎在傍。尚未與蕊妹交手。奶道。獃子。極有趣事。你兩人怎不動憚(彈)伸手摸裴郎具道。小則小。釘頭頗硬。後來亦是圍中一健兒。喚蕊妹道。它想害羞。你不害羞的。何不扯它丁丁。蕊妹應命。就去摟那裴郎。把小牝與釘頭相對。看來也是合式的。裴少未諳。被蕊妹摟摟挨挨。那小毬兒又在那小毬上磨磨擦擦。弄得裴郎心裡躁癢起來。就狠着往裡一丁。就丁進了半條。連抽了幾抽。蕊妹嬌肌未長。如受鋼針刺的一般。牝血淋漓。可憐痛殺。哭喊道。

奶奶害我。裴郎初知肉味。銳氣甚剛。况又櫪着緊槽兒。一個急。三鎗就丟了。林與奶正要在興頭上。奶顧裴笑道。好哥子。眞快活殺我。你看那小孩子。却早罷手了。林生身與奶接。佳趣十分。又偷手去摸蕊妹牝子。肥潤豐腴。雖生得小。小却可人。沾精更濕。如花着露。心極愛慕。引興如狂。俗云。食一桌。看一桌。自然助興。狠爲抽遞。奶得所未常有。嬌呼道。林郎林郎。昔與爾青鎖（瑣）夢逢。今却向翠幃眞個。我怎的不喜也。林計欲脫身就蕊妹。恐掃奶興。乃摸裴郎少陽復起。謂奶道。裴郎鋒銳。儘可衝圍陷陣。夫人何不早試釘頭。奶實懷此心。道。忌郎眼熱。林道。幽會事。大家頑耍。豈宜認眞。只要夫人大量。把蕊妹交換。我再不眼熱了。奶道。換是換。我恐小卒當不得大敵。那時休要反悔。復來求換。林道。只要夫人大量。生決不敢求換。奶道。恐不相容。復覓原踪。萬不可得。林聽了。面如醉酒。滯不能答。奶復道。非我吝彼。而絕君情。當先定一籌。以杜後

悔。林亦不能答。正是。

人情況是躭年少。　肯捨柔枝別□他。

那時奶笑道。這般說。換了罷。敍莫怪了。當即捨林就裴。將釘按入。中雖未得飽滿。游刄恢恢。然□探盡情。絕不費一些兒氣力。奶更憐他留秀。却又健跳可人。情愛深濃。淫漿浹藉。林生親向蕊妹。丁香雖是可愛。然頭顱許大。小竅難收。摁摁撒撒。了無所得。倒惹得興豪難制。叫裴郎道。還我的夫人來。時奶與裴兩情相戀。酣戰正濃。那肯放手。謂林道。向言過。不許復換。毋撓我興。林不得已。上狎裴郎。三人做一柳穿魚之戲。林從背上兜緊。裴更□力下注。奶喜道。得林郎一臂力。使我痲斷了半截腰。忽裴歡已過。林猶狠推。裴道。哥且住。放出我居間人來。林笑釋之。復與奶酣戰數百合。極盡顛鸞倒鳳之勢。移時痲來均洩。奶笑道。君果是仙郎妙手。不枉了神告姻緣。但我四人意興已極。未知諸君情態若何。

遂起同移手。往聽各房。摟抱花□。俱各歡暢。莫不嘖嘖誦夫人德。有詩云。

善體群奴意。　含羞各抱郎。
均沾緜不妬。　佩德自靡常。

奶謂林道。如此所樂雖妙。然大地各分。情猶未暢。我意欲作一交歡大會。以娛諸君。林郎以爲何如。林道。夫人此舉。大快人意。我亦有此念。夫人可謂先得我心。於是遂與各房生婢盡出。引登一畫閣。閣設花裀數十重。廣踰二丈許。高燒銀燭。照徹紅粧。奶道。予以一人掌會。凡有使令。俱各靜聽。蕊妹無用。令他傳宣使之職。又喚霞妹錦妹出。道。你兩人已吐胭脂。不比蕊妹怯事。可分享林裴。務期歡洽。二婢應訖。一時間。六生偕六美俱下重裀。開體競狎。各施己技。盡獻自長。那時面面相看。枝枝錯影。有類滿沼芙蕖並蒂。盈庭鸞鳳交顛。奶歡笑絕倒。看那衆生做作。

也有挽頸貼胸。而粘成一片的。也有高起雙彎。而曲躬頻搗的。也有從後山採取。而手摸弄粉奶的。也有側身相摟。而秀腮緊偎的。也有俯伏高突。而跪送直入的。也有男□挽女腰。女足挽男腰。而交相剪□的。件件新奇。般般出色。即所謂。

既入花叢。　直傾花窟。

奶又遍行巡會。如監察故事。視男有怠事的。罰以巨觥。女有不前的。輕笞其髀。復自執筆。立就交歡詩十首以勸興。奶輕拍歌扇。令蕊妹作曼聲歌之。嬌喉宛轉。響徹梁間。詩云

其一

第一交歡愛解衣。嬌紅漾出好光輝。郎伸一手摩娑處。溫軟生香甲正肥。

其二

第二交歡兩體偎。笑拈玉筍向花叢。等閒撩人無多少。緊□

撩人擠不開。

其三

第三交歡郎意和。櫓椿安上漫搖舸。引郎情□芳心癢。不住

挨身磨小窠。

其四

第四交歡花焰紅。郎剛□動便濃濃。輪將巧舌敎郎咋。郎咬

香尖未放鬆。

其五

第五交歡女意酣。嬌憨忽動剪陽□。澆□□□看郎耍。髣髴

蜂□釀□□。

其六

第六交歡郎與豪。狂飈任□小蠻腰。試看香汗生紅粉。個衷風流趣怎描。

其七

第七交歡縱淺深。雙鈴急掣盪花陰。□無百□情無那。墮落珊瑚口細吟。

其八

第八交歡徹底揉。□想情焰熾如油。驀然色□丢身去。悄見衡陽玉髓流。

其九

第九交歡郎也過。花梢亂擺賽瘋魔。靜看雨散雲收處。暫息歡腸不哩□。

其十

第十交歡事了時。花函□裡□願錐。望郎情與連珠發。且把香羅搗四圍。

歌畢。奶又下令道。玄都□樹。無限風光。但有芳懷。任憑歷亂。諸生正欲遍掇群英。嚐嘗佳味。聞奶此令。莫不快心。遂各相與互換遍接。或數十合。或百餘合。鶩在探奇。不能終事。諸嬛亦喜得小大悉經。短長畢閱。無不快意稱情。舉身相屬。彼時蕊妹見衆歡會。淫情熾起。乃扯裴郎道。兒亦覺技癢。當尋前度劉郎。裴郎道。汝嬌肌熱艷。牝戶滑潤。裴遂得盡瓣搓開。飲腸沒幹。蕊心亦快。回想前番喊泣之狀。殊是赧顏。當時四生互相遍換。意已快足。但恨不得一狎陶奶。覺許多情景終是缺然。乃復請於奶道。林裴二生。偏的有緣。獲沾香粉。某等四人。亦天假之遇。幸覯芳儀。倘未蒙沐愛。如寵澤偏枯何。奶吁然自嘆道。予始貪結子。只欲覓林生。和露一種。不意躪及裴郎。春情牽惹。已成牆外之枝。若與諸君再染。

諸君將視我爲何如人。四生又請道。某與林裴均屬一體。望夫人莫作兩觀。且陽春受物。有先後而無彼此。豈我四人置之膜外。則夫人亦且視我輩爲何如人。奶笑道。原我自招來。豈可自我拒之。罷罷。我今當一齊分付東風。奚可令蜂蜂(蝶)有恨。詩云。

花開蜂蝶亂無主。　撲撲花前覓佳趣。
若教禁舞不飛來。　恨從塞滿斜陽路。

四生謝道。誠如夫人所作。惟求不棄。奶遂呼小嬛具濯。已各濯罷。奶下。仰臥花裀。潔露豐肌。精開妙牝。四生見之。狂興百倍。爭先求合。奶道。少不得遍交。且次第來。繇是一生當御。三生引莖而待。莖首躍躍。按不能制。那時。奶遂騁其簾鈎互動之樂。在四生各展奇能。亦俱有漸入佳境之妙。林生眼雖不熱。心亦頗醋。然見裴御蕊妹。蕊毫不爲苦。想彼小竅已開。堪容巨物。遂推裴郎道。向苦我摸弄半日。無繇得路。今徑已透。待

我試之。裴果讓林。林乘其滑。持入強幹將逾半。蕊妹痛泣道。我當不得大任。林不顧。竟以抽遞。蕊妹哀懇不絕。奶聞得。道。林郎莫洞穿了熱鍋底也。林亦少緩。淺淺結局。適四生亦罷手。惟見奶面紅殷。情懷滿足。喜道。曩日謂我命帶桃花。今遇諸君。嬌鳥一群。重翻碎揉。予艷盡矣。不圖爲樂之。一至於斯。遂呼林道。林郎。聞子多才。今日之會。不可無句以記其盛。林生允諾。遂蘸筆題古風一篇。詩云。

春日名園花盛開。紅紅紫紫滿瑤街。
陡遇佳人貌芍藥。相摯諸子登春臺。
侍姬環奶任所擇。曲房各俍飽香腮。
更欲大會執牛耳。花裀廣設隨意裁。
花花互映不爲妬。影影交錯無相猜。
宛如御風在月殿。不奇劉阮逢天台。

尤感夫人遍憐惜。　不教蜂蝶恨塵埃。

各償所欲沐香澤。　此情此德胡容摧。

願得幽會常如此。　花朝月夕終徘徊。

題畢呈奶。奶玩道。子眞天生妙人。才具兩絕。可以竪幟中原。爲諸生領袖。則今日之歡。予豈可無一言品定。林生如虎將登壇。可稱獨當一隊。裴郎雖新進任事。亦能偏鋒直搗。諸子左衝右突。或先或後。踴躍而前。百夫莫禦。皆可爲不負主將之令。衆咸謝道。非夫人主壇。如韓夫人自起擊鼓。諸將孰與效力。我等狂妄尊前。亦繇主將得人。故諸生不敢不下血戰。正談論間。忽聞五漏將下。起視樓西。月暈縈帶斗柄低斜。怎見得。有詩云。

玉漏催殘斗柄横。　樓西月墮樹朦朧。

銀河影淡星初落。　古寺沈沈未上鐘。

奶看了。愀然道。今夜春華爛漫。洩盡天機。如此歡娛。諒不免爲造物所忌。恐明朝風雨。將次摧殘。回首芳菲。徒成夢想。此宵金谷。止可當諸君一夜郵亭。後緣恐難再了。林生道。我輩正荷眷願。(顧)擬將夜夜花前。朝朝月下。共圖白首。無異百年。夫人何云難再。令我等聞之。神驚魂駭。裴郎又進道。小子初沐恩寵。意想正濃。擬將長侍膝前。時邀惠盼。難再一言。令人不測。豈夫人忍將薄倖。辜負斯盟。四生又進道。過蒙不棄。才得一沾香粉。意思良緣在我。從此可會晤非遙。何忍一旦輕抛。遽云難再。請訂後期。毋虛吾意。奶聽了。一一握手道。予非凡姬。乃天上碧桃仙史。與諸君夙契當償。故爾聚會。豈不欲長醉斯樓。永歡良夜。奈限至難留何。遂呼蕊妹各姬把盞。奶作歌以餞別。歌云。

正妖嬈兮逢君。　恐風雨兮暗侵。

褪芳菲兮不我親。　怨杜宇兮聲斷魂。

嗟後會兮杳無憑。　各把盞兮淚盈盈。
別兮別兮牽郎襟。　無留戀兮悲風生。

林生輩聞歌。莫不悽惋。俱奉酒別奶與諸姬。林亦作歌起舞。歌曰。

素慷慨兮園之鄰。　拉俠友兮遊花陰。
遇窈窕兮正芳春。　借諸姬兮通素心。
猛握手兮不忍分。　期重來兮倒金樽。
無慮風雨兮阻我行。　不須別淚兮望慇慇。

奶即匆匆垂淚。送六生出。道。雞唱矣。無爲人窺。洩我幽事。六生各前揖別。諸姬無不含涕相送。但見閤門而入。後絕無聲。六生還齋。各不成寐。但衣帶間隱隱猶有香氣。莫不嗟呀。如此奇遇。豈非天假之緣。尚圖再訪。迨曉。風雨陡至。園花零落。殘紅敗紫。無不沾泥。六生復入園來訪問。園奴答道。園中素無姬妾來往。且亦無陶姓者。衆生茫然若失。惟見枝

上杜鵑向人流血。尚聲聲的不住。林生憮然道。是了。是了。陶即桃歟。夫霞妹。錦妹。華妹。蓁妹。蕡妹。穠妹。蕊妹。皆桃之屬。我等所遇。誠碧桃仙史。豈曰花之妹。雖是這般說。六生之中。冥冥無聞。則所遇者。誰得曰仙也。國家將亡。必有妖孽。與景靈谷所遇。大同小異。故一齊拈出。人無端而遇佳冶。非花妖即狐媚。不可不察。而訛之爲仙。自取滅亡也。良可悲夫。有詩云。

誰謂仙姬肯降凡。天台奇遇總空談。
無端花下輕相逗。不是妖時孰仰扳。

詩曰

世人貪色接無窮。猥紅拾翠心沖沖。
勾欄曲院歡無限。刻意思想龍陽童。
安排香餌設網罟。百般招引向牢籠。
少年癡迷不自重。一朝投入身難容。
歡思揷趣及尖趣。陡然□盡木樨官。
幸得天姬愛年少。從此得占春林紅。
歡懷已洒昔時恨。後庭換得前溪溶。

這首詞。單道人的好色。至挾娼摟妓。左瓊右瑤。列姬妾於□前。設歌兒於曲室。亦可謂極意歡□。□心夭冶。看將起來。此外任你駝峰熊掌。鳳

脂麟膏。也沒這件爽口。任你鳳簫檀板。錦瑟鸞笙。也沒這件娛耳。任你狐裘千腋。錦繡萬重。也沒這件暖體。任你琥珀爲漿。松菊成醞。也沒這件醉心。則人於女色。亦至矣盡矣。濫觴之極。遂好起男色了。咸謂美男可以破老。無個人不想慕。那鄧通子瑕。宋朝之所爲。而南風之競。至今尤盛。詩云。

世道□陰日。　南風扇落塵。

角弁遊冶子。　都欲□□□。

惟世上人好這一件事。遂有那逢人所好的。就來做這一件事。□生得有□□顏色。略像個人兒。也去學做作。梳一□□□極光的頭兒。把些鹿角菜浸了水。抹得那頭兒一絲也不亂。側邊簪一朵茉莉花兒。或一兩朵□蘭。穿一身極潔淨的衣服。必用那紅褲兒。等人見了動情。也學丟眼色。說兩句勾引的情話兒。哄得人下了死工夫。千方百計去鑽。鑽

着了。或迷戀不肯歇。弄得人家裡。或夫妻不和。或家計零落。或沾染閨壼。或因而爭風起釁。或因而吃醋搆爭。皆是此輩。即所謂。

一入迷魂陣。　心神如醉癡。

那些小夥子做歇。龍陽被人□歇。亦思要去□人。道失歇便宜。也要去討些便宜。那知便宜不曾討得。反又失了便宜。武林有一地。名回回坟頭。那個去處。都是落船埠頭。客商凡欲至蘇州。以到北京。俱走此落船過壩。亦大碼頭去處。故大商巨賈。往往在那裡居住。內有一收珠寶的回子。極好這風。無奈那厥物大。把這些龍陽弄怕了。並沒一個上門。況那些個做龍陽的。又會扭臉。看你鼻子生得大。就曉得那厥物大。他就怕你了。不敢來惹。凡是回子。俱是大鼻子洞。任你慣戰老龍陽。誰來惹你大鼻騷達子。故生個大鼻的人。毋論是回子。不是回子小官見了要別轉了頭。詩云。

大鼻人稱塞上胡。風流隊裡喚辜辜。
龍陽陡遇忙遮眼。畏爾衝鋒戰氣粗。

因說淸瀾街。有一個小夥子。年約十七八光景。愛華麗。愛潔淨。打扮得像一枝出水的芙蓉。人看他。疑他是個龍陽。不知他不屑爲此勾當。人上每每看相他。俱不得到手。也是個極高敖(傲)難得的小官。然心中要去勾□人的婦女。常常被他一搭就上。喚名狄子經。不知磨了多少婦人的眼睛。動了多少男人的想慕。一日穿了一身新衣服。手裡拏了一柄白竹骨重金面的扇子。裹着條白縐紗汗巾兒。配着下面白綾襪。大紅履。在街上慢慢的躧。只把一□烏珠兒望着人家窗口。看有那婦女。或在窗前做生活的。或閒立看街的。他就不轉睛去看。或那婦人見他打扮得齊整。又且生得標致。看他一眼兒。他就立了脚。看個不了。誠有。

念念思紅粉。　心心想玉人。

忽日。子經步出羊壩頭來。這個去處極熱鬧的。凡奇異的東西。他處買不出。羊壩頭斷然有。故人烟湊集。往來交易的最多。子經把眼瞧着。見些人挨挨擠擠。道。好熱鬧。好興頭。恐又被人踏汚了鞋襪。向人簷下沒人處走。只見一個女使兒。手提着一個小小撞盒。見人多了。低了個頭。也向那沒人處走。子經打着眼道。那家的姐兒。頭也不抬一抬。不知龐兒生得何如。故意挨將攏去。把他提的盒來一撞。那女子抬頭一看。見是子經。又生得好。不甚大惱。□笑道。大大的一條路。怎麼亂撞。子經看了他龐兒。甚有幾分顏色。亦且動火。假意道。姐姐失錯休怪。姐姐那裡去。那女子道。我家娘叫我親眷人家去。如今回來。子經道。你家裡在何處。那女子道。在回回坟頭。子經本不是到回回坟頭去。見他是這般說。亦道。我也要往那裡去。同走何如。那女子道。你是去。關我甚事。子經又

道。你家娘今年多少年紀了。那女子道。這一發不關你事。你問他怎的。那子經見他雖然句句推他。却係句句招他的。於是近身。低低□道。姐姐沒奈何。你把家中的事。一一細與我說知。倘得寸進。決不敢忘。遂身邊遞一包碎銀。約有二錢。送與丫嬛道。拿去權打幾個戒指兒。那女子心中暗想道。世上也沒有這樣唐突可惡的人。又把眼去上下細細瞧他一瞧。實生得俊雅可人。又轉想家主要思量龍陽。苦不能夠。不如騙他回家。與家主受用。有何不美。遂□笑不言。子經又遞過銀來。女子接了道。我對你說罷。只是你要對人說。那子經道。我若對人說。頭上生房子大的天泡瘡。女子笑道。我不好罵出來。房子大的瘡。你可不跳出去了。我不說。那子經又千求萬求。女子只得道。我家娘今年十八歲了。我家爺有三四位娘。獨我娘最好。只是娶養個兒子。再不能夠。子經道。你家爺他老了。那女子笑道。正是老了。七十多歲。○□不□□□□□道。

何不央個人養養。□□○道。又來胡說。這個可央得的。子經道。□□□○□□。生出來。怕不是他的。是古道。

李公吃了張公酒。　鄭大生兒鄭九當。

那女子接口道。我□也常有這意思。只是□□裡不曾有中意的□子。子經道。叫我的親娘□。煩你引我進去。管情一□。就中靶子。那女子道。領倒要領你去。你得了好處莫忘我。子經連忙道。忘了姐姐的。天□不祐。那女子道。還□你跟我來。我先進去說□了。悄悄出來領你。你站在外廳上不妨。子經□諾。詩云。

只道佳人入掌來。　歡心急欲赴陽臺。
誰知陷阱先排下。　權取荆州不用猜。

兩個一路行來。說得火燒。眉來眼去。恨不得一脚就到。子經問道。你娘生得何如。那女子道。我家娘。天上有。地下無的。莫說他的□度幽閒。性

格溫柔。只那一副臉兒。眞是風彈得破。□愛的是彈琴着棋。吹簫弄管。你一沾了手。管你性命也不要了。子經道。□你娘也多。恐不時來往。叫我怎生存躲。那女子道。這個你一發不要慌。我家房子□○個娘一個宅子。況又有花園密室。就把你藏十數個在房裡。也沒處尋。到了我家。你跕在外廳。有人問你。你說是小蓮的親。再沒人盤問你了。子經歡喜不迭。謝了又謝道。姐姐你進去就出來。省得我久等。那女子道。曉得。看看到了。只見一帶高風火牆。下有個大牆門。女子進那牆門。把眼看子經一眼道。跟我來。子經忙隨入。看是一個大天井。上有三間小廳。轉到廳後。又一帶牆。又有個小牆門兒。推將入去。是五間大廳。從廂房左側。轉一個彎進去。乃是三間小廳樓。女子對子經道。你立在此。我進去就來領你。你莫慌。子經扯女子手道。此不是要處。姐姐快來。不要誤了事。女子道。放大膽些。有甚的誤事。遂入。子經雖立在那裡。心下却是有八

九個小鹿撞的一般。好揑着一把汗。詩云。

未覷佳人意若何。　便思深入錦雲窩。

輕將身試虎狼穴。　祇信如簧舌誤多。

子經立了一會。不見響動。少頃。一個男子走出來。看見子經。問道。尋那個的。子經道。我等小蓮的。那人道。就來了。竟向外走了去。又立了一會。又不見響動。子經想道。萬一小蓮脫不得身。或一時進不得話。我豈可在此久立。也要招疑。不如且去罷。走轉身。只聽得脚步響。忙回頭一看。却是路上同來的小蓮道。我說了。娘甚喜。還有一位娘在房裡。打發他去。即來引你入去。說罷就走。子經扯住道。姐姐。我立身不牢。你快來。那女子點點頭。急急的去了。子經更認爲眞。立了老等。又等了好一會兒。又見個人走出來。見子經獨立在廳上。問道。尋誰的。不喊一聲。悄悄立在這裡。子經道。我等小蓮。彼適才見我了。等一句話回報就去。那人洋

洋走出道。我這道是等誰。轉出前廳去了。子經等得許久。等得不耐煩。心裡欲去。恐怕失了這機括。欲不去。又沒個影響。正如那。

羝羊觸入藩。　進退誠兩難。

子經等得心焦。挨到軟門邊。去探頭探腦的張。只見一個人。方巾濶服。踱將出來。見子經窺伺。道。咄。你是個白撞賊了。我前日失了好些東西。正要拏你這干人。□□□一件好衣服。見了人說是尋人的。見沒有人。就竊取物件。正是你這一干。叫小廝們。快拏鎖條來。縛去送官。子經慌了道。我不是歹人。我是好人家兒女。那人道。你還要油嘴。既是好人家兒女。青天白日撞入我家來何用。子經道。方才。說了方才兩個字。心裡又慌了。說不出。那人道。恁麼方才。方才有個同夥要來偷盜麼。子經道。不是。方才府上有個女子叫我來的。那人怒道。我家有甚的女子來叫你。一發胡說了。你說不是盜。是姦麼。你不曉大明律。無故入人家。非姦

即盜。登時打死不論。叫小廝們。快拏一束柴來敲這廝。子經更極了。道。

實是叫我來的。那人道。那女子叫恁麼。子經道。叫小蓮。那人道。我家沒

個小蓮。只是拏去送官。子經哀求道。實是一時錯走。望乞饒恕。那人道。

你來的意思兒好不狠。怎麼饒得。子經又哀求道。恁憑怎的。只不要送

官。我把身上衣服。脫此作謝。那人道。誰要你衣服。我家緞絹成箱。只是

情理去不得。也罷。你還是要官休。要私休。子經道。官休怎樣。那人道。官

休。送到官。去打一頓板子。還要拶一拶。夾一夾。問一個罪□□。這是官

休。子經聽了。身子也抖起來道。私休何如。那人道。私休。隨我到書房去。

把個後庭花等我弄弄。出了口氣便罷。這是私休。子經聽了。羞得滿面

通紅。不好應承。低頭不語。那人道。趁早。莫要遲疑。子經沒奈何。只得應

一聲道。私休罷。詩云。

耽他傍玉溫香好。□□□崖登□來。

誰料機深渾未測。後庭先已飽回回。

那人見子經應承了。便將手來相携道。好了你了。子經細看那人。却是兩隻碧綠巨眼。一個屈曲大鼻。心裡忖道。大鼻子老官。惹不得的。心雖是這樣想。然亦沒奈何。只得要聽他了。來到書房。那人便要子經去了褲。抹上一把津唾。把個厥物出來。看了也要驚人。横量量也有三寸□。直量量也有一尺長。眞是一個敲衣裳棒槌。望子經屁眼裡塞將進去。子經當不起。把個身子來扭。那人道。不許動。若動動。我就不當數。子經只得耐住。牙根咬得緊緊的。乞他抽了二三百抽。子經挨不過。道。夠了。饒了罷。那人道。你譬如去乞打。子經又只得熬着。又乞他抽了三四百抽。抽得身上冷汗來了。子經實挨不過道。今番夠了。饒了罷。那人道。你譬如去吃擐。子經又無奈。咬了衣袖。熬他又抽了二三百抽。抽得身上又如火來。熱烘烘個不止。子經實當不得。哀求道。苦得緊。饒了罷。那人

道。你譬如去吃夾。子經又垂了頭。閉着一口氣。挨他又抽了三四百抽。看看□了。尚摟着不放鬆。子經又哀告道。弄多時了。饒了罷。那人道。你譬如去問罪。好了就來了。子經只得又忍着。吃他又亂抽了百下。方才泄了住手。還不肯放出。道。好個雪白的屁孔。難道就是這等私休了。子經哄道。我後日再來就是。那人一笑。放他起來。可憐子經半晌尚立不直。這豈不是貪便宜處失了便宜。那人着人送子經出來。子經怏怏而歸。有詩云。

未得沾花露。　柔枝早被風。
饒依伶俐煞。　貪此受樊籠。

後狄子經吃了這場苦。再也不敢上街搖擺。縱有些親戚朋友。或邀他去闖寡門。或叫他去看婦女。子經搖得頭落道。不去不去。無益有損。就是在街上撞見。也不去打一眼。恐怕又是放鴿兒的。眞如那。

傷弓之鳥。　見曲木而高飛。

故我勸人不要愛小便宜。愛小自然失大。無奈俗人偏要愛小便宜。如狄子經的故事。更自可笑。試再說聽着西湖地方。有一富室姓卜。襲祖父的勢。掛一個青衿。別人好色。或好了水路。便不好旱路。或好了旱路。便不好水路。沒有兩樣兼好。那卜生兩件兼好。就是極醜的丫頭。他也要去偷偷。就是極獃的小廝。他也要去括括。總是說得好。只要有個洞兒。他就鑽了。不問甚麼人品姿色。故人起他個插號。叫做夜盲子。言其不辨青□也。有隻曲兒道。

□瞳眊焉□昏昏。那辨媸妍。見嫫母喚作西施。對□童羨是髫年。想他有竅便思鑽。就是那馬牝羊毬彼也欲。

右調玉胞肚

卜生有一園。緊靠城灣。與鄰勞家園相對。因看城流屈曲。貼水盡栽柳

樹。柳吹如浪。綠水參差。點綴些白鷺沙鷗。小舟魚艇。宛<亦>如在畫圖中。勞家建一樓。四圍皆朱欄。映以明窗。凭欄一望。溪流似玉。城牆如帶。迎風弄月。勞家不時有人笑語其間。卜家亦築一閣。凌空牆外。與勞家樓相望。使設一板。亦可暗而渡也。勞家有子。小名景郎。字子承。年才十六。垂髮左肩。然生得極俊雅。極瀟洒。一日獨自登樓。倚窗閒眺。看那三四點的白鷺。與那兩三對的沙鷗。悠悠水次。垂垂柳梢。眞是一派天然景致。詩云。

屈曲城壕柳浪迷。　鷗飛鷺展雜清漪。
扁舟三五隨流去。　都向深林聽鳥語。

子承正看得高興。不道有人在那廂看他。那知卜生也跳上閣來凭窗一望。見子承的背影兒。黑漆漆。光油油。披着頭髮。齊齊到肩。羨道。好頭髮。不曾看見他的龐兒何如。咳嗽一聲。果子承回轉臉來。看見有人。面

有些紅色。竟下樓去了。卜生釘他一眼。委實生得標致。道。我鄰家有這個絕色。怎的缺典(點)尚未看見。好似我那些丫頭多矣。跌脚道。寃家。這相思要害了。怎生近得他。與他登樓□□□笑也。□□□這沒錢的□。把些錢去哄他。他來那□錢□□□□。□些□去凌他。他家祖父。書香秀才。□□□在□□□酸了惹不得。若把些情□去結交他。他□□○女子。終日只躲在書房裡。再也不出門。窗○○事怎了。在那□上左思右想。轉想又想。沒○○較。忽□□□。□□等我把個帖子去拜他。○○○□□□□□□那時騙入園來。渾他一渾。○何不可。又存想道。不然。他家父母。却是尖○○疑道。卜老無因至前。爲何反蔽上了門。不妙。又想道。有了。我寫一封情書。寫得苦苦切切的。說我想慕你。要和你結一個契弟。人非草木。那個無情。□□妥手。也未可知。又存想道。不妙。我和他面□不甚大熟。萬一他把這書告之父兄。惹這千□□陣。終日

來搖唇鼓舌。不妙。跌脚道。我心裡急窮了。奈何。老天。難道我與那人。竟是這般沒緣。要想個計較兒。也想不出。反剪了手。踱來踱去。忽道。啐。我眞懵董(懂)了。一人之智。不敵兩人之智。我有個好朋友。喚做杜能。他極多智謀。不免去求他。要他想一個法兒。遂我這心願。因急急下樓而去。有詩云。

極想窮思少艾郎。苦教無策問張良。
奸朋造出擒胡計。笑看癡兒過粉牆。

這個杜能。亦是無賴。靠卜家舉火。卜生要做甚的事。都是他在那裡運籌帷幄。趨炎附勢。婢膝奴顏。皆是這個人做的。以圖肥嘴肥家。莫說要個小官。他就與他下做死心機去謀。就是要他的老婆女兒。亦無不謹具奉上。卜生尋不出個想頭來。遂奔到杜家。却好杜能站在門首。見卜生來。忙迎道。老哥何往。卜生道。特來尋你。遂携手步入房裡來。相與坐

下。杜能道。尋我何事。卜生笑道。這兩日幾乎相思病害煞了。杜能道。又想着誰。卜生道。小勞那寃家。杜能搖手道。這個却難。相思病有得害哩。卜生道。因此特來求你。要你想個計較兒。若得湊趣。五兩松紋奉謝。杜能道。沒造化。這銀子趁不成。卜生道。怎麼說。杜能道。那人極古怪蹺蹊。不跟父兄。不出大門。且不與人交一句言。任你有偷天手段。他既不出門。從何處□得着。實難實難。尋別個罷。卜生道。你嘗稱自家。智比張良。緣何這點事兒。就劃不出一個策來。杜能見他劈面□道。既是這般說。有個計較在此。俗語說得好。

捨得自己。　勝得那人。

你如今回去。把個得意的丫頭兒。扮得標標致致。教他終日在閣上去笑。笑得他火熱。□他過來。他熱血□心。自不顧命來了。那時你一把捉住。要殺要送官。他必然怕死怕打。哀哀求你。你把這題目與他做。他自

然從了你。豈不樂哉。卜生點頭道。好計。好計。只是一件。你曉得的。我身邊有甚的好丫頭。把一個去換一個。萬一不妥。倒教人笑。杜能道。要思量擒小勞。不是這件。動他不得。□人的情。見色□□。莫如此計妙。卜生道。用得他人麼。杜能道。誰的婦女。肯與你做此勾當。卜生道。我有相交表子。與我莫逆。我央他來做這一着。我另重重謝他。你道何如。杜能道。極好。只是一句話。嫖不帶悄。恐怕那人也看上他。不體貼你的心。奈何。卜生道。這不然。他一心只要嫁我。這點點小事。自然盡心。我去就行。老天保祐見。若應驗。你這五兩頭兒方穩。杜能笑道。先應付一兩發發。脚管都妥手。卜生笑道。應驗着。詩云。

見色迷心自古然。安排紅粉乞人憐。
至今九里山前陣。饒你重瞳恨未捐。

卜生趕回家去。就着人去接那婊子。那婊子也是新梳攏的。年紀亦小。

人亦生得嫵媚。叫做燕娘。聽得卜家接。慌忙就來。卜生接見道。久不晤。久不晤。有一事相煩。要你替我做這件大功勞。我自重重謝你。把前事細說一番。燕娘蹙了眉道。相公。爛臭的東西。下這般鍬掘做恁。卜生道。人各有喜。你只替我做。莫管臭不臭。燕娘笑允。就扮一個內家粧束。卜生相與同上閣來。叫燕娘偏向勞家樓裡顧盼。卜生藏在閣裡。不題。却說勞子承讀書困倦。又獨自走上樓來。意將聽那柳底鶯聲。波間魚躍。把四圍窗都開了。開到向卜家閣上的窗。只見一個美婦人。凭欄而望。見子承開窗。固閃了半面。只留半面。把隻眼兒去張他。子承見了道。好個女子。毛嬙西子。想不過是。把半個身兒。撲出窗外。把雙眼兒。再不轉瞬。望着閣上那女子。燕娘見他看得緊。因縮了進去。子承見女子走了進去。亦假向別窗去立。燕娘見他走開。又倚窗背立。手裡把管簫兒來吹。子承見了。又走那窗前。聽了這簫音。把個手兒點板。輕輕笑道。吹得

好。眞似秦樓上滴（嫡）派。燕娘□意把眼一睃。冷笑一聲。走了□來。子承看了。少年的性格兒。怎麼納得住。整整在這樓上。等了一日。到晚。燕娘陪卜生書房裡去睡。道。管教這少年。□倒了壁。卜生笑道。必然必然。明日還要放慇懃些。燕娘道。管你妙。兩人共寢。不題。再說子承。見了這女子。歸到房來。怎生睡得着。雖要那眼兒閉一閉。亦不能。遂占云。

倚朱欄。遍朱欄。倚遍朱欄。動我看。琴心没處彈。　　蹙春山。

淡春山。空恨相逢。相見難。相思□淚丹。

右調長相思

到了次日。燕娘仍往閣上。子承早已在彼老等。燕娘固凭欄長吁。似有所思之狀。子承亦俯窗送目。兩下偷視。竟不忍開。少頃。子承將一白綾汗巾。裹蓮肉數粒。隔窗抛將過來。燕娘笑一笑。竟將手接下。開來一看。乃是蓮肉。意思含着要兩下。把肉兒連也。燕娘亦將白羅汗巾。包杏仁

數粒。復包將過去。子承亦歡喜得極。把雙手緊緊接了。去打開一看。見是杏仁。心下大快道。他說我是他的倖人。忙向燕娘深深唱個偌(喏)道。多謝姐姐厚賜。這啞謎兒好酬得快也。敢問姐姐是卜宅何人。燕娘答禮道。妾是卜郎愛妾也。敢問郎君何字。子承道。小生勞子承。過蒙青盼。兼賜隆貺。令小生心骨俱醉。卿據一閣。予守一樓。這相思何日得釋乎。望卿可憐。燕娘道。妾非無情。奈兩重牆。如隔萬仞山。妾雖有心。何緣得與郎君一晤。乞君自謀。容妾再想。言未畢。只聞得樓下有人呼子承。子承急應。忙搖手作別。奔下樓去。燕娘下。與卜生謀道。那人已急不過了。可設長板置牆上。再用竹一根作扶手。誘他過來。暗中仍伏人去其板。相公陡然撞來。彼雖有翅。亦不能飛了。卜生笑摟道。我的愛卿。費你的心機。成我的好事。我尋個好孤老來謝你。遂各寢。不題。那子承歸到自房裡。想道。我曾聞一女子愛一個郎。將布垂下。那人立布上。

扳絞而登。這計較在樓上。要下邊上來用得着。又聞一事。郎在牆上。女在牆下。用軟梯一道。接他下來。引之入室。這計較在牆上。要下牆去用得着。他今已在閣上。我又在閣上。隔有一二丈。又多了兩重牆。怎得些鳥鵲來。□我眞個橋。令我飛渡過去。豈不是天緣輻湊。遂占云。

咫尺銀河空目斷。　恨無靈鵲巧相邪。

此身若得雙飛翼。　飛上蓬萊快若何。

轉思無策。竟和衣而睡。挨到天明。遂望樓上來。倚窗凝望。少頃。燕娘登閣。兩下相見了。燕娘問道。妾苦思。苦無所得。想郎君必有奇計。子承道。可憐我亦縮手無策。惟卿愛王孫而救我。燕娘道。樓與閣近不相遠。此處有板一塊。我拏過來。郎君橫置之牆上。匍匐而來。我和你了此一段相思苦。子承聽了道。甚妙。速携板來。我即死亦何恨。燕娘遂將板□□窗來。子承接了。果兩頭放在牆上。自家立在窗外。步步挨到板上。覺戰

慄不敢行。燕娘復把竹竿扶他。子承得了竹竿。就放了膽挨過板來。看看將到簷前。燕娘忙把手接他。相扶入閣。子承謝□。□卿見憐。此情此德。夙夜不忘。燕娘道。要冒險相招。知郎君有情人。決不見棄。子承笑道。何敢棄。何敢棄。遂欲向前相摟。只聞得一人喊道。何人在閣上。燕娘慌得沒處躲。子承忙奔出窗來。那條板已不見了。慌張失措。遂伏在窗外。把扇窗兒掩着。早卜生已到閣上。喊道。你這賤人。做得好事。和誰在此講話。燕娘只不做聲。卜生就向窗外一看。看見子承道。有賊。有賊。就把子承一把捉將下來。喊道。你姦我愛妾。拏刀來割下這兩個驢頭來。方洩吾氣。子承驚得面如土色。跪求道。一時短見走來。並沒有姦。卜生大喊道。並無一人。止你兩個在此。尚說沒姦。眞氣死我。子承又求道。望老伯看緊鄰分上。饒我這次。卜生道。玷人愛寵。敗人門風。怎麼饒得。叫小廝們。快拏刀來。子承又跪到卜生面前道。恁憑處置。饒我一死。燕娘亦

跪上道。□□走來。實不曾姦。等他將甚的來折過罷。子承道。我書廚(櫥)中有銀百兩。將來折過。卜生道。誰愛財。子承道。家母處有珠百粒。取來折過。卜生道。誰愛珠。子承見都不允。極得兩淚齊下。燕娘道。你再想身邊有便的樂他罷。子承道。我身邊別無恁的。燕娘道。後面的。子承亦領意了。羞而不答。卜生道。快說來。我要動手綁縛了。子承道。適才說後面的。願送與老伯。卜生道。這一件就替得死。燕娘道。饒了罷。卜生道。如此起來試一篇(遍)看。詩云。

因貪利刃鋒尖蜜。來赴危機閣上花。
不是後庭消渴吻。寧教命不染黃沙。

子承沒奈何。紅了臉。含了淚。聽卜生解了褲。靠在床上。露出那雪白的後臀來。好如一個銀盆。卜生十分快活。忙放些津唾。輕輕的挹進去。曉得子承是嬌養子弟。不曾做這把刀兒。固放些溫存與他。不知子承已

如火鞭刺的。生辣辣。痛不可言。卜生鬆鬆泛泛。抽了一回。抽得興發。那裡顧子承當得當不得。如來個陣頭雨。大點子瀉下來。子承實要死不要活。垂淚道。活爺爺。饒了罷。寧可殺一刀。只得一遭疼。挨不得了。燕娘在旁幫襯道。再耐一耐兒。好來哩。果一會兒過了陣頭雨。卜生就洩了。扯出那物來。却是長了一段。卜生道。好作怪。怎麼長了些。仔細一看。乃是一段木樨花。帶着些血兒。故紅赤赤。似那龜頭無異。忙將來揩拭了。卜生摟子承道。我今與你是通家了。常要來通通。子承道。這般通。寧死也不來。卜生笑道。哥莫說這話。我把這愛妾送你。你把這後庭與我何如。子承道。你果不戲言。我也情願。卜生道。並無戲言。只要你時時來就是。因分付燕娘道。他苦了一會。你與他個甜頭兒。我去就來。卜生竟下樓去了。子承對燕娘道。姐姐。爲了你。幾乎把我驚死。後來幾乎把我弄死。姐姐來與我出出氣。遂摟燕娘。燕娘原是看想他的。正是。

困妓慕財。　時妓慕俏。

遂去底衣就他。子承突莖相迎。兩個緊緊的摟了。如蠅見了血。死也不放鬆。整整一口氣抽了四五百抽。歇了手問道。姐姐。我才到得閣來。他怎的便知。我心下甚是猜疑。燕娘道。妾非卜郎妾。乃東院燕娘的便是。彼愛君後庭。故遣妾相招。君自誤墮其術耳。子承道。這般亦是你誤我。亦是你誤我。又遂狠抽一回。又約有二三百合。燕娘摟道。把妾出氣已夠了。子承道。我想那卜獃不通。怎的這般算計我。又狠狠的抽了二三百。燕娘愛其初次吃這場苦。又被了驚。恐其過度損人。把兩腿一夾。把那牝一吸。小夥子果不解這家數。一道爽快就洩了。兩下方整衣完。只見卜生已到。對子承道。兄莫怪我。我只□兄。下此心機。今你貪女貌。我愛男色。彼此各快。只要兄偷閒。就一過我。燕娘我不放彼去。子承應聲而別。有詩云。

明明罟獲爲誰開。爾自貪迷蹈險來。

縱得歡娛償一瞬。後庭放盡木樨堆。

子承歸來想了道。這廝好生惡毒。排這個陷阱坑我。罷了。做這身子着。睏盡他的妻妾。方出吾氣。因此子承日日到卜家。卜生竟托爲通家。穿房入戶。毫無忌憚。卜生更因他熟了。就是妻妾們亦不教他們迴避。子承因得逐一看見。卜生有三妾。其二俱是蠢貨。惟一個因往揚州打秋風重價購來。琴棋書畫。俱曉一二。名喚維娘。每見其夫惟貪外染。不顧內人。心下甚是怏怏。忽見子承青年韶秀。眉宇清芬。見其往來門戶。知是其夫弄臣。然愛其俊逸。好生慕想。子承或來。未嘗不目迎。子承或去。未嘗不目送。而子承亦時送秋波。兩下竟看得火熱。眞所謂目挑心許。但恨無隙可乘。燕娘雖與子承好。彼是娼家。時要回去答應門戶。不得常常歡聚。故子承慕維娘的心更急。人多眼多。任你巧手。下不得着數。

子承此時眞欲焦殺。正坐在卜生書房內。忽一個小丫頭走來。對子承道。勞官人。娘叫我送來與你。子承正思想間。忽見送物來。如到了□。忙接不迭。打開一看。乃一白羅汗巾。上畫一枝梅。傍有四句詩。詩云。

冰魂來異域。　不並衆花開。

寄語孤山隱。　清香入夢來。

子承會其意。忙把燕娘所投白羅汗巾。畫蘭數種。亦題一絕。詩云。

幽谷傳芳韻。　香心和露開。

願言欣作佩。　贈我月中來。

仍命來的小丫頭兒帶去。心裡尚懷着鬼胎。恐又是燕娘的故事。或來試我。那時悔咎不迭。□至黃昏後。忽聞門上有指彈響。子承忙啓戶。正維娘也。忙延之入。遂掩了門道。我的前世娘。教我好想煞。便去一摟。維娘也一摟道。我的小喬才。教我丟你不下。遂解衣登床。舌兒亞(啞)

了嘴。莖兒塞了牝。上下鑲了筍。兩個抽遞得好不忙。但燕娘是門戶中人。心裡喜歡。就多與你纏纏。心裡不喜歡。使出那解數來□□□□去。維娘全不曉得。任子承快也得。緩也得。深也得。淺也得。仰也得。覆也得。橫也得。側也得。前也得。後也得。整整如猢猻跳圈。一出一入。跳了四五百跳。跳得維娘裡頭有一跕癢來。及撓着了癢。又不覺痲了。到痲了身子。做不得主。又酥了去。叫子承道。哥。你撞死了我也。子承那時也禁不住丟了。道。我的娘。這甜頭與你了。切莫要空了夜。維娘道。小短命。我的魂被你弄走了。怎的不來。自此以後。兩人只是夜夜同衾。宵宵貼股。十分的快心滿意。俗語說得好。

若要人不知。　除非己莫爲。

聲揚在外。就有好事的。把四書成語。集爲對聯。寫了貼在卜家門首道。

孰先傳。孰後倦。卜生眞是捨己之田。芸人之田。

小易大。弱□強。勞子可謂居堯之官。逼堯之子。

又題一絕云。

後庭換得一枝花。　孃娜燈前與自奢。
不是屠龍施妙手。　少年何自近嬌娃。

卜生見了。知爲子承所買。(賣)遂疎子承。不許到門。而維娘亦嚴爲禁固。不得輕出。兩下甚爲怨□。□□邊□。子承牢記在心。□計或有事故。不能日親。□□閣上。尚可談心。子承一日思慕之極。因登樓遙望。竟□杳無消息。遂作詩思寄云。詩云。

登樓遙望波間影。　没個雙鱗慰我愁。
□海相思苦無岸。　風迴花落恨悠悠。

子承一連候了三日。忽維娘登閣。以手帕□金□擲子承道。今生已矣。願結來世。衆妾相妬。不能再出。哥勿以我爲念。言畢。即洒淚而去。子承

看了。亦不勝悲慟。解所贈物。乃金□一雙。有詩云。（下缺）

第十回　墮花街月惜貪花

詩曰

哲王治天下。首在先刑于。
固(周)易坤並乾。毛詩貫關雎。
閨壼有餘化。乃見皇風徐。
若使淫火熾。何與夷狄殊。
滔(淫)蕩不知返。終墮烟花餘。
嘗盡青樓況。始悔從前迂。
好色被色誤。臨風長嘆吁。

這篇古風。單道世人欲使身家太平無事。功莫大於不淫。然淫性豈眞是天生成的。今日習一件。明日習一件。習到濫觴的田地。遂至於不可

藥救。故善理家事的人。其所要緊的。莫如防淫。防淫猶如防川。小而塞之。不過一掬而已。至於大而氾濫。則決江奔海。何所不至。譬着一女子。始不過一時之錯。受染一人。習而不怪。就是三五人。可以三五人。就是十數人。又到了十數人田地。就是朝迎新。暮送舊。又何害於是。做私窠子未已。漸漸將半關門。又漸漸就大開門。又漸漸就去跕街倚門。終身爲娼婦而不知悔。總是這點淫心做下來的。所以我說欲使身家太平無事。功莫大於不淫。而不淫之法。先從家長起。家長能不淫。一家因而效尤。那個敢淫。到了不淫自不妬。不妬自不盜。不盜自不貪。不貪自不詐。家中何等安樂。若是家主心先蕩了。淫得沒樣。使那婦女每都去淫於衣飾。淫於口腹。淫於聲技。淫於玩好。俗云。

飽暖思淫慾。　饑寒起盜心。

繇是那些婦女。只想得這一件兒妙。又都去淫於色了。私奔夜渡。竊玉

偷香。勢所必至。因此勾欄多絕色。而花巷有名姝。皆此好淫者爲之也。有詩云。

秦樓層上弄瓊簫。墮落花街恨轉遙。

天理循環聲應響。好淫淫報不差毫。

我先說個丈夫好淫。而婦女即好淫的樣子。烏水港有個黃鶴山。山邊有一村人家。約來也有千餘。內有一人姓黃者。娶一妻黎氏。甚有些姿色。其夫非不愛他。奈那人更有一種僻愛。愛的是甚麼。是南風。一月之中。倒有半月多不在家裡歇。黎氏往往深恨。忽日。其夫回家。收拾一間書房。內列床帳琴棋。并燻爐花瓶等物。無不備具。對黎氏道。我有一友。因將考試。借我處養靜幾日。三餐茶飯俱要精潔些。這是你內裡的體面。妻允諾。至晚。果挾一友來。相與痛飲夜深。着人回報道。來友沈醉。要我伴宿。叫娘先睡。莫等我。黎氏沒奈何。只得自己去睡了。到了明日。仍

前酣飲陪歇。黎氏等過夜半。不見上樓。只得含忍。獨自睡了。又到了第三日。不聞得房內讀書聲。只聞嬉笑浪語。或棋聲笛韻。黎氏疑道。既是要應考養靜。原何終日下棋吹笛。笑頑虛度。遂叫半兒。這半兒。原是此老養子。及長大。也生得有幾分姿色。又且乖覺。此老就將來作龍陽。也曾寵愛過。及得了這個小契弟。遂把那半兒不俶不採。甚至一些兒不中意。還加打罵。終日只在契弟家歇。因他家餚饌不精。攜他來家。哄妻子說要赴考讀書的。半兒正吃醋撚酸。沒處發洩。聽得黎氏叫。忙忙的走來道。娘有何分付。黎氏道。爹書房中留的。是那裡去考的朋友。半兒掩口笑道。是要考的朋友。想只曉得一道屁臭的後場。黎氏道。怎麼說。半兒道。是我爹的新契弟。終日來房中鑽屁眼。這朋友作的文字。不是屁臭的後場。黎氏道。果有這事。半兒道。娘莫要惱。我去瞧他兩個做事的時節。來請娘看。便見分曉。黎氏即命半兒打聽。這豈不是一人貪戾。

一國作亂乎。有詩云。

不將嚴肅示家人。　勾引龍陽外宅馴。

致令妻孥轉相效。　淫風是已玷閨門。

至晚。半兒潛身房外。將那紙糊好的格子。輕輕挖一個洞。仍又將紙遮好。聽得裡面響動。就去揭開紙兒來張。見他兩個正在裡如法。就忙去報與黎氏。黎氏即同半兒來。把眼兒去瞧。只見那小夥子。把一個紅紬做的裹肚。將那雞巴瞭子撊起了。如無此物的一般。也學那婦人的做作。仰天睡着。把兩隻脚兒高高掇起。見自的丈夫伏在那後生的肚上。抽這樣一二十抽。就去親個嘴。摐這樣二三十摐。又去親個嘴。做盡了百般溫存。千般軟款。那黎氏不見猶可。一見了。那心頭的火。直爆將出來。就在那紙糊的格子窗上。擂將起來。罵道。好忘八。做得好事。我道你是甚麼朋友。在此撇不下。終日不上樓來。原來是你穿腸的朋友。不識

羞。好良戶人家。勾引這小鴨黃子。做這樣勾當。好沒廉恥的忘八。罵完了。又把紙窗來擂。其夫自覺沒趣。忙爬起來。穿了衣服。竟不做聲。領了那契弟。開門一道烟去了。黎氏不知他每去。還是這般喊罵。半兒在傍道。娘罷。他每去好一會了。娘留些氣力罷。黎氏道。你快去尋那忘八來。尋不回來。你也休要見我。半兒道。娘你豈不曉。

黃昏不問事。　半夜不勾人。

娘這般時候。叫半兒那裡去尋。黎氏氣吁吁的。踢進房裡去看。果然沒有人。就坐在那椅上想道。好忘八。只管自家的快活。全不顧我。他既不顧我。我顧他恁的。他括得小官。誰道我括不得小官的。大家括括就是。這點念頭。豈不是丈夫教他的。有詩云。

輕薄桃花性。　常思蝶舞狂。
東君不為管。　含笑出□牆。

牛兒見黎氏悶坐不言。道。娘休要氣壞了身子。爹見了娘的霍勢。今夜料不回來。且安置了。明早牛兒去請爹回來。陪娘的禮罷。黎氏道。你拿燈去。把門關了進來。牛兒應了一聲。提燈出來。將門閂好。回復道。娘。門掩好了。牛兒掌燈照娘上去。黎氏見他慇懃。就動了心。立起身來。牛兒忙把燈照送到樓上。將燈放在桌上。向樓下就去。黎氏道。且住。我想你爹不仁。只去與小廝每歪廝纏。誰道他歪得我歪不得的。我愛你甚伶俐。我擡舉你。你把爹做的樣子。做一個我看。牛兒做□龍陽。久想此味。沒處着手。聽了這話。心下快活得緊。忙跪下叩一個頭道。娘恕牛兒無禮。就走將起來。替黎氏脫了上身衣服。把來放在衣架上。又來與他解裙卸褲。忙個不了。見黎氏上床。又忙將自己衣服脫了。放在被籠上。鑽到床裡。竟將黎氏兩足呈起。下就把那莖搗將入去。不歇手。一搗就搗了四五百。黎氏暗想道。我那忘八那有這手段。終日與那小廝們合昏

了。到我手裡不過應名故事。那有這般好。等他不來也罷。我有牛兒也夠了。不知牛兒才做得一半工夫。又研磨起來。若黎氏要深的。牛兒却好深着。黎氏要重的。牛兒却好重着。黎氏要緊的。牛兒却好緊着。把個黎氏弄得眼兒開不得。手兒動不得。脚兒擡不得。像酥煞了的一般。只見那牝裡。如馬鼻子吸吸的動。又如那打噴涕的。噴出一陣水來一般。少頃。不動。沈沈的。半刻方醒道。我兒好不辛娘的心。牛兒道。娘還有好的。只不要冷了我的意。兩人就在枕邊。訂個天和地的約。那裡說甚麼主母。那裡說甚麼養兒。只是善戰的。就是家公了。有詩云。

〇〇美婦心中好。　驢大本錢潘安貌。
〇□(使)有貌無本錢。　佳人見了嘻嘻笑。
〇□(伊)好看不中吃。　猶然不遂奴懷抱。
〇〇兩物俱完全。　黃昏摟伊直到曉。

毋論廝養與下人。　勝是親夫留戀好。

那顧三尺與人楊。(倫)　且待臨頭再計較。

自黎氏得了半兒。也不去根究丈夫下落。聽他在外作樂。那丈夫又恨妻子。不存他體面。喊打出來。任他在家作樂。繇是一個捧了個後生。在外邊弄。一個捧了個後生。在家裡弄。在外邊弄的。喜妻子不來咭聒。道好。耳根清淨。在家裡弄的。喜丈夫不來覺察。道妙。免些驚恐。然俗語說得好。

好事不出門。　惡事傳千里。

那些村坊把這事。當個奇事。三三兩兩。誹誹揚揚。傳播了一村。又有好事的。將來編個曲兒唱道。

駐雲飛

古怪生涯。不愛餛飩喜麵抓。花竅無心椏。桂窟留心□。嗏知

趣好渾家。不用嗟。別尋□□。那怕□□下。你不來時不慮他。

○○其夫正與那契弟下棋。於房中偶一好友○○○。吾兄久樂於此。也應回府去看看。其夫道。○○不賢的東西。小弟見了就要發惱。因此不去。那友道。倘做出些事來。你也不去。其夫道。等他死了罷了。怕他做甚的事。那友笑道。兄莫說不要怕。做出來也是怕人的。兄還該依小弟說。回家一看才是。其夫見友勸得殷殷。便執了那友的手。悄悄問道。想家下有甚的事做出來。老哥這等苦苦諷我回去。若不說明。恐我去遭他毒手。不是好朋友的情了。那友道。聞得府上有些醜事。弟初不信。今人上編曲唱傳。想或有之。弟托愛。敢此斗膽。其夫道。曲兒記得麼。那友備讀一遍。其夫跌脚道。我誓殺此淫婦。以泄吾恨。那友勸道。兄見忒鹵莽。你未見實跡。擅自殺人。不惟害己。先害契弟了。其夫道。我殺淫婦。怎麼害他。那友道。誰許你與了契弟。棄妻不歸。明是恨妻。固行殺死。你兩

人罪名。怎麼逃得去。爲今之計。你即刻就歸。審問半兒口詞。果有此事。
離之可也。或嫁之亦可也。何必與他結來世的〇〇。〇(其)夫謝道。
吾兄高見不差。弟就去。弟就去。〇(有)詩云。
淫婦誠可殺。　誰教淫婦淫。
夫綱先不整。　婦道豈能貞。
□緊輕□水。　如花浪逐塵。
漫云吾刃利。　早亡失清名。
那日合當有事。黎氏坐至下午。不覺興發。喚半兒至房。分付道。我和你
雖有了多次。不知你一次實有多少抽。我今計個數。抽得百抽。與你百
文錢。抽得千抽。與你千文錢。你好生在意。半兒見說有錢。更自高興。黎
氏就仰臥在醉翁椅上。把雙足擱起。半兒跕着。直了個腰。如□□□的。
一下一下的扯。扯到百回。親個嘴道。娘。百回了。又扯。大家放心。說那人

不來。誰料其夫聽了這話。奔到家來。靜悄悄的無人。遂一直走入房來。見房門半掩。半兒早聽得脚步響。忙閃開。那房門已開。其夫已見黎氏的情狀。提起一條小櫈望黎氏打去。黎氏早閃過。打在醉翁椅上。打得那椅子粉碎。其夫見不中。就趕過去。把半兒一把頭髮扭住。亂拳亂脚。打個不住。黎氏見打得○○。○壁間掛的劍。拔在手裡道。狗忘八。與他○○○打他。我叫他做的。你括得小官。我也括○。○○殺了你。然後我死。狗忘八。不要走。一頭○○。○○望外就跑。叫屈道。屈來。黎氏殺人。他與半兒通姦。被我撞見。反要殺我。那時就哄了一街人。只見黎氏也喊出來道。屈來。黃六終日括小官。不□家業。怪我咭聒。反把姦污的事。埋我持刀殺人。地方救救。喊了又喊。衆人各勸道。夫妻每的事。鬧不開的。就到官也打攏不打開。娘子請進去。不像樣。等我每再勸你丈夫回心轉意。大家依舊和順。黎氏聽衆人勸。假意哭進家來。忙與半兒商議。收

拾細軟銀兩。扮作夫妻。連夜逃了。明日其夫接了丈人丈母幷親眷。俱來與他講理。□他。不想走了。雖告一張緝獲牌。且拖□放看。後來其婦把這點用完了。半兒又無□處。只得搭識一個人。又不□用。就開了門。此淫婦必到之局。若使黃六自己不淫。躡躡處家。黎氏縱好淫。也不至此。有詩云。

淫心似水滔滔下。　全在隄防善舉人。
不謹縱□奔至□。　始教人怨築堤心。

○○○○家婆未有不淫。又何況父好淫。而其○○○○好淫者。我又說一個父好淫。而女亦○○○果報。北直雙橋地方。有一葉姓者。以販○○○。○年紀時。極好淫人妻女。娶妻洪氏。甚○悍。不許他出。少有些風聲兒。就在家作孽。葉奉法惟謹。□至中年。其妻捐世。止留一女。名月惜。以其月見了亦愛惜的意思。年僅甫十四。有一楊媽媽。係近鄰。與葉

少時舊交。因妻狠。故不往來。今見妻已沒。彼復來走動。溫溫舊好。身邊有一婢。其妻在日。不敢偷他。今已收在身邊。葉自任性。隨處就來。以爲女兒小。不諳人事。凡事不□理。忽日。楊媽在房。□見女兒與那丫頭不在房邊。就高興起來。扯落褲兒。靠着櫈頭。摐個不迭。楊媽兒故意做些妖聲妖勢。不隄防月惜走來見了。就縮住了脚。然冷眼兒直看在肚裡。更葉與女一房。雖各一床。去不甚遠。與那丫頭在床上做些勾當。那嘖嘖的聲兒。與那呀呀的床響。已都聽在耳朵裡。一日。其父他出。月惜把家裡的事。托那丫頭管了。又囑付楊媽媽不時來看看。彼自隨母姨往親戚人家去。或遇表弟〇〇〇笑浪謔。無所不至。或遇女伴中有談房〇〇〇。必呢呢而聽。聽到妙處。則又掩袖而笑。〇〇〇究尋校間。葉則又呆呆的想。想了復笑。〇〇〇少年俊雅。則又注目頻視。彼或去遠。則又秋波遙送。全沒一些幽閒貞靜之氣。此皆繇父的做得樣子不好。令

他看在肚裡。故臭味只向此去了。屋後係鍾家園。園有亭臺□閣。竹樹花樓。□諸曲沼廻塘。名花異卉。無不備具。往往供人遊玩。靠西又名小園。另有靜室數椽。竹窗幾帶。是本家讀書處。讀書的學生。叫做鍾珍。雖披髮。年却有十八歲了。怎麼十八歲還蓄髮。只因近來宗師好未冠。未冠題目又鬆手。又容易進學。假如卷子有一二句可取。就進了。因此初冠的。尚要除了網巾去考。攏起頭髮的。亦要放下頭髮來去考。故披髮的。任他頭髮長起來。只是剪去些。再不肯攏起。見是個披髮。實有一把年紀了。不過是希圖僥倖錄取功名的營生。有詩云。

英雄際遇有機緣。運疾繇天枉用鑽。
剪髮未冠圖僥倖。借來妻女笑何顏。

〇〇〇見人家婦女來園遊玩。先去跕在要路。〇〇〇看。中有佳者。要看得不二而足。人多不〇(以)〇(爲)〇。(意)一以他是園主。二以

他是披髮小官。縱○○○子。書也不讀。日日在房裡看婦人。一日。月惜也去園中看花。見架上紫心木香。黃薔薇。與大紅薔薇。開放滿架。園中規矩。止許看。不許採。着人採去。則花零落。不成盛觀了。月惜見了這許多紅紫。心實愛慕。伸手欲採一朵。傍一人道。採不得的。採了管園人要罵的。月惜見了。忙縮了手。那衫袖却被花刺兒勾住。羞得慚紅滿頰。鍾生見月惜這般光景。又且生得妖嬈。忙來與他扯脫了刺兒勾的衫袖。復每種花採一兩朵。奉與月惜道。姐姐要花。小生奉上。月惜稱謝一聲。接了。把秋波一轉。見也是一個披髮。生得淸俊。不覺迴盼數次。眞有個

欲識郎眉宇。　秋波不憚煩。

鍾生見那女子十分顧盼。也不覺情動。但不知是何家女子。見他出門未遠。忙出園來看望。早不見影。因問管園門的人道。適才一披髮女子。○(不)知是那家的。向那一路去了。園丁道。那披髮○○○是葉三

家鄰捨。葉家的女兒。喚名月惜。〇〇〇看花的。鍾生聞了這話。心下十分喜悅。〇〇〇時來看花。便好不時窺覰。且又近在鄰〇。〇〇〇□親托眷。去挨身入戶了。步歸書房。好生思想。題一絕云。

花徑逢嬌豔。　迴波動我憐。
相思千萬種。　隨夢到伊前。

鍾生有二僕。一名報兒。一名捷兒。俱年十五六。生亦姣媚。館中聊寂。將來洩火。即所謂弄臣也。鍾生分付道。你兩個每日輪一個。在書房侍候。着一個去園中看。如見葉家那披髮女子來看花。即入來通報。二個領命。不提。却說月惜感生贈花之心。想道。我看那生披髮。我亦披髮。年必相當了。況他一表人材。風流秀雅。想與我貌亦相似了。做得一對也不枉了。不知爹爹把我聘個恁麼樣的人兒。別日再去看花。看那生果有情麼。豈不是。

盈盈未十五。早已動春情。

過了一日。月惜約了楊媽媽同去看花。步入園□。(中)捷兒早瞧見。忙去報知鍾生。鍾生即忙來看。○○○(月)惜同一老婦。嬝娜花前。委迤香裡。看了○○○看諸花。眞覺萬花無色。忙向前施一禮○○。○是葉家姐姐乎。月惜雖還了一個禮。却○○○應。楊媽媽道。鍾小叔。正是葉家的姑兒。□老身同來看看花。鍾生道。好媽媽是他何人。楊媽道。老身是他緊鄰通家。因他父親出外去了。托老身相陪。因此同來走走。只是打攪不便。鍾生道。看花何妨。我引你各處去看一看。遂向前引導。看一處。指一處。到了桃林道。這是桃塢。到了荷亭道。這是迎香閣。到了芙蓉池道。這是艷□亭。到了竹軒道。這是有斐堂。到了桂叢道。這是月窟。到了梅坡道。這是耐寒齋。手裡指。口裡道。眼睛只看着月惜。看完了。復過芍藥欄。玫瑰圃。□到了薔薇架邊。鍾生忙去把架上的木香薔薇

玫瑰。并地上的虞美人。由山石竹鶯栗等花。採摘盈掬。雙手送與月惜道。姐姐。將去貯在花瓶內。可作時時淸玩。月惜接了不言。楊媽媽道。女兒。謝了哥哥。月惜果見個禮。鍾生忙答應道。幾枝花。何消謝。姐姐看得中意的。便不時來採。倘經了一陣風雨。就都零落了。月惜應□。〇〇〇身回去。鍾生不忍捨。相送出門。楊媽媽〇〇〇走得健。向前去了。月惜金蓮窄小。走得〇。〇〇(鍾)〇(生)尾其後。輕輕道。姐姐。明日再來看花。小〇〇〇月惜回頭。見生猶含笑影。做盡風魔。因把那秋波一轉。假意兒叫一聲道。媽媽。等我一等。楊媽媽果立住了脚。候月惜同走。鍾生回轉齋頭。更是神魂飄蕩。又題一絕云。

重逢絶代姿。艷色驚郎目。
何以慰相思。願效交鸞續。

月惜見生如此鍾情。雖不諳人事。却也提心。身雖不在郎側。而夢魂無

刻不在郎前。到了次日。心裡想道。昨日去得。今日豈可再往。不知那脚癢癢的要走。若像鍾生摘了花等他的相似。即所謂。

好將千尺游絲線。　繫人腸肚繫人心。

在鍾生。見月惜不來。心裡癡癡的在園中走個不了。猶如月惜要來。恐怕家裡人說。呆呆的在房裡想的一般。他兩個眞可謂有情種也。有詩云。

女無片刻抛郎意。　郎有千萬戀女心。
〇〇情癡皆此輩。　花間相逗即相親。

〇〇了一日。月惜道。今日斷要去看花了。想那〇〇〇得我苦哩。竟去拉了楊媽媽同往。步入〇〇。〇見鍾生已在那裡等了。見他兩人來。忙迎道。媽媽又來看花。楊媽道。正是。老身偏沒工夫。我這女兒偏要我同來。因此丟了好幾件事。來此走走。鍾生道。旣係近鄰。便自來看也不妨。

何必拖累媽媽。楊媽道。我也是這般說。他偏執性。要我來。因對月惜道。女兒。你在此看花。我家裡走一帶就來。你看這鍾小叔。何等斯文。就是兄妹一般。你寬心耍耍。我去幹件事就來同你去。又對鍾生道。女兒在此看花。望乞相覷。我去去就來。鍾生道。媽媽自去。不消叮囑。楊媽即忙忙的去了。鍾生道。姐姐要看花。此處花已殘了。我書房中的花才放。香色更絕。請去那裡一看何如。月惜道。書房在那邊。鍾生指道。前監粉牆內就是。月惜道。哥哥先行。我隨後。鍾生果前行。邀入書齋。□(使)一個眼色。把報兒捷兒但各悄悄去。掩了牆門。各自迴避。鍾生迎入後軒。軒前有垂絲海棠二株。花開滿樹。嬌艷無比。道。姐姐識〇〇〇麼。月惜道。曉得。是垂絲海棠。果開得好〇。〇〇〇一會。鍾生道。難得姐姐到此。小房一坐〇〇。〇〇(月)惜道。不消。我要去。鍾生道。我爲姐姐想〇〇〇。況又是有緣相遇。郎才女貌。正是一對。便近相摟。月惜笑拒道。不要頑。

却心裡想道。常聞得男女配合。極有趣的事。但不知眞是怎的。身子雖拒他。脚却不□動。且愛生燕婉風流。纖軀堪付。誠有個俯就之意。鍾生□了臉道。姐姐。便救我一救。摟了只向房裡去。月惜到了房裡道。哥哥。我是女兒子。那諳這事。哥放我去罷。鍾生道。我也是小孩子。小對小正好。你不諳。我也不諳。把來試試無害。月惜低了頭。鍾生遂與他褪襦去袴。啓股露微。狂興正濃。俯首引莖。將探其牝。月惜偷眼下覷。見其龜莖亦頗壯大。昂昂直竪。自忖道。此中小小。一泓如線。我嘗試探一指。粟肉萃盈。花包緊湊。指或狂挑。則隱隱苦若施砭。此物如許大。中何以堪。然事已至此。看生如何施爲。乃以一手捫弄酥胸。乳未盈把。以一手握莖抵戶。戶口緊閉。無路可通。將指撥開。摐進半寸。不及稜。月惜若生挾魚腸劍。抉其芳蕊。痛不能勝。兩手堅拒退去。生又溫存道。莫畏。我有法在此。忙把津吐。按入少許。道。這是醫不疼的妙法。復輕輕遞入。微微扇動。

無奈生興狂發。忽一舉直前。驟進盈寸。月惜當不起。若蛇矛刺肩。又欲喊叫。恐屬垣有耳。不敢出聲。將兩手抵生腰。低語哀求道。哥饒了罷。這會眞要送命了。生亦弗忍。徐徐抽送百回。漸覺徑路已熟。膏潤自生。月惜雖當悠悠含痛中。恰似微有滋味。不類無情生疎。生覺機趣方來。急加抽拽。其莖威勢脹滿。月惜更苦難支。此時更覺中急。早被其內攻。又進寸許。時莖入陰將半。得味貪歡。緝緝引提。如落扳金。釘釘似啄木。月惜怯疼中□。堅力求脫。悶苦難伸。弄得魂不附體。哀聲求道。哥哥。你眞欲弄殺我也。少頃。鍾生意遂歡來。不覺亂擺柳梢。而雨點花片。有詩云。

嬌娃十四動春情。　陡被狂風苦不勝。
花兒自沾新雨露。　不教清夢怨巫雲。

生慮月惜恨他毒手。急急摟向耳邊道。姐姐。實難爲你了。奈一時高興。唐突姐姐了。厥物尚柱中央。紅白已灌於籍。月惜笑道。妾年尚稚。見哥

年小。想那物也小。那知年雖小。物倒大。初爲郎破戒。郎宜念我。却縱性太狂。把個柔條挫幾九死。言訖涕下。生物漸痿。始提出戶。月惜又覺空癢。半晌。鍾生抱之下床。爲之理衣整粧。睨其素體。餘情尚溺。道。姐姐。你明日斷要來。莫使小生懸望。月惜不應。生又視。月惜道。來久了。家中要疑。生送之出。又叮嚀道。姐姐。害不得人。不來。我須要死。月惜道。怕人的我要死。你怎的死。生笑懇道。明日管你妙。不像今日□苦就是。月惜首肯。匆匆出來。楊媽媽已到。見了道。我特來接你。遂相攜而去。有詩云。

後生見色蠅見血。一經沾染無休歇。
叮嚀賢姐早來些。莫教情郎怨別離。
刀頭有蜜喜去刮。井中有人要提挈。
如蛾赴火不顧身。焦頭爛額爲誰説。

月惜歸來。覺痛未解。撫看那兩扉。俱創得浮腫。小遺漬處。甚蜇難堪。怪

嘆道。人言殊未可聽。要或男子。自有樂處。女子何快。又把個指頭兒。去
探穴中消息。昔即一指弗容。今納二指。已恢恢有餘地。暗笑道。他那物
又好似拡頭。一拡就大了。不說月惜的苦。却說鍾生雖賞新爐。未探佳
興。恨不得月惜再來。重赴陽臺。走進走出。不暇數十次。那人怎生又來。
鍾生此時的火發。眞有十萬丈高。可以貫着牛斗。要納下。那裡納得下。
喚報兒。報兒不應。推捷兒去。喚捷兒。捷兒不應。推報兒去。一個也不來。
生急得緊。親自走出。一手扯一個。將他兩個。扯到書房裡道。俱靠倒。只
見他兩個各自解了褲。各自抹些唾在屁孔裡。一齊靠倒。鍾生把那昨
日試新爐嘗不飽的硬物。向報兒屁眼裡。搗了一回。又扯出來。向捷兒
屁眼裡。搗了一回。把這兩個小廝。足足弄了兩個時辰。丢手嘆道。怎如
那乖乖的。軟糯糯。白團團。香烘烘。緊固固。那件東西。挨了一夜。明早起
來。又向園中去候。再說月惜過了一夜。覺痛的亦不痛了。心中猶有餘

想道。我約那生昨日。豈可爽約。我今去走一遭。不消拉楊媽媽了。竟獨
自到園裡來。鍾生早已望見。把滿面的笑堆將下來。急趨相迎。竟邀入
書房道。賢姐。你望殺我。遂與解衣。及交合。月惜不勝惴惴。恐仍是前番
的痛。反如畏敵一般。見生納具送入一二寸。儘覺無礙。月惜內懼稍定。
因起兩股。任生往來。生道。妙處不止此。請窮底裡。月惜道。止此便足。烏
用深求。生道。費盡工夫。到此幸成破竹之勢。且如藏頭露尾。誠恐到來
恩愛。不獲完全。月惜默然。生急向前。猶覺中堅難破。月惜嚙指。唶唶作
痛苦聲。生爲春容。抽送一二百回。中却有天然。膏液津津溢出。月惜覺
已無難事。以手度量彼物。去根剛剩寸餘。自摸牝穴。如合毛錐。四周包
裡鎖固。密不容針。生一抽動深入。則四輔搖振。兩扉吞吐。生施爲得意。
進出快心。口中吟吟不絕。因想中情暢美神魂飄逸者。不知作何狀。□
睇月惜。已饒露一段香嬌。偃蹇留床褥間。生□極遂洩。月惜早覺意味

殊甘。傾花向蝶。生驚喜。鼓餘勇。強抽數十合。遂已。有詩云。

占盡春情樂事驕。　融融如水握香篙。
從來多少英雄輩。　半爲紅裙喪草茅。

當生與月惜行樂時。其僕報兒狡猾。預先挖下壁孔。臨期來窺視。見其安爐調鼎。送舌遞津。交胸貼股。抽擦淺深。一一看得親切。把根小毬兒硬得如鐵。沒設法處。就勒個貫兒。一頭張。一頭勒。勒得洩了。丟手又張。見他兩個正高興。一個如醉瘋子乘馬。顚頭顚腦。顚個不歇。一個如水面上的開口蚌。一吸一吸。吸個不了。報兒又高興。那毬兒復豎將起來。又把來勒。勒得又洩了。他兩個才罷。相送出來。報兒就閃過了。讓他們去。忽撞見捷兒。道。好快活。捷兒道。哥甚的快活。報兒把他兩個幹事的勾當。一一告訴一番。捷兒埋怨道。哥怎的不通知我張張。報兒道。要張不打緊。我通知你。只是一件。捷兒道。那一件。報兒道。毬兒硬不過。捷兒

笑道。這好處。報兒道。怎麼處。捷兒做個勢道。勒個貫兒。兩人笑個不住。忽聞得家主喚。忙去答應。不題。再說月惜得了滋味。歸家想道。初次我就似上刀山地獄的。裡面如刀刺一般。今日就大不同。如上逍遙車。展動極妙。若再一次。人所說的果不虛謬。怪不得那些佳人美媼要去想他。過了一夜。明復赴約。見生就不復畏懼。挽頸就榻。舒兩股如白玉。莖到牝開。類芙蓉之已綻。甫入趣生。生爲抽拽。將百回。月惜覺個中玉杵油油。便自駸駸(津津)有味。自起雙股付生。生持其雙彎。窄窄如連(蓮)瓣。勾挽上曲。幾及於肩。兩物合處。無一些遮攔。更若粘成一片。莖首乘滑深入。直搗牝顱。月惜尤覺此中絕勝於人搔。搔拂拭之。中心更癢。癢莫能禁。起臀就莖。生拽久興發。其莖愈加長大。昂首直至奧區。中似有一物如驪珠。頻與莖觸。生覺再進無上。速自首至根。狠提深送。有四五百回。月惜此際亦覺別一洞天。翕翕甘美。神思飄越。舌尖凝冷。

粉頰霏紅。暗裡贊道。如此快活世界。奚遜蓬島神仙。生體酥麻。幾當發洩。月惜緊緊摟生。仰盤承露。不覺酣來並睡。有詩云。

顛倒花房探上游。　花心頻觸意難留。
沈沈夢到巫山去。　傲殺襄王空夢求。

那時報兒早已知覺。忙去通知捷兒。齊來窺瞷。看到那月惜豎起脚來。露出那話兒。報兒高興得極。對捷兒道。阿弟。做你不着。借我後庭花用用。捷兒道。哥。我也極不過。在這裡。叫那個答應。報兒道。說不得。我也答應你。翻個餅兒罷。捷兒不應。只一眼瞧看他每。報兒也不再問。忙扯下捷兒的褲子。拍開他屁眼。吐些津唾在內。就捧將入去。那論甚麼高低情趣。只是一味亂抽狠疊。小夥子不奈久。一會兒就洩了。道。你走開。等我來張張。捷兒看到月惜緊摟鍾生。起臀承接。狂逞風騷。已極得殺。又乞報兒在後庭連聳。并魂也掉了。見報兒了事來張。也忙去扯褪他褲

子。那裡有工夫抹津搽唾。把那硬膫子。就向裡頭一搠。搠得報兒搖頭道。好極。津吐也不放些。搠得我生疼。捷兒那裡應他。只是抽。心裡急得緊。抽得不上二三十回。酥了道。哥。便宜了你。我丟了。再等我張張。見生正了局。睡起攙手出來。兩人各自走散。自此以後。男既知音。女又知趣。乘便不時來往。情蜜那顧人知。無奈這些事。人都是好的。更兼捷兒報兒兩個。一空閒就把來做話柄。因此風吹草動。播滿一街。有夥人謅一個山歌兒道。

葉家姐兒。生得好妖嬈。朝也花朝。暮也花朝。被郎相見不相饒。橫也一篙。豎也一篙。篙得花心癢難熬。癢難熬。不憚勞。來來往往半年遙。想是春間已下子□種。看看秋到。又要産個小妖嬈。

這個歌兒一傳將出去。男家要來退婚。女家不肯。道。捉賊見贓。捉姦見

雙。怎麼信一個歌兒。焉知不是仇口冤誣的。便可害人家子女。男家□有實據。訟之扵官。幷牽鍾生在內。問官係順天唐經歷。繇進士出身。降授此職。誠是一個風流蘇太守。見是偷情的。嚴拘限審。至期。鍾生月惜幷夫家母家。以至□鄰人等。一齊到官。問官升堂理事。逐一唱名。至月惜把眼一睃。見端是個好女子。就有個出豁他心。意待事結了局。思圖他做個側室。因審鍾生月惜口詞。也是個和姦。遂提筆判云。

審得月惜既已有家。胡不自重。宵行花底。以至狂疽。愛少輕挑。更不自貞。復同入幕。鑿荆山之璞。分青瑣之香。女之不良。莫甚於此。既犯七尺。官賣何辭。鍾珍既讀儒書。踰牆樓處。是可爲也。孰不可爲。一杖不辜。重懲何枉。

判畢。將鍾珍重責二十板。月惜一拶。着父領回官賣。取庫收繳。餘各趕散。其夫家恨之。串通販□客。來取月惜。當堂兌銀求照。官初不允。夫家

再三告瀆。官知事不可爲。竟准庫收批照。月惜父母亦不能強。竟去落水爲娼。錯走了路。畢竟到此。有詩云。

貪花終日墮花街。　自作還須自受來。
孽報現前原不爽。　癡淫到底惹非災。

月惜到了院中。名擅一時。車馬闐門。殆無虛刻。而月惜意中常自怏怏。以不及見鍾生爲恨。到了下科。鍾生竟以儒事進場。發解來京會試。聞月惜名。即往訪之。兩人相見。抱頭大哭。遂倍價贖回。置之側室。終其身。使月惜不遇鍾生。安知不以娼老。此亦是淫的下場頭。故有家者。能使婦女不淫。貞節成風。這就是昇平世界。若不自重。做些樣子與人看。我既不良。而欲求婦不淫。豈可得哉。故易經家人卦說得好。男正位乎外。女正位乎內。男正得外。女自然正得內。這就是表壯裡壯之說。欲防婦女之淫風者。當拭目斯篇。有詩云。

造化原從閨壼先。桃夭固自貫諸篇。
或如終吉齊家理。莫使污淫得罪天。

第十回終

詞曰

飽極豪奢。廣搜名色。都教禁閉空庭。撫景此心難嘸。辜負娉婷。自悵年華空赴水。那堪寂寂伴花辰。望雲雨。馳想陽臺。不覺怨恨叢生。　難禁。朱户扃。良宵永。怎教挨得黃昏。動個心兒。長嘆懊惱多情。何事將人埋沒了。孤衾剩枕強溫存。致妖狐。暗裡就藏。奸計採遍花心。

右調畫錦堂

這首詞。單道這些貴介子弟。身享榮華。不思去誦詩讀書。繼光先業。只要去傍玉偎香。尋彼高中的事業。遍搜極標名婢。不惜高價。充滿後庭。又怕大夫人作孽。不得大圖快樂。乃置之花園僻徑中。或半月。或十日。

脫身去走一遭。看了這些嬌花嫩蕊。都是要溫存的。都是要摸索的。一個身子。何由分得開。見得這個也抱抱。那個也摟摟。也都是些虛撮脚的用。反弄得大家不快活。那人兒又慮大夫人查問。混了半日去了。叫這干夭婢。心裡倒像火燒一般。恨不得飛上天。下一個男子來。煞煞這騷筋。是以怨言恨語。口頭未嘗乾淨。以致惹了一個通靈入聖的妖狐。輕輕來借用了去。不曉得的切齒道。妖狐可恨。迷人婦女。曉得的道。陰陽一理。陰氣太甚。自然生出怪異來。如隆冬寒冷之極。自然春來和暖。衰柳抽芽。枯桃露蕊。這妖狐亦是替天罰罪的。不欲使一陽五陰。衰旺不敵。人當自省。全不得罪在妖狐。話說汶水地方有一白姓者。家頗富饒。性躭風月。往往思羅些姬妾。散之偏房。以圖不時快樂。又礙着大夫人。醋瓶發作。不得暢□滿意。於是另構一園於室之外。內分四時。春園盡樹桃杏。開時如列錦幛。亭前柱上建春聯二句。上題云。

展盡石家紅步幛。　倒翻海島紫雲車。

內命一姬主之。名桃生。佐以二婢。一名紅香。一名紅英。夏園則盡栽蓮花。環遶數里。開時節如立宮女。紅白成群。池上有閣。亦有聯二句。上題云。

風搖翠蓋參差影。　露泣紅房脂粉香。

內亦命一姬主之。名蓮生。佐以二婢。一名綠雲。一名綠蕚。秋園則遍揷桂子金銀二種。相間雜陳。花開時香聞十里。護以竹軒。亦有聯二句。上題云。

伎分玉窟吳剛斧。　韻竊瑤臺素女香。

內亦命一姬主之。名桂生。佐以二婢。一名月芳。一名月媚。冬園則環列古梅。老幹瓊花。開時如停香雪。遶以疏籬。亦有聯二句。上題云。

老幹凝寒堅晚歲。　嬌香留月伴黃昏。

內亦命一姬主之。名梅生。佐以二婢。一名雪姝。一名雪娥。若白生遊一院。則三院各携酒相邀。宿一院。則三院各焚香以待。恐其興到即至。然一會之後。又不知隔幾旬。諸姬每每懸望。忽一夕。有一少年。甚俊逸。踰牆窺望。適桃生同梅生。並倚欄閒玩。見那少年窺覷。笑道。好少年。我每用得你着。只是你來不得。那少年道。我來得。只見他輕輕爬上牆頭。只一跳。跳下牆來。早又至面前拜揖道。竊見二位娘子。好生寂寞。令小生見了。不勝情動。造次懇求。伏惟不棄。桃生作色道。何物少年。擅敢至此。不知我郎君好狠哩。梅生道。姐姐。既來之則安之。他不顧我。我每顧他怎的。遂拉了少年。扯了桃生。竟向臥房而去。有詩云。

靜掩名園暗自傷。　幾回常自恨檀郎。
佳人如落寒宮裡。　怎不逢人笑斷腸。

那少年到了房中。便摟梅生求歡。梅生道。還是姐姐。桃生非不愛少年。

見梅生在眼。強爲飾辭。見梅生肯了。他怎的不肯。道。還是姐姐。少年道。都不要遜。三人同睡。管你各各快活。三人都解衣共寢。少年放出那迷人的手段來。先摟住了桃生。緊緊把個龜頭兒。頂着去抽。又不敎梅生空閒了。將個指頭兒。放在梅生毬裡。這邊抽一抽。那個指頭在那裡攧一攧。抽得緊。亦攧得緊。這邊親個嘴。又在那邊親個嘴。弄得那兩個火熱。桃生也吃抽了三五百抽。當不得那少年抽法。下下攪着花心。畢竟早麻了一陣。道。姐姐你來。少年果捨了桃生。接了梅生道。好姐姐。耽閣你半日了。一手挽梅生粉頸。一手扯梅生一足。斜側了射將進去。不歇手。一抽就抽了五七百。梅生麻得緊。亦將兩手按住了少年道。罷。哥罷。妙極。妙極。少年見他沈去。蹲下身吸了一會道。桃娘你再來。桃生道。幸得初會。後日正長。留餘興以快明日。梅生道。姐姐講得是。三人遂一枕而臥。未至天明。少年辭去。桃生道。燒燭以待。幸毋相負。少年道。早來。早

來。但那兩人。忍教他獨宿也。梅生道。你得隴就思蜀了。少年道。一齊來。省得嫌疑。更覺有趣。二生道。當爲你圖之。送少年出門。見少年復至牆邊。一躍而去。那兩姬以爲奇遇。有詩來。

只因貪戀閒風月。　不問情郎是阿誰。
却把名花輕委砌。　頓教風雨暗中摧。

次早。梅生謂桃生道。我看蓮姐桂姐。這件事兒也是上緊的。但怎的生個計較兒。引他每來。大家打做一家兒樂樂。桃生道。不消費心。只招他來下棋。就留住了。等那人來。彼見了自不肯去。何須生甚的計較。梅生道。高見。高見。遂叫雪娥去接蓮娘桂娘來。不一會兒。兩個齊到。桃梅二生嘻嘻□出迎。桂生道。姐姐好笑容。甚般的快活。想是瞞了我們。打得個偏手兒麼。梅生笑道。姐的話兒。說來就引人笑。若有偏手。先從姐姐打了些。方輪得到我。大家笑了一場。下些棋。談些白話。忽蓮生伸個腰

道。好倦人。桂生道。姐姐。我去尋個少年郎來陪你。看你倦不倦。桃生就插嘴道。若是尋得。姐姐好自用了。還肯讓人。桂生道。這不然。若是有。大家用用。梅生道。姐姐。你親口許下的。當場不要翻悔。桂〔生〕道。不悔。不悔。看看晚了。就點上燈來。羅列些餚饌。四人正歡飲間。早少年已隱在門外窺盼。梅生留心。已瞧見了。道。不好。有個偷花賊在此。等我去拏來。立起身就向門外一跑。拖那少年進來。桃生不語。蓮桂二生忙向燈前一看。果是好個少年。但見他。

體態翩翩。丰神逸逸。翩翩體態。似依依楊柳。宛如張緒當年。逸逸丰神。似灼灼蓮花。儼若六郎舊日。看將來。不襲烟火半分。比擬着。豈是尋常色態。恐陳平的冠玉。須讓彼美。即終軍之弱冠。猶是他先。令入花叢。堪結鴛鴦之伴。招來花底。宜深比目之歡。

眞好。果少年也。便問道。這少年是誰。梅生道。是偷花賊。桂生道。我道姐姐打偏手了。不須言。是意中人了。請來同坐。大家遂坐下。少年道。久慕芳容。得陪末席。令人疑在廣寒宮了。梅生指桂生道。姐姐。他這句話兒指着你。道姐姐是月中丹桂。少年遂摟桂生道。我今晚要傍月眠了。桃生道。昨我兩姐妹占先。今該桂姐。好良夜不要虛過了。少年遂抱桂娘登床。去其底衣。提起雙股。直入深邃。着着點在眼裡。他人的採戰。或有到。有不到。這少年是多年的。極滑極熟溜的。一頂着花心。如蠅見血。一些兒不放空。一滴兒不走作。實實落落。只在那奧妙處。挨上擦下。弄得桂生酥了又酥。蓮生把眼去睃他。梅生見了道。不要睃得。應該是你了。同桃生推他到床邊。替他褪了褲兒。喚少年道。快來試新。快來試新。那少年果丟了桂娘。便摟了蓮生。拍開他兩腿。照如弄桂娘的。緊緊抽遞起來。覺有四五百抽。蓮生也覺裡頭痳得密酥。叫道。我酥了。等他兩個

也來來。此時桃生梅生正看得火熱。下衣也都褪去了。少年道。說得是。大家沾些。就抱梅娘仰臥桃娘腹上。把龜頭挿進梅娘窩兒裡。抽了一回。又放在桃娘窩兒裡。也抽一回。一上一下。抽得兩個連聲叫道。哥。好連珠箭。射得我姐妹要死哩。蓮生在傍笑道。姐姐死不得的。桂生亦笑道。姐姐昨日到今朝。死了幾次了。一齊都笑起來。早不覺天曉。少年別去。四姬各自歸院高臥。正是。

非關筋力新來懶。　晝抱花裀倦自挨。
苦把眞元輕耗去。　不禁魔睡拂還來。

自後少年無夕不來。來必四人同寢。輪戰徹夜。各飽所欲。忽一日。四姬正擁少年歡樂。偶白生倅至園中。至春園。問桃娘何在。二婢道。在梅娘處。及至冬園。覓梅娘。又不在。問二婢何在。二婢道。適蓮娘邀去。多在蓮娘處。白生復至夏園。呼蓮娘。見不應。只見二婢齊應道。在桂娘處看月。

白生道。好古怪。他四人從來(未)嘗一處坐。原何近日這等親密。同招玩月。事有可疑。將近秋園。只聞笑語喧嘸。中有男人聲。遂立住脚。悄悄步至園來。見園門也不關。遂挨入門去。竟聳到竹軒。操眼一望。時月色正皎。只見一少年摟着一女子幹事。三女子赤身環遶以待。猶且你摸我的道。你的濕了。我摸你的道。你的也濕了。大家笑個不止。白生看得親切。怒發如雷。就大喊一聲。創(闖)入去拏那後生。倏然不見。只見四姬齊齊跪倒。各各兢戰。白生問道。那少年那裡去了。衆應道。不見。白生怒不解。將少年衣冠亂扯。隨手而碎。着眼一看。不是緞絹做的。都是些芭蕉樹葉。白生驚道。不好了。爾等爲妖所魅。速速收拾歸去。把四姬連夜搬回。後俱黄瘦成怯。不在話下。正是。

選盡名花充後陳。　誰知都作野狐群。
携婦剩有殘盤碟。　只恐難堪獻使君。

這話休煩。再說一個善品題的奇怪。□那要品題的群婢。更可助一笑。

黃山城西。有一花姓者。兄弟二人。極尙豪奢。且家事素封。(豐)堂宇深敞。諸事無不快意。惟女色中常恨以爲不暢。兄弟相謀。各畜(蓄)美婢五人。皆以英爲字。兄之美五人。一叫芳英。一叫素英。一叫麗英。一叫俊英。一叫秀英。弟之美亦五人。一喚靈英。一喚月英。一喚露英。一喚雲英。一喚星英。各年十五。以迄十八。思量一御。五美環列。如肉屛風。次第望幸。無奈室人性比河東尤甚。酷疾(嫉)酷妬。莫說不容你同他睡。就是要摸一摸兒也不能得近身。兄弟兩個空做了這場春夢。徒在眼前好看何用。竟倖倖向別業下帷。那室人更有嚴厲。恐他暗裡潛歸。偸歡長夜。又慮諸婢淫縱。無由拘攝。盡扃之後院一邃室中。勢與黃山相近。這些諸婢。既禁他在一室中。或各派些生業。績痲的。要他績幾多。織布的。要他織幾多。紡花的。要他紡幾多。刺繡的。要他繡幾多。有了一

件事。心就不去胡想了。俗語說得好。

欲防心出入。　全是不教閒。

可見心是閒不得的。一教閒了。便想出餘事來。況又深居無事。長門難遣。由是三三兩兩。相嘲相謔。不說男子的卵長卵短。即說婦人的牝淺牝深。說得高興。就做起一個假厭物來。你摟我抽抽。我抱你弄弄。把這件當個消閒的物事。正是。

慾火蒸心苦。　難挨晝似年。
昭陽時望幸。　賺得眼頻穿。

過了幾日。讙動了黃山上一個雄狐。時盛暑。天色將暝。素英浴罷。去襦卸裩。獨向荔枝樹下坐石乘涼。忽見一美少年。踰垣而入。不通姓名。拉倒素英。就在石上仰弄抽遞。素英欣暢。舉牝就莖。掀動半晌。時群英遠望。不見少年。惟見素英仰臥石上。掀牝湊合之狀。群英道。奇。你看素英。

是甚麼樣。衆趨來看。素英見少年情事未終。因衆來近。復踰垣去。衆問道。素英。你在此做甚。素英懊惱道。都是你每。好不湊趣。把我一天好事。都打散了。衆笑道。你是做夢。素英道。有一美少年。來與我耍。正到妙處。吃你每來打散。可恨。可恨。衆都不信。霞英道。不難。等我明晚此時。亦來此坐伺。待看何如。至期。霞英果往。眞見一少年。來摸□其牝。因舉起兩股。抽拽甚歡。群英又不見少年。惟見霞英推就嬌倚之態。衆道。眞奇。怎麼坐在石上就做起來。待其不動。群英趨問道。你又做夢。霞英道。不做夢。素姐所言不誣。衆笑道。新郎何在。霞英道。不必盤。你們試看便見。衆推芳英往。群又見芳英俯臥石上。搖拽如狂。良久方歇。群又問道。有麼。芳英道。眞有一少年仰臥。令我伏彼肚上。傾倒極暢。群道。因甚我每不見少年。莫非此石作怪。坐在上就做夢了。如枕仙枕一般。枕着他就夢去作仙。群遂呼此石爲夢石。有詩云。

非關石上能生夢。　祇謂妖狐善隱身。
可惜嬌香零落後。　却教頑石笑群英。

群又推麗英往。只見麗英彎起雙腂(踝)側身推送。踰時方住。群道。何如。麗英道。眞奇事。少年甚美。更善調情。弄我一場。令我骨縫都散。群還不信。又叫月英往。至時。但見月英起伏臺砌。高突其臀。相送叫好。起對諸英道。果是眞。他具從後入。刺及予深。着着得竅。露英聽說。高興道。等我去。竟去仰臥石上。少頃。又見露英忽起而立。獨蹺一足頻送。若交歡的一般。久而方畢。對群道。姐們之言不差。他以我牝戶易窮。立而幹之。便足以樂。更美不可言。其未試的。只是疑心。露英道。請試便是。何用多疑。如你每不去試。我當再往。群道。此處豈容你多得。該秀英去。又見秀英起坐砌旁。自舉雙胯。逞而頻搖。既訖。俊英問道。眞否。秀英道。不必言。你但去。看我砌上濕的便見。俊英道。這般我就去試。俊英年才十五。

至時支開牝戶。顫動交遞。若不□的景象。起對雲英道。難受他的。你去試試。雲英往。又見雲英起而蹲坐。上下頻顚。如風擺柳。擺了多時方罷。歸對星英道。此事無疑。好了他每先頭的。你去無妨。星英獨後。至只又舉其牝。若抽送往來。歡情倍洽。逾久而畢。十美俱經少年狎過。但當其狎者。則見少年。餘都不見。素英道。你初不信。如今何如。秀英道。但不知是何緣故。我明明見的。衆又不見。這件令人還疑。月英道。一定那人有個法兒。不與人見。恐惹事端。星英道。不消胡猜。少年是眞有的。我每環坐石上。待他來。問個眞消息。引他房中來。不消藏頭蓋面了。群應道。說得是。都在石邊去等。有詩云。

群被狐侵尚不知。　相馴石上恨來遲。

他年共憶歡娛處。　石上風流汗出時。

群英遂出聚樹下。望空懸想。恨不得少年立至。盼望間。忽見一少年。衣

冠齊楚。垂牆而下。群英見了。齊聲道。是他。是他。各出相見。如得掌珍。群道。官人是何處。尊姓大名。少年道。我姓胡。字養成。一向外遊。近歸就試。昨隔牆見你大家思春。故來相訪。群問道。計官人連來了十晚。但當御的則見。餘却不見。故我姐妹們不能無疑。少年道。我走江湖。學得個隱身法。但凡與我相交。再不怕人漏洩。群皆歡喜道。是這個緣故。妙得極。少年道。你列位嬌姿。我都承教過了。今日來忝。要做個批較使。評品一評品。群道。怎麼評品。少年道。你十位褲子都不要穿。只請把你裙兒掀開。一齊睡倒。露出那話。聽我逐一端詳。定一個高下。以資歡笑。也不負此良辰。這些丫頭只貪風月。那顧廉恥。聽了少年這番話。都想要爭。盡把裙兒掀了。齊齊擺列。如花朵般。露出那裡相賽。少年一個一個看來。各把內外翻閱一遍。謂群英道。評品已定了。聽我說來。先顧霞英。以鼻嗅其牝。捧住笑嘆道。生成佳味。分自天香。且此竅不是□□的中間。蕊

瓣參差。穴道迴轉。如素女神□。□彎□達底裡。玉莖將處。曲曲皆奇。安有不悅。是牝中最不易逢者。當居第一。次顧露英道。雙□嬌□。媚舒柳眼。以食指探入。却不夠一指。□□就是底了。好淺物事。只消納莖三寸。便抵陰房。簇簇蕊珠。與莖顱相切。士女俱暢。牝之最勝者。當居第二。次顧俊英。以指向牝門挑撥道。汝年雖少。却生就這件好緊東西。陰樓隆起。如初蒸小肉饅頭。笑兀溫軟。下分一條線路。縫中紫蕊如珠。叢叢閩密。馬眼無多。只消納以徑寸之莖。便如鎖項虬龍。毫無寬放。令莖易洩。可居第三。視素英。以手度其牝。去臍不遠。兩輔高隆。狀如麰麥。羨道。此牝桃花緊靠丹田。再不等到腿兒枒杈摸索。御時只把身子平平壓着。莖便盡根。大異凡品。當居第四。視芳英道。汝牝是肉盤臺。四面輔肌遍滿。柔脆而乾。初狎之。非假涎唾不能入。及狎興既濃。微生露潤。乃可盡情抽洩。(拽)不損龜頭。其法當使女居上。倒傾之。漬潤易出。當居第

五。及秀英道。汝的牝肥。軟如蒸餅。膩似鵝脂。惟當御太濕。乃汝情念過□。莖入興至。水便溶溶。狀如泛巵。其法當俟水過。拭乾。再加抽扯。半乾半濕。方爲佳美。宜列第六。及雲英道。汝牝是油瓮口。不封不樹。低與轂道相連。非股起上肩。不能盡莖入穴。其法當使汝蹲坐帽莖。倒按爲快。當列第七。及月英道。爾牝瑩潔溫柔。質非不美。但底裡太深。莖非徑尺不能至底。喜肉肌美滿。不堪寬鬆取快。四旁便已可矣。其法當如探後庭。可以深究。當列第八。及星英。道。子之牝。兩片豐肥。寬兮綽兮。非獨□□。不甚如意。雖然。吾有所以用之。當置第九。及麗英。道。子之牝。高下適宜。淺深中度。獨其氣味少惡。易阻佳興。其法當用香藥入爐。以奪其氣。便可相娛。當安第十。品題既畢。復慰諭道。優的固妙。劣亦無嫌。遇我主收。勿憂去取。看我施爲。媸妍悉映。詩云。

漫道狐怪誠眼瞎。　狐怪批評句句確。

香乾淺窄居上頭。　臭濕寬深列末着。
順使群英都心欽。　不悵低昂齊抹煞。

於是少年遂將香的。對面摟定。起股當腰。徐徐體味。抽拽千餘。霞英快極。倩笑仰承。群呼道。霞姐。你登仙了。霞英歡得應聲不出。少年又抱淺者。仍亦對面。微啓其股。莖入三寸。露英道。已頂着佳處。少年即抽拽。因其物淺。下下打着鼓心。露英嬌聲稱快。少年見他稱快。得突入半寸。露英叫道。不好。搗塌底子了。少年仍前抽出半寸。遞送數百。露口濡濡。如沈醉中語。提出又向緊的。莖至牝前。勢愈昂發。乘二戰之滑。一突數寸。俊英叫道。漲(脹)殺了。好苦人。少年道。不可使子獨苦。納氣取莖。比前細些。俊英當了。不見苦難。甚爲洽適。喜謝道。非荷見憐。終難仰事。又捨而就高的。素英當狎。少年道。爾我極易爲歡。令英平仰。少年平而俯就。四足俱舒。兩脚相貼。莖根到底。間不容髮。上下遞送。情極閒適。殆至

數千。素英滿快。少年又尋乾的道。先須調弦。將莖首劃其牝心。芳英受癢不過。興發潤溢。遂乃抽動。抽了數百。裡面又乾。乃自仰臥。令芳英上面澆燭。水生沁柄。相送極歡。又起而摟濕的道。非設藉數重。恐透芳裀。遂於臀下列藉。淺抽深送數十。令裡頭淫流泛出。已透重裀。乃去藉拭牝。復進抽之。猶漬漬有聲。久而乾美。復丟了。向低的道。對面不合。恐徒勞費。背之又情不親。不如我仰你坐。極妙。雲英如其言。蹲坐莖上。倒插至根。千盌(回)不捨。少年道。你自道雖勞。然勞而有功。遂呼深的道。你來。若遇他人。終是短兵相接。你何由得快。幸逢我老胡。當爲徹底。緊一口氣。其莖漸長。伸出尺餘。舉而入穴。好像條修蛇。愈入愈長。尚餘寸許。月英道。也喜。到了好處。少年道。若直窮到底。□幹何妨。抵進頻抽。月英美極。懇道。多多越好。不要歇手。少年猛頓他牝蹍千餘。又呼寬的道。你快來。趁此物初長。然要滿你溝。徒長無益。遂閉氣一激。激得那莖就

粗了一倍。長遂縮了二寸。送進牝口。初覺有些乾澀。及抽動起來。裡面滑潤。出入無不痛快。星英喜受。謂少年道。得此壯物。個中徹底。周遭舉無不妙。幸寬耍一會。死我寸心。少年道。也罷。供子一飽。狠抽累千而歇。又喚臭的道。我不曾帶得藥來。你姑待明日。麗英看了他們九個。個個飽嘗。心裡也癢得不耐煩了。就是這一會。尚且恨遲。倒說起明日來。不覺汪然淚下道。滿堂譏笑。一人向隅。於君忍乎。少年見了這光景。笑道。感於多情。我便做個□乾魚的客人罷。抱而如香的一般憐惜。抽遞交送。備極歡美。又笑道。我的賤體有些兒氣息。你却與我臭味相投。大家一笑而罷。一夜之間。遍戰十女。使他個個快足。豈人類中物乎。有詩云。

多年積魅盜精英。　善竊陰陽幻自形。

固爾通□經十戰。　可從人類開歡情。

是後少年無夕不來。并日亦至。諸姬咸聽其調弄。或一日一周。十美如

貫魚而承。依他評定的。不敢攙越。或分爲兩班。香搭臭。乾搭濕。淺搭深。緊搭寬。高搭低。照序當夕。或五宵鱗次。則分爲五隊。香淺爲第一隊。緊乾爲第二隊。高濕爲第三隊。寬深爲第四隊。低臭爲第五隊。每夜輪二人伴宿。或月夕花陰。或池邊竹底。興之所至。憑少年所愛狎。衆則環立而侍。弄得諸婢。如醉如癡。似顛似夢。面色痿黃。神采喪失。其主母忽入看視。見衆形容變異。驚問道。你這干人。因甚的這般模樣。想是有病了。衆對道。沒有恁病。主母道。沒病。原何有形無神。有氣無色。古怪得緊。忙喚人書房請回主人。主人一入園中。見了這些丫頭。驚道謂。恁來都是這般模樣。點一點頭道。我曉得了。是我害了你每。嘆息不已。其妻問道。你曉得甚來。你疑心我難爲他每。我並不曾打他一下。我並不曾罵他一句。只鎖禁他每在此。恐他興發。做出事來。那曉得他們。不知何故。竟自這樣怕人。且收拾進去。再作理會。那生聽了道。罷。且移進去。群英道。

我輩不願移進。願死在此。其主母便疑道。是了。想你每在此。做甚的勾當。故留戀不捨。不說。我就活打死你們。衆不肯說。假意推托。主母用刑拷打道。早說還有生路。衆怕嚴刑。招道。有個胡生。日來調戲。因此不忍捨去。其主人驚道。甚麼胡生。想是狐精了。不好了。你每吃他害了。快快遷入去。群英聽說狐精二字。大家始覺慌張。遂各自收拾。一齊移入中堂去了。正是。

花家養得好婢。都被狐狸過氣。
弄得肌瘦脾黃。全沒半分人意。
他年若育兒孫。代稱狐公祖裔。
任君用盡心機。那討一些便宜。

移進之後。那狐精忽來。見一婢也無。終夜歡樂的。如今寂寞。就在草堆裡。放起一把火來。照得滿院通紅。衆見齊來撲滅。只聞廳上乒乓之聲。

又連忙來看。只見磚瓦如雨點飛入來。當着的頭破腦裂。花生延法師符水治之。這法師符水想亦不甚高。正在廳上步罡用咒。早一石飛來。正打在道冠上。法師怒了。用桃針釘斗口。發牒遣他。假忙了一日。匆匆散去。一毫也不濟事。至夜又聞灶前碗盞叮噹。並無一人敢前。恐那□石打來。只聞得空中出聲道。還我美人來。花生見他□不過。兄弟二人暗地商議道。做一個丫頭。着叫他去伴他歇。我每顧(雇)些羅網。一些獵戶。多帶獵犬。布滿門外。一齊殺入。怕他飛上天去。兄弟正商議得妥帖。只見牆角上一聲響。打下無數瓦來。並不見影。只聞得空中出聲。又說道。你好計較。莫說獵戶奈我不得。就是天兵天將。亦禁我不得哩。你兄弟二人善求我。我倒去了。你若把個丫頭做香餌鈎我。我叫你舉家□□不得安寧。二生向空問道。你要怎麼樣求你。空中又道。我沒恁的。只要你將他十個。俱與我成親了。便去。成親之日。羅列燈燭。備設酒

餚。婢女俱要盛飾。依我所評定的。一如贅壻罷了。二生只得依言。不暇選日。懸掛燈火。點得輝煌四壁。餚饌備極水陸。仍於黃山舊宅。供設衾帳。自霞英起。每夕依次送一婢去。狐極滿意。各爲詞以賞之。詞名望江南。

其歌第一

女子牝。牝質亦何香。分得佳□秋□□。□□□底發清狂。深歡在曲房。

其歌第二

女子牝。牝質亦何淺。露滴珠紅盃見底。玉莖留半在花前。淫興此最賢。

其歌第三

女子牝。牝質亦何緊。猶扃密密□鴛鴦。敲動小娥眉蹙損。嬌

嬈憐未允。

其歌第四

女子牝。牝質亦何高。酥叵去□剛一寸。□圖□粧簸風騷。歡

成力不費。

其歌第五

女子牝。牝質亦何乾。鮮艷初開迎曉日。露華□蓮倒銀盤。靈

犀偃暗攢。

其歌第六

女子牝。牝質亦何濕。才翻鴛浪水頻深。行雨龍頭憑出名。美

誇拭後庭。

其歌第七

女子牝。牝質亦何低。閱盡丹田蹼未見。後庭花底問東西。蹲

蹲舞似迷。

其歌第八

女子牝。牝質亦何深。奥室幽房人不到。長伸尺一得佳音。嬌

聽枕畔吟。

其歌第九

女子牝。牝質亦何寛。漫潮海濶從魚躍。自愛鴻渠漸巨鼃。風

雨得大觀。

其歌第十

女子牝。牝質亦何臭。腥臊幾□見相□。邂逅海夫歡最湊。情

深莫掩袖。

到了第十日成親之後。對麗英道。蒙你主人極賢。善能延賓。允我所請。今成親已完。理應退步。但你衆人不久扵此。各事新人。勿以我爲念。當

爲我致聲諸姐。說我去也。尚有一律以謝主翁。幸達之。

幾閱年華採月精。花叢深處會群英。
長門望斷千金□。盡自愁關百轉英。
有意代庖寧惜方。儌緣合巹幸相成。
後園我去諸□散。君可西歸問竺生。

擲詩几上。忽少年不見。□此妖送息。諸婢次第出園。二生後亦不久人世。如狐所言。眞所謂國家將興。必有禎祥。國家將亡。必有妖孽。以二人之身。一妻一妾足矣。而故欲多招美婢。不能遍及。幽之靜室。使陰氣太盛。觸怒於鬼神。是以人心妖治。異類相欺。豈誣也哉。我勸世人。當以花生爲鑒。

評曰

物將腐。然後蟲入。使婢不淫。狐雖善淫。亦烏得而入哉。設淫物以招淫。罪不在狐也。鑒諸。

第十一回終

第十二回　龍妖顚倒㛹婷

詩曰

萬物惟龍稱最靈。施霖降澤驅雷霆。
或潛或躍不可測。陡焉頭角風雲生。
但憎本性太淫濁。遇物成媾不論□。
至今子孫誠浩繁。綿綿九種滿河瀆。
更嫌冒跡混塵寰。穿閨踰闥倒狂瀾。
顚亂花衾人不識。莫不掩涕驚相看。
能教諶母不震怒。一劍橫空霜飛處。
速清海宇淨妖氛。猶賴中流有砥柱。

這篇古風。單道龍之爲物最靈。能大能小。能屈能伸。倏忽變幻。全不可

端倪。若潛修海底。斂形遁跡。毫不見其異。一登雲路。則揚鬐舞爪。群咸仰其澤。所以龍稱鱗族之長。但其性好淫。遇物就交。與黿交了。生出來的叫做黿龍。與鼉交了。生（出）來的叫做鼉龍。與江豬交了。生出來的叫做豬婆龍。與蛟交了。生出來的叫做蛟龍。及與牛交了。生出來的又叫做麟。與驢交了。生出來的又叫做麒。與馬交了。生出來的又叫做駒。外國之人。將牝馬繫於海口柳陰下。候龍來交。生出出來的小駒。就價值千金。渡水登山。如越平地。即所謂千里馬。也有詩云。

霜蹄掣電無留踪。　履危越險何從容。
長嘶所志在千里。　不與凡馬悲秋風。

不特喜與物交。且又能化爲少年。迷人婦女。一沾其身。就遍體生鱗。（鱗）久之亦成此類。如江西孽龍。不知害了多少女子。幸得許旌陽眞君收伏。鎖在鐵柱宮裡。垂戒來世。然其種類甚繁。間出迷人。亦隨賴

神威洗淨。不可枚舉。聊占其一二。以供一笑。寧海海口。所居人家。皆以打魚爲業。屋靠叢林。門迎海面。亦是極僻野的所在。有一家姓竇。專以販魚營生。往往(來)寧紹之間。也積蓄得些。只在海口。將錢放與漁戶。漁人捉得魚回。先還了他。多餘才去別賣。竇老因這個便。止一母一妻。遂移在海邊住了。以取收魚之便。一月。載了魚往□□放賬。不題。忽夕。婆媳二人正在燈下紡紗。只聞得扣門響。婆對媳道。我兒去不多日。怎的就回。媳道。想是好脫手。即便回來。婆就立起身去開門。只見一俊雅少年。衣冠齊楚。向婆揖道。迷路的。前面黑暗。不辨路徑。望老婆婆慈悲方便。借坐一宵。婆道。客官不便。家無一個男子。止我婆媳二人。怎好留你孤單行客。這個實不便。請再往別家。那少年又懇道。婆婆。你豈不聞。

救人一命急。　勝造七浮屠。

這般黑暗天氣。莫說強人。就是蛇蝎。也要怕人。婆婆若肯留我一宿。我有白銀十錠在此奉謝。婆子是老人家。尼父說得好。及其老也。戒之在得。見了這十錠銀子。忖道。我兒子掙了半世。不曾有這許多銀子。便留他一夜也不妨。正所謂見利忘害。有詩云。

世間惟利動人心。　入眼因忘患害情。
不是奸心施撒漫。　何由身得傍娉婷。

婆即應道。我老人家不好占主得。我去與媳婦說聲。再來覆你。婆入對媳道。外面有個客人要借宿。我初不肯。彼情願送我們十錠銀子。只要宿一夜。我和你樓上歇。便等他在樓下宿一晚。算來也沒事。媳道。婆婆他只要歇。原何肯捐這許多銀子。莫非懷甚麽歹意。婆道。有甚歹意。彼不過怕遇強人虎豹。就沒了命。送我們做保命錢的。媳道。如此。悉憑婆婆。婆就收了他銀子。出道。我與媳婦說明了。請客人裡面坐。那少年忙

忙的入來。婆即關好了門。進到樓下相見了。媳將眼把那少年一瞧。甚生得風流瀟洒。才貌出群。心下亦就念道。好個後生。只見那少年也只把一雙眼兒。留在那媳身上。轉也不轉一睛。看他兩人紡紗。問道。紡這樣一日。也有多少利息。婆道。甚微細。不過分數道路。少年道。這等薄。做他恁的。譬如留我一夜。就有十錠。肯留十夜。那怕沒百錠。何苦如此微□這路。婆聽了這句話。尙不解意。媳心下明白。□道。客官。你這句話差了。我們淸白人家。不是甚麼娼家妓院。說恁的一夜十夜。肯留不肯留。這個所在。不是你安身的。你銀子分文不動。快些拿去。那少年見婦變下臉來。忙陪笑道。小生一時失言。實出無心。幸勿見罪。正答話間。忽聞得一派響。如千軍萬馬天轟地裂之聲。少年忙問道。甚麼響。婆叫媳道。兒。不好了。海又嘯了。快走。說未畢。水早已到脚邊。忙立櫈上。水已到櫈。及跳上桌。水又到桌。婆媳慌了。哭道。怎生上得樓再處。天那要湮沒了。

只見那少年道。莫慌。我救你們上樓。就在水面上。三脚兩步。跳到桌上。右手挾了婆子。左手摟了媳婦。復從水面上跳到梯上。步步挨上樓來。三人到了樓上。齊立定脚。傍着月光。望那洪水好利害。只見。

白茫茫的奔馳飛湧。亂滾滾的屋宇崩頹。濤聲兒刮耳驚心。浪頭兒堆花駭目。

看看又平了樓板。那水勢愈盛。却像。

呂梁洪斷了閘。　星宿海傾了天。

婆子哭道。我兒。這遭逃不脫了。媳扯住婆哭道。婆婆。願做一塊死。那少年道。你兩人且莫哭。我有個法能令水立退。救全你兩命。你只要把媳婦伴我一宿。婆道。果能救得。譬如淹死。情願依你。少年道。看我手段。向水喝道。速退。還我平垟(壤)好古怪。只見那水。浪就低了。聲就息了。漸漸的平下去。婆媳謝道。不是遇着客官。我兩人只索休了。少年道。這

也是緣分。幸毋悔口。媳對婆道。當初急了。是這等應承。但只把他原銀還他。就是我們謝了。若做了這勾當。你兒子回來。豈不埋怨殺。婆道。也說得是。回對少年道。蒙你退水。本不該翻悔。但我兒子烈性。知得這件事。要與妻兒合口。情願送還你的前銀。你權在樓下宿一宵去罷。少年道。婆婆差矣。你既不肯。當初不該應我。今退了水就悔。人心何甘。我退得水去。豈叫不得水來。罷。等水再來罷。立樓上。指地下殘水喝道。復來。只聞得又一聲響。水滾滾的又泛起來。婆向媳道。兒。累你救我老命。依他罷。況這件事。你知我知。我兒何由得知。扯媳就少年道。速退了水。我兒願伴你。少年便摟了道。今番不悔了麼。又喝聲水退。水果又退了。少年摟媳道。你房在那裡。媳遂與同入房。把出許多的溫存來。與他解衣卸袴。緊摟深偎。將根莖兒挿得滿滿的。急抽了一回。又慢抽一回。慢抽了一回。仍復又急一回。抽得那媳婦麻了一陣。丟了。見少年正是興頭

上。那莖更覺得雄壯。更覺長大。塞得裡面緊緊的。擦了又摩。摩了又擦。擦得裡面如火一般熱。熱過了幾陣。早又不覺一陣麻來。這一麻就麻了半刻。那少年猶不歇手。緊緊的挨着門。復緊緊的抵着戶。如烏龍入洞的鑽個發。那兩個子。如和尚搖鈴的搖得發。約又有三五百回。媳眞是神酥骨軟。道。哥。我這番眞死了。口唇紅冷。兩目緊閉。那少年見了笑道。好浪態。一泄如注。有詩云。

愛惜良宵片刻金。　枕邊做盡萬般情。
佳人三倒牙床上。　倦眼婆娑宛動人。

少頃。媳醒。見少年相抱而睡。輕問道。客官何姓。你果是人。亦不是人。少年道。怎麼說。媳道。我見你要水退。水就退了。要水來。水就來了。這豈是人做得來。又一件。我和丈夫房事。他便高興煞。到了一二百合。便覺懈緩。就是我裡面麻。十次之中。不過麻了一次。你今夜就弄了幾千回。叫

我麻了兩三次。若是人。如何能夠。故我問你。是人不是人。說得明白。我願和你相交。少年笑道。你倒也乖覺。早瞧破了。我實不是人。吾乃龍君。見你在海邊浣衣。便生愛慕。故扮這個模樣。想出這個計較。諒事必妥。你果有心。吾每夜必來。不必與婆說知。我雲裡來。霧裡去。雖鄰人亦不覺。媳聞。驚得渾身戰慄不住。少年道。無畏。我愛汝。必不害汝。你但不可輕泄。上帝功令森嚴。取罪不便。你日後要錢鈔珠寶。可到海口。有楊柳三株處。扣中一株道。柳三郎君。我需錢。即於樹下得錢。此言只可自知。遂起別。婆媳相與送下樓。家中什物器皿。毫不侵損。若不經水的一般。囑婆道。這件事無聞你的兒子。管你銀子用得安穩。你若說破。我依舊像叫水來樣子叫了去。婆應道。不敢說。不要來叫了去。但見他自冉冉而去。有詩云。

既知上帝法森嚴。何事貪心戀玉顏。

海藏消遙寧不貴。　耽他枉法畏蒼天。

媳聽了少年之言。心中尙半信不信。安排午飯。奉婆婆吃了。道。且偷一刻兒工夫。到那柳樹下。試一試。便見眞假。瞞了婆婆。竟到那柳樹下。望着當中這一株。連扣三下道。柳三郎君。我要銀。言未畢。只見那柳樹上。撇下一個包袱來。媳慌忙收了。打開一看。果盡是白銀。心下快活不殺。悄悄的拏回來。藏在箱裡。心下信得眞眞的。到了晚飯過。就到房。把個被兒熏得十分香徹。把個席兒拭得十分光潔。另換一個新枕兒。內裡襯些香草。重添上些油。點得房裡通紅。因就把個牝兒洗得淨淨的。隨安排個紅絹兒的汗巾。思與他拭莖。諸事悉備。只等龍君來。正坐在床上。忽門呀的一聲。那少年立在面前。媳忙立起迎道。郎君來也。承賜白銀。令妾滿意。妾固知郎君是異人。敬焚香燒燭以待。少年接道。甚勞卿心。明日來樹下。我與珠一盒。粧一個滿頭珠翠可也。媳謝道。正妾所愛。

遂各就寢。其抽遞交接。比昨更是綢繆。媳又泄了三次。我的心肝哥不知叫了多少。事畢。兩下就睡。媳問道。可帶我到宮中一看麽。少年道。你凡胎未脫。怎生去得。今腹已有孕。必生一子。那時鱗甲成。我自帶你去也。迨曉。送他出。婆向(尙)未起。因送到海口。少年足未及水。就有一片雲來相護而去。從此無夕不來。婦腹漸大。而家計日饒。夫明知。亦佯爲不曉。有詩云。

俗人唯愛富。　那識名與節。
中饋醜難言。　彼自泄泄悅。

偶一日。竇老在門上收魚。只見一道人。藍布道袍。鑲着青邊。繫一條黃絲縧。兩垂過膝。脚穿着多耳麻鞋。手執着白鬃麈尾。口不言語。開着一雙眼。望來望去。勤着兩隻脚。走上走下。竇老想道。這道人好古怪。又不見他化齋。又不見他化鈔。在此東望望。西張張。莫不是歹人。等我問他

一聲。道。老道長。你在我賤地行走。要化些甚麼來。那道人見問。就住了脚道。小道見妖氣聚在於此方。此方不久成於深淵。我不忍小民魚鼈。特來驅除。保此一方。衆聞得說。一齊圈將攏來。問道。看是那一家。道人道。我今未說破。待我喚下了六丁神將。佈了天羅地網。安了鎭地符。使此地不即成溪。然後上門。先除了他孽種。不令飛去。後入海根究那妖。爲爾衆除害。衆各叩謝而散。道人獨立竇家門首。默誦其言。暗施前法。不題。竇老進到家裡來。婆問道。外邊爲甚的這般擾嚷。竇老把道人之言一一告訴了一遍。彼心想。妻所交好者。未必就是妖魔。其婦心下就慌了。問道。那道人曾去了不曾。竇老道。尚在門首。未知他是眞是假。或是妄言驚衆的。也不可曉。故我走了歸來。婦心終是驚惶。不覺腹痛。要生產起來。竇老道。眞是要坐草。婆婆老了。我去接兩個鄰捨女眷來相幫一相幫。遂忙忙跑出門來。但見那道人端坐在大門上。面前豎一把

劍。寶老心忙要去接人。那裡有工夫去顧看那道人。及接了人。又忙忙的跑入家去。等他坐在那裡。更沒工夫問他做甚的。看看將次產出來。正來得一個頭。身尚在母腹中。那道人走到房中。把劍指道。吾在此。休想飛去。人云。

斬草不除根。　萌牙(芽)依舊發。

速去取來。只見那劍飛去。連到母腹上。那小孽種已出母腹。飛到屋椽邊。欲鑽椽飛出。那神劍來得速。斬爲兩斷。跌將下來。驚得寶老并接來的人。俱魂不附體。打眼一瞧。却是一條有頭有角有鱗有甲的一個怪物。衆問道。這是甚麼妖。道人道。此孽龍遺種。及今不除必爲害。指寶老道。汝婦所與交者。孽龍也。吾奉上帝旨。必往誅之。汝速移。雖符水鎭住。恐彼餘黨正熾。復來騷擾。汝輩無噍類矣。遂平地飛升。倏不見影。衆莫不嘆異。寶老回視。婦已驚死不動。遂與衆謀道。吾婦已死。不如抛之如

海。令孽龍見了。知他已死。不復再來。或此地不即沈沒。衆道。說得是。人已死了。更何足惜。果相與舉屍。葬之於海。有詩云。

貪淫不問妖和孽。　終日歡娛成□□。
拋屍水底恨茫浩。　空教費盡□□□。
波臣笑道何稱寃。　只爲連根長枝葉。
早知苦海無了休。　□□悔不些兒□。

日後道人□□□不□妖魔不可問。遇不多□□。寶家失火。孽龍所貽金銀珠寶。悉化爲灰燼。寶老□將□□□□自己所掙的。亦□之爲□。正所謂。

國家將亡。　必有妖孽。

再說鄱陽湖口。又有一老姓阮。亦以打魚爲業。家頗饒裕。遂打船三四隻。喚人下湖捉魚。他船無獲。彼船必滿載而歸。此亦是時運逼來。人□

慕不着的。但阮老心下還只是不快道。銀子換了些。沒個尾巴。要他何用。可見人不能兩全。有了銀子。常苦沒了兒子。有了兒子。又苦沒了銀子。有詩云。

創業箕裘不可佩。天必付託却成慳。
多財不若多男子。試問無兒向阿憐。

阮老止生三女。長喚做新姐。次喚做英姐。三喚做滿姐。雖不是滛(瑤)池閬苑之葩。却也妖嬈嬝娜。一見生春。阮老因無子。把三個女兒。招三個女壻在家。撐持門戶。幫扶家業。故家裡亦像個興旺的。其家有水閣三間。緊面着鄱(陽)湖。阮老看船出去。看船歸來。常憑在閣上。或閒暇無事。時亦有幾個相知朋友。淡酒蔬菜。每每在閣上望那湖光水色。巨艦風檣。烟雲變幻。鳧鳥出沒。這派景。眞如滕王(閣)賦所云。

落霞與孤鶩齊飛。　秋水共長天一色。

偶一日天暑。三姐妹閒玩閣上。即呼丫鬟携湯洗澡。閉上了閣門。只開南窗二扇。喜其風來。可以解愠。三姐妹取次洗完。俱裸體搖扇。新姐笑對滿姐道。三妹。你這個膤兒。好似我的。滿姐道。大姐姐怎見得。新姐道。你看白鬆鬆。壯突突。像粉兒揑出的一般。更光溜溜無一根毛兒。看了也動火。不像我的。多了這一叢毛。把個膤兒遮蓋了。却像個鬍子遮了嘴。你道要吞吐便當麼。滿姐笑道。姐姐是這般說。據我看來。雪白的一個膤兒。叢着青鬆鬆幾根毛兒。正是妙處。如一個山沒了幾根草。這山好看不好看。姐姐。還是你的好。新姐笑道。三妹也說得是。但是草不要太蓬鬆。如二妹的毛兒正好。說無。論得叢叢的有一堆。說有。他又稀稀的只數根。如相面的說得好。依稀見肉始爲奇。二妹的比我又好些。英姐道。大姐姐也不要說我的好與三妹的好。再遲一兩年。我的毛。三妹

的毛。俱長出來。和姐姐的一般。就如人說得好。

莫笑我鬍子。將來君一般。

新姐拍手笑道。這說得極是。我當初一根也是沒有的。如今一把了。三妹。我又要問你。三妹夫小小年紀。這件事兒也來得麽。滿姐笑道。忒老到。夜夜不放空。新姐踏脚恨道。你姐夫初做親的時節。也是這般。如今要躲懶了。或隔一日。或隔兩日。方來一次。英姐道。姐姐你沒用。我不放空。他若不來。我爬上他身去湊他。慣了他一夜。他明日就思量躲懶了。三姐妹正說得動火。只見一美少年扳窗而上道。賢姐姐。他又痛快。說得爽利。使小生聽了。心癢難撓。特來冒懇。望乞笑留。三姐妹見了。扯褲的。扯裙的。扯衫兒的。先把來遮了面前那件。喝道。那裡來的惡少。如此無狀。敢擅闖入良家。且去叫人來打這廝。一鬨各自跑散了。隨即着人來看。那少年亦不見影。有詩云。

薰風初試小蘭湯。論牝風生引興長。
欣動遊鱗潛出聽。扳緣驚散各飛忙。

三女歸房。亦不聲張。到了次早。衆姐妹又聚攏來。新姐問道。好奇怪。這水閣面前是大湖。那人從何處扳緣上來。英姐道。想是他在船上。聽得我們說話。一時乘興扒將起來。滿姐道。眞奇事。我們悄悄在閣裡說話。又隔着一重軒子。那裡就聽得。也沒有這般狂妄。竟自扒起來窺望的。新姐道。我們再到閣上去。看那水離窗多少。怎生扳得上來。好對爹爹說。杜絕了這個漏洞。三姐妹同來閣上。倚窗一看。水面到窗。尚差十數丈高。且崖又陡絕。毫無着手處。就是在船上。望那窗還隔五六丈。況窗檻下。又是一帶磚砌的。光滑不便踏脚。除是飛。或飛得進。新姐道。看這般勢頭。恁你穿壁踰牆。也難措手。那人怎生上來得。眞不解得。三姐妹正在那裡胡猜亂想。只見昨那少年又走到閣上來。向前作禮道。三位

姐姐拜揖了。三姐妹一齊喝道。我們良善人家。那容你無端亂撞。正要稟過爹爹拿你。那少年陪笑道。不必挐。小生在此。只求三位賢姐高擡玉手。借宿一宵。小生再不來了。三姐妹又喝道。更胡說。那個陪你這樣人宿。偶窗邊有木棍三四根。三女各執了一根。亂打將來。那少年笑道。你不從我。只怕你後悔遲了。把袖一拂。跳出窗外。踏水而去。三女看得呆了。新姐道。世上有這等怪事。亦莫言語。爹爹不信。且人有言。

見怪不怪。其怪自敗。

遂各分頭散去。到了晚黃昏時候。諸各就寢。大女壻走到房裡。見其妻的已睡。就解了衣。吹了燈。鑽入床裡來。見妻仰臥。便高興起來。摸着那膗兒。把個莖挿入去。抽遞個不了。約有百餘合。覺得緊湊有趣。摟了親個嘴道。我的心肝。你今朝那話兒緊得有趣。只見那婦跳將起來道。你是甚麽人。來戲弄我。那人道。我是你丈夫。那婦道。好像個姐夫聲音。原

何來我床上。那人道。你亦好似三姨娘聲音。原何來我房中。兩人忙起穿衣。點起燈來一看。一個果是姐夫。一個果是三姨。兩個驚訝不已。滿姐道。快去看大姐姐在那裡。不說他二人來尋。再說二女壻也到房裡來。見妻先睡。忙靠了門。收拾兒就向床上一滾。見妻向裡睡着。把個莖兒做個隔山取火。向後搗將進去。抽了一二百抽。覺點點頂在那心兒上。甚是暢快。附耳道。我的寶寃家。你今朝凹兒覺淺了些。我下下洞着底。那婦就喊起來道。你是那個。那人笑道。是你的的親的家公。那婦跳起來道。你是二姨夫。怎的這般沒道理。那人亦慌了。忙跳下床來〔道〕。大姨娘因何睡在這裡。忙挑起殘燈。一看兩個各自羞慚。不題。再說三女壻吃得醉了。一頭走。一頭解衣。撞入房來。不見了妻。望帳子裡如玉人橫倒。知妻已睡。把燈滅了。竟摸上床來。就去摸他牝兒。心裡暗喜道。怎麼一日就長了幾根毛兒。就〔把〕那莖放入去。不住手抽

了三四百。不見一些水兒來。那人道。好了。如今乾了些了。那婦聽得聲響不是。把手一格道。是那個睡在此。那人便摟道。是我。是我。婦失驚立起道。好似三妹夫。那人亦驚道。好像二姨娘。妹子那裡去。叫姨娘在此。那婦道。快點燈來。燈尚未明。只見三妹同大姐夫也來了。訴說前事。說尚未終。又見大姐姐同二姨夫來了。亦訴說前事。新姐對二妹道。奇得緊。我明明睡在自房裡。不知怎的。倒在你床上。英〔姐〕道。正是。我亦明明在自房安置。不知怎的。却在三妹房裡。眞奇得緊。滿姐道。難道自家的房也不認。或大姐姐差了。我和二姐姐不差。或二姐和我差了。大姐斷不差。却好三人亦齊差了。古怪的事。不解。不解。大女壻道。莫聲張。他人聞得。只道我們彼此打換。不然怎的一差就差到底了。其中必有古怪。且慢慢的訪。衆道。說得是。就各領了對兒各自歸房。有詩云。

阮家女兒誠妖嬈。　嘲風謔浪驚龍妖。

求歡不遂遭毒計。顛倒如把神魂招。
三姐却伴姐夫睡。二姐來共妹夫交。
張皇驚覺已錯亂。好花却被風顛搖。
猶恐丹唇傳未已。呑聲忍氣心自挑。

到了次早。三姐妹見了。面面相覷。新姐道。好村煞。我見妹夫們來。却遠遠走開。今倒一床兒睡起。這羞慚怎洗得了。英姐道。正是。我們姐夫姨娘。不交一言的。今做這個勾當。昏也不昏到此。滿姐道。且不要論這事。我昨夜想這個。明明是那少年做作我們。因我們不從他。他說你們不要後悔。把袖一拂。想是把我們的魂都攝了去。就沒些主意。你走了我的房。我走了你的房。反認做自的房。做出這般樣子來。我心下還慌哩。兩個阿姐問道。你慌甚的。滿姐道。你看那人水面上走得去。豈是平常人。只恐他還不放我們。要來纏帳。奈何。新姐道。這不難。叫他們三個一

齊攏來。把這事告訴一遍。使他們曉得。設一個長計擺布他。便不遭毒手了。正商議間。只見那少年又跕在面前道。恭喜。恭喜。如今大姨娘要叫做二姨娘。二姨(娘)又叫做三姨娘了。略施小計。脫不得我的妙手。你們自去思。好好從我。保你舉家安淨。我有明珠一升奉謝。若不從我。思量怎的擺布。只恐這隙地不夠成溪。把一封珠子撇下。竟飄然去了。三姐妹驚呆了半晌。把那封兒拆開一看。俱上好圓活的珠子。新姐道。這事怎了。英姐不敢做聲。滿姐道。事到其際。沒奈何。愛了身子。失了一家。爲了一家。愛不得身子。我想他不過要和我們睡睡兒。我從了他。他自不害我。今日之計。只說我們要去燒香。淨身齋戒。叫他們不要來攪。我和姐姐另收拾一間房。三個同一處。看那人怎麼樣來。可遣可從。再作計較。看那人亦不是以下的。兩個姐兒點頭道。我依你。遂按計而行。即於水閣左側收拾房一間。三姐妹各叮囑其夫已罷。復同來一處。

至晚將近初更。只聞門呀的一聲。那少年已入來相見道。小生非他。即海蟾仙師。見汝三姐妹有仙風道骨。可度成仙。故來相混。我終日在海中蓬萊深處。仙童仙女。音樂滿前。豈羨你塵凡女子。因有這段良緣。故來塵世耳。三姐妹謝道。我道郎君非下人。願乞指迷。度我凡身。那少年道。看緣分。先沾雨露。先得道。三姐妹聞了這言。就着了魔。有詩云。

凡胎那得能成道。　輕信魔言便卸衣。
美玉瑕生烏可濯。　徒教魂夢一番迷。

那時俱各解衣。先自登床。那少年見了這三個身子。如白玉琢的。怎教興不陡發。忙解衣迫就道。我雖是這般說。還是事從長起。遂摟新姐。直搗玄房。猛抽狠送。一口氣有三五百合。新姐雖勇於擔當。曾未嘗經此風雨。覺氣也透不來。少年看了道。且鬆你一着。下摟英姐。提起雙彎。逼就奧室。又當滑透之際。更不歇手。一抽又抽有三四百回。抽得英姐麻

得骨頭也是酥的。沈沈的睡去。少年亦撇了。復摟滿姐。看其牝戸無毛。潔如冰玉。羨道。好東西。把莖送入。三戰之下。勢亦少緩。然頻頓頻挫。摟了又揲。揲了又摟。抽抽遞遞。亦不止三四百合。滿姐是小敵當此大陣。亦覺禁不得了。面不覺脹得紅起來。手脚不覺麻得軟起來。更且呼呼的不住聲。少年見了道。還是阿姐可當大任。復及新姐。新姐那時又養了一息兒的氣力。長了一會兒的精神。大開雙股。憑他抽遞。且陣頭雨又過了。這一會兩個如扯鋸的。一上一下。暢心滿意。那人方才泄了。一齊起來。那少年道。汝姐妹筋骨竅脈。吾已窺見一斑。俱有些仙氣。俱可成道。但不能一時同登仙境。自有後先。我今去。夜夜斷來。先授你化石爲金的法子。後授你飛昇遐舉的眞傳。以後但只要一人來陪。資次輪流。免得你丈夫聒噪。三女一齊稱謝。相送出閣。只見那少年飛身水上。倏然不見。三姐妹眞信遇仙。每日裡輪一人來陪。往來將及三月。家中

陡然大富。俱是那少年所携。丈夫亦不究其何來。鄉鄰之中隱隱聞些風聲。有幾句口號說。

別家養女求嬪妃。他家養女求神仙。
神仙夜夜降曲院。傳授金丹不了緣。
自長及少俱遍及。贏得金珠滿家園。
若使養女盡如此。何必苦苦求兒賢。

忽一日。少年日正當午。便至其家。摟三女戲耍。至晚。挾一同睡。當初來時。祇是夜間。丈夫假做癡呆。瞞人眼目。到了日裡來。這事怎麼掩得。三女壻私議道。此不是仙。一定是妖。若仙。豈肯混在凡家。睡人婦女。我們今晚各持兵器。躲在門外。聽他在裡面講恁的。斬門而入。驅除了他。豈不爲美。三個議定了。持鎗的。持斧的。持棍的。一齊伏在門外。只聞得裡面笑聲。少頃。又歌響。歌道。

朝遊海島兮暮蓬萊。　出没烟波兮輕徘徊。
遇爾佳人兮趁我懷。　歡娛長夜兮怎放開。

三人聽了。不覺怒起。一烘(哄)打入門來。只見婦與少年俱赤身相抱。棍斧一齊亂下。少年却慌了。現了原身。把尾一擺。屋宇盡傾。駕一道雲走了。三人雖被壓壞。却不傷身。如今左鄰右舍都曉得了。齊來說道。這是孽龍無疑。當初孽龍賴得黃堂諶母授法許眞君收了。鎖在鐵柱宮。至今餘黨猶存。不是許眞君。誰收伏得他。不早爲計。莫說你們屋宇池蕩化爲龍潭。我們亦留不得。這利害不是小可。阮老亦嚇得無策。問道。如今那得個許眞君再出。衆道。到宮裡求眞君。要他顯聖誅此逆妖。阮老首肯。遂帶了三個女壻。備些香燭。一步一拜。拜到鐵柱宮來。焚香叩首。把妖迷女並擺倒房屋等情。一一通誠。拜了又禱。禱了又叩。方才收拾回去。把三個女子坐在一房。三壻並家人持利刃守着。坐到初更。

只聞得門外風響。搖林振壑。屋上的瓦。如飛蝴蝶。雪片飄打。衆都慌了道。這屋一傾。吾輩盡成齏粉。怎的好。正驚惶間。只見一老母入來。衆却駭道。這老不怕死。這般大風。屋子將倒。尚那裡走。老母道。汝衆速退。孽龍來了。待我誅之。衆果依言。悉退。只留三女在房。老母隱於床後。少頃。風息。那少年入來。對三女道。我待你三人不薄。你那丈夫反欲害我。你三人速隨我去。我將此地滚爲深淵。言未畢。就去摟那三女子。只見老母從床後出道。�我在此。孽畜那裡走。就一劍砍去。那少年抱首而竄。飛在空中。老母亦飛向空中。神劍揮去。斬爲兩段。衆在火光中望見。一齊喊道。好了。那少年斬爲兩段了。但不知老母是何菩薩。只見那老母佇立雲端。高聲道。吾乃黃堂諶母。窺見逆畜無狀。正欲誅降。意欲會同眞君。眞君因赴華胥大會。故我自來除滅。今此妖旣斬。汝衆無恙。可於水閣上列我像。保你海不揚波。諸孽不作。衆就地上叩首道。願供老母。

但見祥雲上護。母復高昇。阮老就喚匠人刻諶母神像。供之水閣。當時

作頌贊諶母之德。頌曰。

天生諶母。秉正一法。

修神鍊氣。威靈赫爍。

孽龍爲妖。肆毒海□。

授法旌揚。首除逆惡。

今黨復興。母爲消□。

功在萬世。衆生踴躍。

瞻母遺像。是苦海後。

綿綿香火。百年如昨。

自後此地竟不成淵。亦諶母之功。阮家雖復無恙。三女相繼病亡。其精

神血氣。都爲龍妖所耗□也。縱家饒裕。亦不爲鄉里所齒。不及半年。而

阮老亡。又不及半年。三壻入海取魚。覆舟全沒。□改爲諶母堂。田產供焚修者。這般看來。家有妖孽。非家之福。而龍之好淫斃身。亦與世之好

（下缺）

新鐫繡像評演小說別有香卷之四

桃源醉花主人　編

第十三回　白玉娘雪天狎年少

原是羅浮舊仙種。披得天香天風擁。
深山窮谷發清芬。竹籬茅捨幽人夢。
百花未放開獨先。不與衆草爭春妍。
冰肌玉骨傲凡態。輕薄多少紅朱顏。
騷人韻客喜過訪。踏雪携酒層崖上。
瞥然相遇□幽奇。暗香浮影供清賞。
有時幻跡媚武郎。調絃弄瑟清夜長。
至今流盼在翰墨。惹得書生夢有香。

這篇古風。單道梅花的奇處。人世上多少花。寧皆不奇。偏獨梅花稱奇。只緣諸花一遇嚴霜密雪之下。莫不斂形削色。枯槁憔悴。若無生機的一般。惟梅花獨於此時。含芳吐秀。綻玉飛香。儼如玉香仙子。停雲下立。那些才人韻士。隱客羽流。或當風前。或當月下。或當霰雪飄洒之時。或當霽色皎潔之際。無不刻意搜奇。呵筆題咏。往往傳述不盡。以至花神露葩。托體相從。不啻在碧玉林中。天香窟裡。遭遇者自以爲神授。此即所謂遇天台。遇洛浦。同一幻境。漫道梅花是蠢然一木。那得有此靈異。不知凡物皆有靈異的。如鱗屬有龍之靈。甲屬有龜之靈。走屬有麟之靈。飛屬有鳳之靈。但不靈者不能遇。而靈者遇之。故柳毅逢龍女而寄書。毛寶放龜神而封將。孔子獲麟趾而作春秋。文王得鳳鳴而開聖治。總是一般。勿謂梅花不靈。而所遇皆妖妄也。則今信梅其花之靈。而花之神其梅之靈者乎。有詩云。

獨占群華號玉英。　披香仙史降塵情。
冰魂能作奇中遇。　恍似思王逅洛神。

故歷來遇梅仙者不一。我先說個耳聞者。後再說個目擊者。碧溪地方。有個蜆湖。湖左畔有個山。喚名蜆山。極深邃幽僻。山多松竹。風過處。濤聲嘯韻。如聞天籟。好奇之士。建亭於上。凭欄遠眺。但見片帆畫楫。往來不絕。漁歌鳥曲。時刻盈耳。亭右有來翠軒數椽。過軒後有梅圃。廣數里。中有古梅十數種。乃趙子昂所愛而植之。加以硃欄。護以碧檻。開時臨軒一望。如零玉一堆。香珠萬點。士客來玩者。□□□毫吐錦。標咏盈映。嘗記其一二。詩曰。

弄漪玉臉香浮水。　映几冰痕影共欄。
猜是廣寒舊歌女。　臨風初着舞霓看。

其二

淡月昏黃貌更奇。　霏霏玉雕映寒漪。
夜來共入逋仙夢。　宛在巫山烟水西。

有一生姓石。字古岩。聞蜆山之盛。買棹過訪。及登岸。但見入目峯青。迎眸水碧。雖木葉盡脫。林景蕭疎。而松陰竹影。蒼翠如畫。觀玩之間。只聞香氣清冽。襲襲振衣。生遂轉過後軒。果又見芳梅園玉。枝枝低椏。如珠樹垂珠。圓圓冰結。一種馥郁之氣。撲人眉宇。猶如美人素粧。薰以蘭麝。不若此之華麗芬芳。生玩其下。嘆道。我今登玉香殿。對素衣仙子。眞不減天道台上。但恨沒個紅裙佐酒。教人空寂寂婆娑花下。誠一愧事。乃朗吟一絕云。

恍挾天風上翠阿。　簞杖細細折澄波。
瓊姬見我皆環立。　盈卸紅粧着素羅。

少頃則見。

波光生紫。　璧影停紅。

棲鳥對對投林。　漁艇雙雙離浦。

遠的樹色帶蒼茫。　起的月光侵碧落。

生四顧間。更覺情添趣湧。又嘆道。我今復覺到蓬萊。擁仙子上翠微海島。看烟雨十二樓。親問嫦娥輩。今夜可許人渡銀河否。耳聞不如目擊。如此勝景。非親歷。孰知其妙。僕從再四催促歸舟。生實徘徊不忍釋。遂分付道。今夜且宿舟中。明日再窮覽一迴。毋使山靈笑我入山不知山之勝也。花香月皎。生興轉豪。把花嗅弄。仰月起舞道。月乃天上美人。花乃地中仙女。卑人何幸。當此佳遇。又乃作歌云。

花繽紛兮美人侵。月娉婷兮嫦娥臨。對予如三人兮傾素心。

寧教予不魂斷兮夜之沈。

歌畢。舟師又促之。生只得步月揉花。逡巡曲徑。嘆息留連。又好一會。方

始登舟。仍復倚蓬遙望疎影之下。嬝娜之態。宛如美人。披素垂璫。臨風綽約。遂覺神□恍惚。曲肱就枕。夢一婦人。顏色妍麗。恣(姿)態俊逸。飄然而來。歛袵向生道。妾玉香仙史也。荷君眷顧。足□夜情。乘夜而前。了君夙契。生喜起摟道。正爾寂寞。得卿一顧。使我枯骨復春。卿眞可謂散相思五瘟使也。遂起雙彎。交胸貼股。如沙上文鴛。挽頸而睡。抽送之際。曲盡洞房佳趣。不覺的春過雪消。一洩而別。欠身枕上。乃是南柯一夢。生驚醒道。好奇怪。分明夢裡是一女子。自稱玉香仙史。言與我有夙緣。願奉枕席。歡娛之際。恩逾十倍。令我不覺大快。猛然遂洩。因伸手自摸其莖。果見精溢滿褲。嘆道。眞怪事。我此來必有佳遇。不然豈徒托之夢寐。明夜分付衆人自睡。我俟通宵。看取下落。庶不辜玉香先兆。此時夜已將殘。生想像不能寐。遂作詩云。

仙姬媾我夢中緣。　倒玉頹銀着意憐。

祇訝風流徒片刻。　惹人長恨恨嬋娟。

生想味不盡。遂坐以待旦。傍曉仍上山。復至軒中。對花笑道。玉香依然。仙史何在。諒花魂決不謊我。今宵定有佳遇。吾其爲曹思王乎。因往來山中。搜奇探奧。或觀雙鳧相逐。或看風檣迢遞。或聽漁唱滄浪。或對花名笑傲。嘆道。我想此景。眞人世蓬萊。怎得夢中仙子。陡然一顧。則我此遊。豈屬虛浪。俄而烟起□迷。霞收雲淡。東方上。月已隱隱推上一輪寒玉。舟人促生下船。生分付道。汝衆人自睡。我尙欲玩月。不必來絮聒。撓吾淸興。衆果下船。各自去睡。生復向花下。坐青苔石上。拍手歌道。

我思美人兮。美人兮□不來。羈予徘徊兮。徘徊兮坐蒼苔。少焉月上兮。月上兮空照懷。

歌未畢。只聞軒外有人聲。隱隱入耳。生道。我遊此兩日。並無人到。今夕想月色頗佳。繼我而來。豈無同志。漸漸的人聲逼近。生聞之。不是男子

聲音。嚶嚶小語。宛如上林鶯舌。生疑道。想夜遊者。挈得美人同來攬勝。不然僻徑深山。那得有此。遂步出軒來。劈面相迎。見一婦甚美。遍身縞素。身伴有一小嬛陪着。衣綠。香氣撲面。如塗蘭膏。染人不散。生停目注視。不甚親切。假佯步出外。再觀復有何人。軒外悄然。並無僕從。生隨即追入。見那婦也留連花下。只聞得小嬛道。娘。這花越開得爛漫。比前更好。又聞婦道。兒。你知麽。

花落不上枝。　人老何曾少。

故知你我再來玩賞一番。不久花又將零落了。生聞此言。不勝情動。遂趨前揖道。小生石古岩。因慕此地佳勝。特過相探。不料庭梅艷玉。助予遊況。竟忘歸。美人何姓。何地至此。願聞其詳。三生之幸。婦答禮道。兒家牧姓。祖居隴北。近隨嫁來笞。聞此山名地。多喬松翠竹。堪與作伴。因夫早逝。稍避嫌疑。故日間不敢輕出。乘茲清夜。待駕一航。少窮山水。不想

夙緣。得遇君子。何幸。何幸。生聞了他這一番話。又見他瓊姿賽玉。弱態欺花。那魂兒也掉了在半天。暗忖道。這般一個絕色嬌姿。不帶一男子。獨自向夜登山。也是個招風惹草之物了。想我昨夢。或應在此婦身上。也未可知。俗云。

大膽天下去得。　小膽寸步難移。

我且向前挑撥他一番。看待如何。生果趍上數步。逼近那婦道。娘子。如此佳致。誠庸婦人所罕見。奈何名花拂眼。佳月入懷。其如孤鸞寡鵠何。婦嘆道。賤妾久棄塵情。不施朱粉。思與喬松勁柏比操。羞學那楊花沾泥逐浪。令狂童輩執筆議其後。君何見誚。將視我爲陌上花也。怫然背生而立。生忙陪笑臉向前道。非小生敢誚娘子。實可憐娘子。這般芳年。這般國色。將來輕斷送了。又作禮道。乞恕小生唐突之罪。只見那婦微笑道。斷送是斷送我。與君何與。勞君過慮。小嬛舟中取我花裀來。小嬛

應命而去。少頃取到。乃是絨織的。五彩攢花繡裀。命鋪花下。婦方坐倒。生亦隨坐。正色對婦道。娘子所言甚差。今我與你相逢。雖係萍水。然卿不遇他人。而偏遇我。我又不遇他人。而偏遇娘子。其中實有一個老大的機緣。古人傾蓋白頭。即便生死與共。我爲娘子慮。正是此心。故不欲枉斷送了娘子。就試看此花。今日看。甚鮮麗。明日看。覺又淡了些。至後日看。則湮矣。人有幾多好光景。不及時行樂。反有些錯怪人。你不觀詩云。

昨日理青絲。今朝掩黃土。

流光迅速。甚是難留。請娘子三思。婦聞生此言。亦覺有悟道。聞君大議。實開茅塞。但我心矢守冰操。豈可一旦頓生變更。君亦風流人。豈忍敎君孤遇也。侍兒小嬛。雖未破瓜。亦解人事。送君一慰幽懷。即同妾身。惟君不棄。小嬛扯婦道。娘怎的要把這事兒卸到我身上。以娘之姿容。配

郎之才貌。眞所謂天生一對。常聞山歌唱得好。

男慕仔個嬌姿。女慕仔個才。郎才女貌。看來也勿用子個猜。

阿呀。這個好良宵。莫教仔虛擲了。大家且緊摟深偎。不教仔

閒。

婦笑道。偏你這丫頭有這許多做作。遂回身抱膝看花。生又挨近身邊道。娘子。你聽小嫚這個歌兒。何等有趣。好良宵。莫教虛擲。娘子倒把這良宵坐過了。婦道。趣孰過於看花。趣又孰過於〈於〉玩月。捨此二事不趣。再有何趣。生道。看花之趣。不過是一味香。玩月之趣。不過是一味皎。那緊摟深偎之趣。心得而知。口不得而喻。這個方叫做趣。就把雙手去一摟。婦道。光天皎月之下。豈可做此勾當。生笑道。做此勾當。正要在光天皓月之下。鑒我兩人恩愛。不比尋常。小嫚又在傍作手勢。叫生按倒親嘴。生點頭會意。緊把那婦按倒。忙去親嘴。婦道。莫囉唕。我叫小嫚

就你。即喚小嬛道。小嬛來。小嬛掩了嘴。遠遠向樹陰外避了去。生道。且先射了鹿。再去射兎。婦又笑道。好撒賴。就要思□雙搏了。生亦笑道。以餘波及人。就伸手去解褲。婦不爲拒。遂去了裡衣。生以莖抵其牝口。豐肥潤澤。香氣苞含。然調情已久。內亦浸濕。莖特大。毫無阻滯。遂達玄房。生興勃發。狠抽猛送。將數百回。小嬛復從暗中走來。看他兩人顛翻花影中。如兎兒搗藥。千杵萬杵。杵杵不離着臼的口兒。只聞得婦道。郎君果是趣人。這趣眞心所自知。口不能喻。生道。想我佛說極樂國。恐樂亦不過是。小嬛看得眼熱。步步挨近前來。熱得心如油煎。把袖口咬得粉碎。婦被生提起雙彎。下下觸着花房。不覺的庥了一陣。又被生急急的箭穿花底。又不覺的酥了一回。放眼開來。瞧見小嬛把脚兒擒了脚。把口兒咬了袖。知他過不得了。對生道。郎且住。妾興已闌。小丫頭極殺了。你且去搭救他一搭救。生聞這言。果躍起。即拉那小嬛到花裀上。連忙

放倒。就去褪了他褲兒。生摸着牝口。似着雨的海棠。不消放些津唾。就把那莖一突。突個滿懷。只因牝裡又滑了。莖上又濕了。都是滑透的。不消費些氣力。滿滿的塞了一竅。終是小孔兒。箍又緊。□洩來。更是美滿。生果不住手。就送了三四百回。畢竟小孃是個雛兒。經了這陣大風雨。不覺筋痲骨軟。淫水兒潰將出來。四肢攤了開去。動也不動了。生見他歡情已足。道。不是戰將。又向婦道。來。我和你結個局。婦那時冷眼覷他兩人的做作。淫情正熾。見生復來。忙把牝兒湊他莖。生餘鋒甚銳。竟突入中軍。橫鎗豎戟。又抽遞了三五百合。婦意爽心開。香汗如雨。頹然喪氣。雙手摟生。生又顚狂一陣。猛然大洩。那時小孃方醒。見生尙與婦接。起道。娘。你又找一齣。生笑。挽婦起道。今日之遇。誠天授。非人力。想娘子必負奇才。願賜一言。以爲後券。毋使卑人沾一夕之歡。遺終身之恨。婦道。陡然一遇。實蒙靑盼。後會無期。妾心如繫。先乞一言。妾勉爲續貂。設

或天作之緣。也未可必。生遂題云。

邂逅欣逢夢裡人。披香玉史謫凡塵。

花前一夜情千種。惟願常如皓月新。

婦覽畢。道。絕妙佳句。遂揭起白羅裙一幅。求生書寫。道。敢求大筆。妾佩終身。生首肯。即與錄上。錄完。婦道。妾睹此。即如覩郎。願毋相棄。生道。卑人不是薄情種。毋勞相囑。但我拙作。是抛磚引玉之意。娘子豈可無一言相贈。婦亦題云。

株守深山遠世人。逢君豪俠出風塵。

他年若展調羹手。好向叢岩問歲新。

生讀罷贊道。好賡和得快。字字清新。恐女相如也不及卿。只見小嬛扯婦道。鄰雞初唱。月已西沈。我們好去也。婦即立起身。小嬛忙捲花裀促婦就道。婦握生手。不忍別。道。才得相逢。頓又成別。我兩人好苦也。生道。

不知後會何時。婦道。後會不可期。若無風雪。便可常來。今夜月復如昨。或一出不可必。相與携手。步出軒來。婦扯生道。郎送止此。恐鄰舟窺見。反疑妾爲私奔人。生從命。遂別。目送婦與小嬛冉冉而去。望不見影。生始返軒中。坐懶櫈上想道。玉香仙史之夢。如此靈異。若我不信。幾失此天緣。老天今日再方便一日。使我兩人再續鸞膠。豈不勝似登仙。少頃。東方發白。生憶想舊歡處。緩步花下。此時花正含露。如玉苞香垂垂散射。有詩曾道來。

枝枝低椏如停眉。　帶露飛香更清冽。
猜似廣寒墮羽衣。　遺作孤山數堆雪。

生徘徊半晌。早紅日東升。光射林木。生望見梅枝南向。隱隱如有字跡。遂拭目往視。却是生所題之句。生驚駭道。這詩我寫在美人裙上。緣何移在此。你看墨痕尚新。宛我手筆。眞好古怪。存想一會道。是了。是了。玉

香仙史即梅也。我昨所遇美人。即是梅仙幻影。今詳其詩句。的是梅無疑。我其遇梅仙乎。口雖這般說。心下亦覺驚恐。遂下船返家。再不敢復往。此一節是耳聞的。再說個目擊的。閩南有一山。名壺山。壺山之麓。郇名山屏。有馮氏歸來亭。樓揜軒敞。遶屋種梅數十株。高與樓齊。閩南春早。陽月花開。開時如展雪城。香浮出室。觀者往往如市。有詞道。

眼兒媚

耐冷凝寒獨占先。輕薄萬朱顏。隴頭驛底。籬邊池畔。吐盡嬌妍。　唯愛芝蘭堪作契。相共艷春前。佳致只在。暗香浮動。疎影翩翩。

有沙生者。僑寓白下。就試莆中。愛其地境清幽。遂假館棲此。方夜璧月澄空。素華滿院。暗香入室。孤枕難安。因而起舞窗前。不覺凝思天遠。忽聞樹底笑聲。有閨娃六七人。聯袂而出。探入亭際。將近生前。生疑是主

家女子乘月窺梅。引避登樓。恣其玩賞。須臾。一女躡梯而上。群女相繼而起。其一道。樓有嘉客。來自江南。既屬葭莩。當趨一拜。生接之。縕袍半揖。各爲流盼。未暇問其姓名。但見皚艷齊芳。光搖銀海。丰姿奇絕。舉止欲仙。生少年久客。心神蕩漾。亦自難持。顧而問道。諸姑夜出。何不令弟兄一人。相伴至此。其一道。予非馮家女。吾宗原姓白。居在前村嶺上。因見月白風清。吾姊妹不覺閒行到此。適遇尊客。願求姓氏。生道。小生沙中金。祇因鄉試在邇。借此養靜。幸遇諸卿。諸卿宜有排行。乞通小字。其一道。予居長。喚名玉姐。予二妹名瓊姐。三妹名瑤姐。四妹名琪姐。五妹名琳姐。六妹名瑯姐。七妹名球姐。生道。一家姐妹。何艾質韶齡。不甚相遠。玉姐道。親則同堂。生非一本。年庚時日。原不差遠。故髫鬌後先耳。生那時目擊群艷。暗自羨道。得一亦足以娛。況群麗交集。好機會。豈可挫(錯)過。遂同衆微挑道。賢姐妹既可以散誕自繇。不欲辜此良夜。況

又機緣偶湊。佳人遠客。共晤一樓。因想古人隱幔牽絲。寧諸芳卿獨無此意。玉姐以目視諸妹。瓊姐道。伉儷有緣。婚姻從長。大姐先嫁。小妹需時。玉姐道。諸妹推我固是。第不媒而媾。恐非古禮。琪姐道。古者桃夭期軼。梅摽心驚。讀其卒章曰。求我庶士。迨其謂之。不言媒也。況伐柯有斧。亦非吾屬所宜言。對此嘉賓。撫茲良夜。姐宜早決。生道。諸姐之言甚是。今夕雖不及肅具同牢。亦且向星前交拜。權而得中。是乃禮也。玉姐笑從。遂與生成拜。拜畢。併送諸妹。琳姐道。姐留受歡。妹歸守寂。寒夜將半。姐須洗却穉態。萬勿牢拴裙帶。擔誤佳期。玉姐道。妹妹。吾惟占此一先。來夜不遲。終當成配。諸姐遂冉冉而去。生送至門而返。此際月皎代燈。人携是玉。生爲解衣。嬌羞無奈。相與就枕。香氣如花。柔肢百娜。生引莖逼之。玉姐道。妾是含笑一枝。未經殘破。望郎珍惜。勿恣輕狂。俾予創痛。生道。焉敢如此。於是輕輕遞入。亦是款款溫存。約抽有二三百回。俱由

淺入。不求深至。玉姐喜道。妾以嫩質。蒙君護持。交合片時。恩情萬種。妾當引領。暨以諸妹事君。生道。小生素願不奢。一孌便足。安取得隴復望蜀。貽予茂陵之嗟。玉姐道。君不是薄情人。妾怎的不消長慮。少頃。生興復至。抱摟求再。玉姐道。有如此情郎。妾亦何自愛殘軀。不一負痛。成君歡洽。乃舒雙股。聽生所爲。生遂恣意深入。如揉香破蕚。曲盡鑽研。玉姐克自忍耐。絕不言痛。勉爲承順。生復頓遞五七百合。覺初畏縮不爽快處。今乃恢外有餘。歡逾十倍。不覺的洩了。玉姐初沾露華。姿態越加妍麗。生視之愈美。遂緊摟少睡。早又漏盡。起辭。生留未捨。囑道。願近夜早來。毋使我延佇。玉姐道。今夜當送次妹來。與郎換新。予至即返。生送而別。那日望晚的光景。好不苦難。有詩云。

惹動陽臺雲雨情。　佳人惟恐不重臨。

心旌兩地徘徊望。　還慮藍橋水漲深。

望到斜暉。早又天暝人靜。果見玉瓊二姐妹携手同來。餘皆不至。生迎之入。玉姐道。我昨無媒。妹今有灼（妁）被窩中合歡的事。吾當看妹子與郎君。好生做過一下兒便去。生笑道。姐經昨夜。便成慣家。我三人雖共枕聯翩。妹有不堪。姐實任之。如何。玉姐道。那裡任得這許多。我只要看你們做事。便同睡何妨。既而睡定。生請道。女兄在座。酌則誰先。玉姐道。我昨已占過。今讓新人。生乃向瓊。瓊事未諳。往往退縮。玉姐道。莫畏。忍着承受。迨至當場。更嬌姿怯怯。殊不勝情。生亦護憐。不忍加督。然莖已中刺。辣如火炙。瓊謂玉道。妹頗畏蜀。浼姐代庖。不識可否。玉辭道。我昨日之庖。更倩誰代。瓊又告苦道。好姐姐。當不得猛先鋒。據住中央。使我四輔驚搖。沒奈何。姐姐替我一肩。玉見他苦告。道。替則替。子猶未審作何狀。生遂捨瓊。摟玉交合。大非日昨。膽頗勇受。一遞一抽。往來幾五百合。牝內汩汩有聲。生更搖搖不定。妹在傍贊道。姐姐好擔當。玉道。

百事起頭難。保你來宵便成此景。不信。再試看。推生向瓊。瓊那時見姐擔當。略無難色。意就深入。亦不苦人。不覺的中瓣漸開。淫津自溢。生却好湊着那點水兒。一篙就到底。底裡有個花心。是癢處。生下下刺着花心。是下下與他煞癢。一連的刺了三五百刺。早又覺癢盡麻來。這陣麻。自湧泉穴直麻到泥丸宮。只見瓊面紅唇冷。酥酥的沈去。玉姐道。吾妹此際登天堂了。生一笑。亦不覺的歡來畢事。迨旦將去。生謂二美道。今夜誰送三妹來。瓊道。還是姐姐。玉道。須鵝毛扇兒壓來。皮肉行經紀門戶。偏累我獨當。瓊笑道。既慣熟了衙門。這也辭不得。遂去。生自遇二美。心志□逸。舉業盡廢。有詩云。

兩遇娉婷樂事濃。　恍教身近萬花叢。
寒起坐久添凄况。　怎及紅粧滿面風。

至夜。玉又與瑤姐偕來。生接見。摟玉道。姐姐累你。你眞是個群華的領

袖。接引的班頭。叫小生怎生的謝你。瑤姐道。只教姐姐夜夜不脫空。這就是謝了。生笑道。這個一定。當夜仍自三人同榻。並接遞更。此起彼倒。如鶯擲柳。倏往倏來。如蝶翻花。或上或下。苦樂均致。歡情各暢。比玉之初夜。瓊之次夜。尤覺美滿。洎至七夜。姐妹悉周。曲盡洞房之樂。開遍上苑之花。生此際自詫。此段奇緣。的非人間所有。而當身極樂。應是世上所無。使我非遇仙。那得有此。有詩云。

三虫爲蠱從來理。　女衆成疽自古然。
身入妖林猶不悟。　尚詫奇遇是天緣。

迨至第八夜。只見姐妹偕來。娶（聚）美一樓。叢英滿室。玉姐道。妾姐妹們仰締仙郎。不棄七宵雨露。各體均沾。今夜咸集。郎止一身。豈能遍及。若擇所愛。又屬偏心。且今夜下弦月暗。諸姐妹各自躲藏。等郎暗中摸捉。捉得者當夕。即不同沾。堪資共笑。況又戲耍徹夜。可却睡魔。但令

郎君兩度春風。保個元神。以需後樂。諸妹以爲何如。群英齊附和道。此舉甚善。生遂起滅燈。祝道。公爾無私。人隨天和。得固當喜。失亦莫嗟。於是七美各斂其跡。聽生來捉。生摸索樓中。並不獲一。乃摸至樓東小閣上。獲着一姬。笑聲喧動。知是玉姐。諸美嘆羡道。是好熟主顧。譁然扛擡。赴床歡合。有爲姐解褲的。有爲郎卸袴的。有捫莖償(賞)其堅的。有扶牝誇其濕的。有從後推生之臀的。有仰臥藉姐之腰的。生之得趣。豈心口豈(所)能言吟。每抽動往還。姝輒按數。數至百合。喝采連聲。生興大發。姐亦嬌吟。極力狂抽。忽提脫捨。忙尋再接。乃得梢下一穴。緊淺殊前。生正戰酣。淺抽深送。不辨阿誰。傍數至百。衆又喝采。玉作嬌聲道。此□下不在我帳上。不知那處收留。瑤姐聞說□伸手來摸。乃在仰臥的牝內。笑道。奇事。好造化。群問道。是誰。琪姐後應道。是我。群笑道。□□不早做聲。琪姐道。我不好說得。數夜來。虧姐姐不知替了我們妹子們

多少。這點點事情。就不肯替他擔待。群笑道。□不是十分苦事。你才肯應承。琪姐亦笑。玉姐道。我與郎交既倦。可少憩。情願付四妹代終。□算郎君兩回。令得休息。以永來宵。群應道。可只好了四兒些。玉姐抽身起來。生抱琪姐。情興方濃。抽遞緊急。傍觀難數。琪姐歡暢自羨道。自來衣食。□豈由人。群誚道。□□闌殘。偏多醉飽。生美極遂洩。諸姐妹又代爲拭牝的拭牝。拭莖的拭莖。萬分幫襯。玉看琪笑道。好接角鬪筍哩。做詩嘲云。

桃源深處會漁郎。　屈曲傍溪一水長。
刺入人家渾不見。　源中彼此總仙鄉。

琪見姐嘲他。亦答一詩云。

漁郎有意到桃源。　澗水流花兩岸鮮。
忽轉溪彎愁失路。　相逢望外是神仙。

諸姐道。請郎君也咏一首。生即占云。

春來萬谷盡花叢。 蝶攘蜂勞到處逢。

採得一枝魂散□。 翻將別蕊當元紅。

玉琪聞罷。謂諸妹道。何不各賡一首。以紀其勝。瓊乃咏云。

群蕊初開不奈採。 先枝爛漫任蜂搜。

香心掇盡蜂心厭。 故向鄰枝再一偷。

瑤咏云。

占盡瓊枝又別枝。 穠情蝶意早先知。

偷香愛入蚕叢路。 非是迷迷錯認時。

球咏云。

邃入珠林採蕊珠。 蕊珠香射襲羅襦。

陡然花落更隨水。 別一洞天心自舒。

琳咏云。

一徑疏通一徑開。　漁郎鼓棹入溪來。

那移失却前溪好。　另把桃根別處栽。

瑯咏云。

喬枝深護錦絲羅。　又被傍枝竊去多。

借問仙郎差孰勝。　香甜總屬影婆娑。

生笑道。歷讀諸作。眞是錦心繡口。小生何幸。勝獲珠璣多矣。因叩玉姐居處道。賢卿盡出。家倚何人。過蒙深愛。卑人欲登堂一拜。遣媒求字。賢姐以爲何如。玉道。卑陋之質。不敢奉侍君子。且室無椿萱。止一小婢候門。君如不棄。今晚妾姐妹們掃徑以待。只恐滕六無情。阻君高雅。生道。卑人决意過訪。雖風雪載途。我興自豪。只要美人不拒幸耳。究竟香居何所。玉道。過嶺前有茅籬一帶。籬內朱樓掩映。即妾居也。幸毋帶僕從。

恐驚鄰眼。生領諾。相送出門。見他姐妹們。或二三作隊。或兩人携手。或
先後相繼。竟隱隱而去。生歸書捨。思圖往訪。倏而雲生西北。大雪飄零。
陡把山川一色。眞所謂。

遇圓成圭。　遇方成璧。

隨物付（賦）形。　大地失色。

生看了心焦道。我今晚要去赴約。天偏惱人。下這一場大雪。不去也罷
了。只恐那人等我。見我不往。便道我是沒信行的人。昔日齊景公不因
風雨失虞人之約。我今日豈可因風雪失美人之期。不免戴了大帽。披
了羊裘。前去一訪。美人見我不辭風雪。這恩愛寧忍就斷了。商量已定。
看看天晚。生果戴了青絨大帽。把朱繩兒繫好了。着了潔白羊裘。把絲
縧兒拴好了。脚穿着一雙皂色油靴。瞞了家童。鎖上了書房門。冒着雪。
竟奔嶺前來。果望見一帶茅籬。雪壓着。就是一帶粉築的牆。籬內果有

一座朱樓。雪映得亮熀熀。雕楹碧檻。生立住脚。想道。此處一定是了。且向前一看。再叩門未遲。步到籬邊來。見有個丫嬛在那裡。頭上有些臘梨頭瘡。面上如金鍍的一般。見生來。即問道。郎君莫非沙郎乎。生道。正是。丫嬛飛忙進去。少頃。七姐妹一齊笑奔出來。道。郎眞信人。郎眞信人。卸帽的卸帽。解裘的解裘。脫靴的脫靴。一霽時完了。即邀入樓上。早酒筵已各完備。生首坐。七姐妹環次而坐。更相勸飲。玉道。幸喜郎君至此。寒夜雖長。歡娛嫌短。我欲效花萼樓故事。設長枕大被。今夜我輩七人。伴郎君共枕。隨即興之所至。何如。瓊道。姐言甚當。但郎君尚未有酒。喚臘英來歌一曲。吾姐妹各獻一巡。琳道。更妙。遂呼臘英來歌。臘英當席。即晚所見候門小婢也。向生歌云。

雪漫漫兮夜茫茫。燒銀燭兮光洞房。添捨爐兮焚麝蘭。倒瓊液兮勸我郎。我郎我郎兮興頗狂。拚沈醉兮倒牙床。共展錦

衾兮情難忘。忘吹銀釭兮笑語忙。

歌畢。諸美相勸已周。生酩酊醉道。酒多了。睡罷。就立起身。左摟了瑯。右挾了球。道。我今夜要如啖蔗。由嫩至老。遂各解衣。七女一男。相共一榻。生果自球起。一個一個打發去。俱各足其歡心。也有三四百合的。也有二三百合的。極少也有百餘多合。或做個順水魚兒。或做個拗馬軍。或做個烏龍轉眼。或做個合着油瓶蓋。或做天圓地方。或做個鰍入菱科。或做個仙人背劍。或做個鐵索練孤舟。戲戲笑笑。歡翻了一夜。生愈戰愈豪。略無倦色。七女如排班出色。去而復來。終夜無眠。歡情大暢。生問玉道。吾見人御一女。或再御一女。即倦極不復再振。我今遍御汝姐妹七人。接遇不謂不過。而了無耗倦。諸姬疑不是紅塵中女子耶。得無閬苑群仙乎。玉姐道。承郎過愛。諒不我訝。妾輩實非紅塵中人。素梅七仙子也。君前身子晉。賤姐妹辱在嬪嬙。緣至復合。事豈偶然。因促生別。生

問後期。玉道。花盡乃已。後會難定。生留戀不忍去。玉姐道。君若執迷。與君無益。天帝相召。不能久淹。遂相送出門。涕零而別。生返捨。天未大曙。心奇其遇。作詩云。

素梅仙子謫塵凡。　伴我寒齋夜夜香。
惆悵緣慳鶯別淚。　空餘魂夢惱襄王。

生思慕之色。不忘於心。不知神氣太喪。已盈於面。予與生寓相隔數武。偶過訪。見其神氣盡脫。訝道。原何恙至此。生辭以無恙。因見几前詩。予笑問道。兄獲何奇遇。生盡以告予。又訝道。那有是理。恐是花木之妖。生不我信。予即拉生同至嶺前。過訪姓白者。並無此姓。至嶺上。果見有茅籬一帶。相與入籬來。亦並無所謂朱樓。凝眸四扶。惟有白梅數種。爛漫如雪。計其數。却好七種。予道。兄所見七仙子。得毋此七種乎。至籬邊。又有臘梅一株。予道。奉歌臘英。又得毋此臘梅乎。則兄所見。信是梅妖無

疑。不然。兄何神氣太沮。沙生見了。亦甚驚駭。因悟一門七女子。那有無人拘管。夜夜輕出。略無所難。的是怪可知。生聽予言。亦速遷徙。而那女子亦不至。此予目擊者。因勸少年豪俊。毋見色迷心。但喜其來。不欲其去。爲他巧言所哄。不究其根踪。不審其來歷。猶號於人曰。我得奇遇。我得奇遇。幾以此身爲鬼錄。不亦悲乎。有詩云。

梅竹之妖時時有。　詭形秘跡容易□。
但人好色被他瞞。　神氣耗散寧可道。
淫癡妄念能屏除。　此物當前自了了。
毋曰仙子愛我來。　可惜將身斷荒草。

第十四回　黃小娥秋夜戰書生

歌曰

秋林蕭瑟秋景蘭。(闌)　秋雲慘淡秋楓殘。
獨有秋囿秋花茂。　嬝嬝一枝呈秋香。
致令淵明酷相愛。　標奇列品分成行。
黃居第一白居二。　兩種乃擅花之王。
五斗折腰不屑受。　白衣送酒醉花傍。
因知有愛必成癖。　癖處魔鬼瞷其盲。
中以酖毒人不識。　猶然纍纍神魂忙。
吐金吐銀總幻相。　畢竟到頭徒荒唐。

這首歌兒。單道人不可溺愛。愛一溺。即流而爲癖。到了癖處。就不可藥

救了。若紂王好色。人就把個妲己去溺他。斷脛剖孕。酒池肉林。紂王癖了妲己。把個天下就失了。若衞懿公好鶴。人就把個鶴去溺他。號以大夫。駕以高車。懿公癖了鶴。把個國就亡了。如米顛好石。人就把個石去溺他。廢時失事。毀官裂守。米顛癖了石。把個名都損了。如劉伶好酒。人就把個酒去溺他。終日酩酊。荷鋤以行。劉伶癖了酒。把個身都喪了。所以說愛不可癖。不特大的不可癖。就是一草一木。也癖不得的。若執性癖了。那些依草附木之妖。就乘機來相搆。几席之間。禍生不測。故說天子癖了。沒了江山。諸侯癖了。沒了社稷。士夫癖了。沒了名譽。庶人癖了。沒了身家。總一樣的。不可不審。詩曰。

性地如珠境境通。　悍焉□癖總成凶。
素玉格語成龜鑑。　毋固斯言萬古宗。

話因說個銅山。有一老姓樊。自稱樊老。家有半畝餘地。酷愛種菊。聞某

處有一佳種。雖風雨崎嶇。往來跋踄。彼也不辭辛苦。必欲謀得到手。心下方快。凡是菊花最佳的。如銀鶴翎。剪絨球。銀荷花。蜜芍藥。蘇桃。紫牡丹。玉甲。金甲。以至銀鎖片。金鎖片。賽玉團。狀元紅。醉楊妃。西施吐舌。觀音面等樣。不及悉載。彼園中無不備具。有個曲兒曾道來。

秋菊綻寒葩。剪絨球葉細楂。似鶴翎卸下籬邊杈。西施舌似他。觀音面讓他。牡丹芍藥總不及他。聲價肖荷花。玉團鎖甲。付與狀元誇。

右調黃鶯兒

當秋深之際。飛香弄色。爛漫籬邊。那一種嬌黃嫩白。淡紫深紅。把個秋容。裝扮得十分艷麗。士客們來觀的。莫不羨賞。如以(似)身在錦繡窩中。尚多了一段香耳。詩曰。

不與凡花伍。　秋來獨自芳。

別有香

香心幽媚露。嫩質勁凌霜。
布葉依陶徑。垂英遠陸床。
歲寒堅晚節。谷水味香甘。

人或看得好。要求他一本。樊老固意高其價。不肯賤售。且又癖性。說要一錢。便九分九厘也不肯貨。常在花前與人競口。把個極幽奇清雅之場。倒做了個市井交易之所。若高雅的人。知他癖性。照價與他。倒得歡喜而散。故當時笑他俗品。而亦有雅致。雅致以能種菊。俗品厭其論錢。有幾句口號道。

樊老種菊。爲肥口腹。
沒個雅懷。一味惡俗。
有錢方售。無錢休瀆。
惱了花神。怒目斥逐。

道伊行□。　把予貪黷。

罰伊糞窖。　變個蛆厲。（厲蛆）

終日鑽營。　嘗你厭足。

樊老得利於花。已經五載。初謀三餐不給。粗衣掛體不能。今覺酒肉醉飽。而溫暖有餘。遂於園中。構小軒三間。軒後即通內室。就有文人墨士來往。以其愛菊之雅。贈一匾名餐英軒。又有人贈以對聯云。

霜繁亂砌攢金蕊。　寒淺疎籬綻玉花。

又一年。荷敗桐疎。而秋英獨茂。樊老圃中開得更盛。來看的。來買的。絡繹不絕。樊老更拏班做勢。千不肯賣。萬不肯賣。反到朋友人家去了。把個花圃鎖着。要看的不得看。要買的不得買。人上多不平那樊老。忽一日。時將申刻。樊老沒了老婆。身邊有個極粗蠢的丫頭。日裡煮茶做飯。夜裡權將來煞火。樊老止生得一女。年方十五。髮尚垂肩。內無男。外無

僕。若此老他出。就是女兒管園。那日樊老睡在房中。其女忽走到園內來。遠遠望見一個穿黃的小廝。頭髮亦披肩。在那花間行走。其女想道。花園關的。那小廝從何入來。女又凝目看視。那小廝亦生得雅致韶秀。心裡想道。好個郎君。若去知會我爹爹。他性氣折拗。見了必然呵斥。我不要撞破他。待他看一回去了罷。心裡正是這般想。忽見那老婢也跳到園裡來。見了喊道。甚麼人在園中看花。樊老性命在這幾朶花上。聞得喊叫有人在園裡。失驚跳將起來。跑到園裡道。是那個。把眼一瞧。並沒個人影。問老婢道。人在那裡。老婢道。我明見個人。穿着黃。立在花邊看花。怎的這會兒就不見了。樊老問女道。你見麼。女答道。我沒有見。樊老對那婢道。啐。人影兒也沒有。你敢見了鬼。這般大呼小叫。把我來一驚。詩曰。

借問此老何相驚。　驚心祇恐花見侵。

花侵尤慮錢□傾。貪心應共鶩心生。

世人愛財雖營營。未若此老如□蠅。

王戎鑽核千古嗔。賴得此老□芳名。

大家混帳了一會。到了次日。樊老守定花園。再不走開。誠恐眞有個人來偷花。那日不惟看的不放進來。併要買的亦不放他進來。吃粥吃飯。俱在園中。看看坐了大半日。將次未時模樣。有一友也種幾株菊花。邀他賞玩。樊老正坐得沒興。聞人邀酒。五臟神先欣動了。暗忖道。我坐在此。並沒人來。多分是那丫頭眼花。見了黃花兒。反疑做是人。今將晚了。諒無人來。我且去吃酒。遂分付女兒看園。竟自去赴酌。不題。却說那女仍來軒中。坐下看管。心裡又想道。我昨親見那穿黃的小廝。怎的喊叫起來。就不見影。豈我亦錯看了。正思想間。忽擡頭。那穿黃的小廝。又在花裡行走。女道。正是昨日那廝又來了。等我去撞破他。問他那裡來的。

女連忙走入花叢裡來。那小廝也不迴避。欣欣迎着道。姐姐見禮了。女道。我且問你。你是那來。終日來我園中打攪。那廝笑道。我與你係緊鄰。怎的就不相認了。你爹爹古怪。我等他□□。方來一玩。女道。昨日明明見你。原何一會兒。就找尋不出。那廝道。我躲在菊花深處。他們何由得見。女道。你看只看。不要扳折了。累我受氣。那廝道。便扳折些亦無礙。就去扳了兩三枝。女跌脚道。不好了。賠我花來。我爹見了要氣死。□□枝是他心愛的。那廝笑道。小家子。就要我賠。我醫好還你罷。把那扳下來的枝兒。依前湊上去。端然如一木生成的。花兒更覺鮮麗。女駭道。好手段。折的能接得牢。眞好法兒。那廝道。這事何足奇。我還能使黃的倏然白。白的倏然黃。一枝上開出兩三樣顏色來。這才是奇。女不信道。那有此理。這色是天生成的。那得變更。那廝道。你不信。我教他變一色你看。指着一枝白菊花道。我要黃。速變來。眞古怪。只見那菊白森森的。倏地

裡換出黃來。如將金鍍的一般。更是燦爍。詩曰。

從來黃白不相兼。　轉白爲黃術豈纖。

不是花神施妙手。　何緣奪得化工旋。

女驚喜道。好妙法。你教了我。我把幾盒花兒送你。那廝道。我不□(要)□。(花)你把別的來換。女道。不要花。我把幾貫錢送你。那廝道。我也不要錢。要錢是俗團了。女道。花又不要。錢又不要。我把頭上這根銀簪兒換了罷。那廝笑道。頭上的不要。□是腰底下腿縫兒裡那件東西來換。我就換了。女聽了這言。甚□□惱。恰又愛他的法。只得含忍了道。你這人忒胡說。對我黃花女兒說這樣話。那廝又陪笑道。你是黃花女兒。我亦是黃花郎。你的也不寬。我的也不大。你和我做個配兒。我教了你這個法兒。管你受用不了。女心實愛這法。又聽了這話。甚有些動火。道。我依便依你。只是不要悔賴。倘到了手。不教我怎麼。那廝笑道。沒

這樣事。便相摟了到軒子下去。就在櫈兒上卸下了褲兒。那廝雖說黃花郎。做起事來倒也在行。便把些唾兒來與他塗濕了。後把那莖兒插將入去。初破瓜時節。裡頭不免火辣刺得痛。女道。痛哩。那廝道。耐一刺就好了。兩下抽遞起來。不多時就有些水兒發動。覺得滑溜些。那廝便又深入。連動百餘動。女子覺裡面要小解的。急急麻來。道。放我起來。我要小解。那廝道。不是小解。你要丟了。我也要丟了。越摟得緊。抽得急。兩個却忘記了那老丫頭來張。却說那老婢。思想昨日。眼着着見那廝穿着黃。披着髮。被我喊破。倏不見了。等我今日再去伺候他。悄悄摸到後軒來。只見姐兒和那穿黃的小廝。摟做一塊。在櫈兒上一聳□□。搗個不歇。就立住了腳。閃在門後來張。看了禁不住火發。人雖生得粗蠢。然這一竅是通的。也是好的。雖說那樊老也時常摸摸。曾奈老人家。千般幫襯。萬般扶持。弄得進去。抽得幾抽。婦女正興來。那老已鼈殺。動不得

了。正是那老婢的心下黃蓮。說不出的。見他兩個狠提猛送。怎的不□。
且又心熱得緊。道。我且出去綽個趣兒。便飛也似跑將出來。一把捉住
道。你是甚麼人。敢大膽姦我家姐兒。合撲壓住不放鬆。女子驚得目瞪
口呆。不敢做聲。那婢猶喊道。做得好事。怎麼打發我來。女定睛一看。止
得那老婢壓在身上。那小廝又不見了。膽就大了。向那婢碎(啐)道。
蠢物。你做恁的壓住我。那婢道。我不壓你。我壓那穿黃的。他昨日躲得
好。今朝躲不過了。大家快活些罷。女道。你又着鬼。說這些鬼話。快□□
恁的。你且立起身來。看恁的穿黃不穿黃。那婢果放鬆了。把眼一瞧。却
壓在自家姐兒身上。忙跳起來啐。(道)我眞眼花了。竟一道烟去了。
女見那婢已去。輕輕把褲兒繫好了。忙到園來。□那小廝傳法。滿園中
那裡尋得出來。詩曰。

占盡花神利。　今將愛女償。

女不見那廝。心下甚恨那婢道。被這怪物來攪散了。不曾傳得他法。又不曾問得他居處。叫我好恨。他不來攪。我得了這法。滿園中一倍的。就可圖百倍了。我家豈不富饒。眞是有其父。必生其女。詩曰。

癡兒端不悟。　猶是恨茫茫。
女失元紅花失鮮。　算來虧損總般般。
身虧饒你金移斗。　那得如花再放妍。

不說女怏怏的不悅。却說那婢。明見他兩個這般的做作。怎的捉住了。又被他逃去。教我一天的歡喜。都化作冰□。坐在燒火欖兒上。想了一回。那淫津不覺□□出。偶那看家的狗兒走來。這狗兒。是那老婢終日沒個事做。將來抱在手裡頑耍的。弄得極熟。見他在面前過。看他那厥物倒也粗壯。就抱將過來。把自己的褲兒脫了。把狗的那厥物椿在牝裡。摟了狗下半截。聳個不住。却也作怪。狗□通人性的。那厥物也硬起

來。聳得那婢也覺得勝似老兒的軟雞巴。強如沒有。竟摟了那狗。在烘櫈上熱哄得有趣。不忍放他。却說其女見父不歸。那老婢也沒響動。疑他也遇着那穿黃的小廝。在那裡做甚麼事。亦不做聲。悄然走將出來。只見那婢抱了狗兒。在竈櫈兒上作顛。女知他慣的。不以在意。特然走在面前。那婢慌了。把狗一丟。狗把脚一箭跳了去。把那婢和櫈仰天跌倒。竟露出面前那件。看了看。褲子又在一邊。女解其意。笑道。你尋得好丈夫。你進了狗國了。那婢忙爬起道。一時見你們兩個做的事。教我心裡癢得煞。偶把他殺殺饞。姑娘千萬莫響。女道。我和那兩個。做甚麼事。你說這樣話。爹知道可不利害。那婢點頭道。我曉得了。日後大家都不要提起。早聞得叩門響。那婢忙執燈接樊□(老)入來。酒已是大醉的。扶上床睡了。女見父已睡。亦自歸房。想道。法不傳也罷了。不知他如何了事。這光景想像不起。惱的是那人阻我好事。不覺的睡去。忽見那

穿黃的小廝又來。女牽衣道。法不傳我。那裡去。那廝道。吾乃菊英是也。嗔□□把我輩狠售。故我來探爾花心。花心破。諸色就槁。縱有法。亦不授爾。把袖向花間一捲。欲去。女留之不能。正牽絆間。忽然驚醒。女想此夢甚怪。牢牢在心。到了次早。此老忙起來。頭也不梳。竟到園裡來看花。不看猶說是一園好花。看了魂魄都喪了。平空喊叫道。可憐好苦。誰把我這一園花。都來作踐了。叫苦不已。女聞得。心下了然。只得與那婢一齊來看。眞是可憐。但見。

似霜摧落。如雨飄殘。綠葉兒倒掛低垂。翠幹兒東彎西曲。才放的瓣捲心歪。未綻的頭垂色褪。誇甚的蜜絨球。蜜捲簾。蜜雁翎。看來黃不像黃。數甚的銀絞絲。銀絡索。銀鳳毛。端詳白亦非白。雖說陶淵明愛他。見了應亦愁眉。就是陸龜蒙慕着。覩此仍將喪氣。

女看了。對爹道。□□心貪。我看這派色不□人□想□笑□□□□□□來。女道。人損的。不過壞一枝兩枝。或一朶兩朶。今一概如殘破的一般。想天亦愛此花。夜裡來收了去。爹且喜種子在。明年再種罷。樊□(老)□胸道。說是這般說。把我一年利息都沒了。怎的好。兀自嗟怨不已。女再三勸。而此老竟將懨懨就斃。雖是天道惡盈。亦此老太癖了。更加之以貪心。故花神巧於愚弄他。故所以說癖不可有。此是癖而有害的。然又有一種人。也是這般癖。不惟無害。而且有利。□里有翁老者。不知何許人。常攜二孫。結盧(廬)於秦望山下。年已六旬。炯目蒼髯。嘯志歌懷。傲然有遺世之意。二孫長字伯玉。次字仲璧。俱美姿才。雖係妙齡。尚未有室。翁老頗好蒔花。尤喜種菊。捨傍有隙地。編茨成籬。老圃秋容。黃白交映。翁老自提一壺。向花叢撈飲。既倒接籬。頹然睡去。二孫往往扶歸。眞有。

劉伶之風。陶令之致。

重陽已過。霜月如盤。二孫讀罷。窺園。但見瓊朶金英。搖香美色。□□愛玩。若身寓珠玉之林。群娥之側。伯占一絕。詩曰。

幽人籬畔菊花栽。霜落金銀取次開。

分付花神休睡去。求凰饒有相如才。

仲亦占一絕。詩曰。

金精曾被竇郎猜。賣盡風流枉自回。

縹緲仙靈應久在。如何今夕不重來。

詎料念之所至。鬼神先知。況竅於語言。自成感召。是夜黃白二英。化爲姐妹。漏下三鼓。伯已就枕。曲肱而睡。仲憶前詞。徬徨兀坐。忽聽園中似有人行走。忙將紙窗鑽隙窺之。見有二女子。遮掩芳叢。輕盈可愛。然月影之下。見不甚切。道。待我出去瞧看是何家女子。可邀來一敍。以消寂

寘。豈不是一大快事。遂開門出來。女聞啓戶有聲。即撤籬遁去。仲心快怏道。上門的主顧。倒被他走了。忙促伯醒來。告道。哥哥。你睡得早。失恰一卯了。適有二女子。在園中看花。我開門出去。欲瞧他一□。他聽得門響。即遁去。不曾飽看得。可恨。伯道。此必□鄰女子。乘夜來偷了花去。待侵晨起來。插在鬢傍。以沽有情之悅己。此女亦□知趣的人。仲道。以我的花。供其所悅。彼計得矣。祖翁憾何。伯道。彼暮必然復來。我和弟藏於籬邊。伺而執之。他若乞降。□把來消消渴。何爲不可。仲笑道。吾□□是二美。若能獲着。我與哥各享其一。詩曰。

瞥見雙娥惹興狂。　頓思邂逅挾英皇。
閉門不納誠男子。　遐想斯鳳衍澤長。

次晚。兄弟二人雖咿唔一室。然一心只聽籬邊聲息。馳想高唐。坐到夜深人靜。隱隱聞得籬□之下。纖步跫跫。語聲細細。大有疑是玉人來況。

仲道。哥哥聽得麽。那人來了。伯遂拉弟相與趨出。二女因見人來。端然佇立。了無避態。長女徐徐向生語道。予姐妹久托芳鄰。爲愛寒英。過從清賞。不覺輕踰樊圃。未聞主人。得毋見訝。二生見其花容並絶。語韻悠揚。早把個魂都蕩了。歛容謝道。賤兄弟方理夜課。尚未就寢。偶聞香趾。履我荒園。倒屣猶慮不恭。其何敢訝。長女因問道。二□尊字。伯□□生伯玉。吾弟即仲璧。敢問二芳卿。長女道。予黄小娥。妹銀小娥耳。那時二生對立。恨不得摟那雙女子。即入羅幃。共翻鴛被。見其春(從)容端雅。不敢造次。只見黄小娥徐道。昨日隔牆得聞二君清韻。想念花神。縈思麗質。有諸。伯遜道。漫□□懷。何期汚二美清聽。□儷姝道。二君何高才。我□效顰一首。奉教君子。何如。姐占云。

黄花久傍地仙栽。　神不依人怎向開。

休把良緣負良夜。　好教女英伴郎才。

妹亦占云。

神與人交莫浪猜。　巫陽雲散幾曾回。
不如邂逅知音者。　月朶風莖笑攞來。

兄弟聞詩。讚賞不已。知女意已肯。各舒媚款。近前求合。黃娥顧妹道。我爾從來寂守蓬茅。幽捨香艷。意不欲入華堂。圖茲富貴。今何幸偶遇仙郎。蒙彼眷聆。一言許可。雙締良緣。吾妹毋更遲疑。銀娥道。姐言良是。固我所願。但我來時。不曾對筠姨說過。恐彼倚門久候爾我。牽掛情懷。不能大暢。奈何。黃娥道。這般。姑以一人留此。一人歸伴。先後成緣。□□不可。銀娥道。此論甚妙。長幼有序。姐應留此。妹亦歸。銀娥乃還。仲不能留。目送其去。踽踽入室。嗟呀良久道。掌中物倏然遣去。今宵教我豈不悶殺。好一個不近人情的大姨。不說仲璧的納悶。却說伯玉拜了金(黃)娥。歸到房中。慇懃相與解衣。但聞奇香拂拂。及閱豐肌纖膩。牝

戶精美。伯玉興不能禁。引莖逼合。黃娥款告道。茲值初遇。交會方新。予之花竅未開。子之龜鋒正銳。望乞憐護。毋得縱力摧殘。令妾望風而靡。嘗聞古有刻燭成詩。妾效此法。限莖成媾。乃以指度莖。約有二寸。畫道。今番止於此。毋太過。就是愛惜妾處。伯玉道。如命。但臨機應籌。自有主之者。遂施津納莖。引動方抽。娥即畏避閃移。高壘未穿。深中難究。計入僅寸餘。抽未百合。當不得新爐日緊。往來急驟。慾□歡來。一度已訖。伯玉道。納未及限。子何食言。娥道。始事難量。安期必信。再則以審。行當踰限以報君。伯遂下。與娥並枕。口溫香腮。胸挨嫩乳。手搦紅□。腿壓□□。又載弄香龕滑滑。燒瓣酥酥。佳興復來。堅陽再□。娥乃□然受事。伯得入銳二寸。娥捫道。及限了。及□(限)□。(了)伯道。尚未踰。復入一寸。娥道。如今踰矣。伯道。踰無所苦。何愛而不踰。又復入一寸。時而物既已相得。抽抽送送。往往來來。□含妙趣。興味無窮。一個掄。一個受。如風狂

擺柳。顚來顚去。顚得個竹床兒響聲不絕。仲在隔房聽他兩人情興。就是泥菩薩也要發作。叫仲璧如何過得。況那根鐵幹硬幫幫。把床破被單也穿得破。沒處發遣。只得將三個指頭。權把他來消遣。已經再次。猶聽得他們響動。忍不住了。乃低呼道。

好個會篩簸的新嫂。搖倒竹床。

娥聽得。亦悄應道。

難爲没擺布的小郞。鋭破鐵罐。

伯玉止道。禁聲。恐聞於祖翁。不當穩便。娥道。毋慮。這時已被睡夢蟲魘住了。正好暢情一樂。須臾歡罷。鄰雞曉唱。娥起辭歸。仲忙出送道。今晚切携妹來。叮囑再三。娥笑允道。今夜斷不教君獨宿。相送而別。仲對伯笑道。哥哥。昨夜好殺哩。弟有首詩兒請教。詩曰。

玉體相偎與頗豪。　竹床聲碎旅魂飄。

不憐人在淒涼況。 望斷巫山雲路高。

伯玉看了笑道。昨苦了賢弟。今日快矣。抵夜。黃小娥果挾妹同來。付與仲。道。好爲之。即自旋將歸。伯欲挽留。娥道。筠姨立候。勢不可待。伯諒難款留。勉強相送及簷下。携娥手道。汝縱不肯在此。姑少止。聽他兩個作合有趣。娥道。娃子作嫩事。怎如我兩人勁敵。伯發興道。卿老辣。奈我昨歡未暢。權此一會。何如。娥道。無榻奈何。伯道。無慮。忙把芭蕉葉一片鋪地中。自赤身仰臥。令娥裸體跨腹上。將牝湊莖。用手按着竹梢。但竹梢是軟的。借他勢兒。一起一倒。甚捷。又見娥頻頻的樁下來。伯急急的頂上去。如點眼的一般。點點着穴。約五七百合。娥漸垂首酥下。竹梢不動。伯下而又如篩米的。狠狠的顚簸了一回。娥竟放手伏伯身。伯亦淸歡更劇。事畢罷手。遂送娥去。復轉身來聽弟所爲。那時銀娥方與仲璧扭捏。縷帶□款。持至夜分。才得沾體。仲密視其細溝中。紅珠□綻。香馥襲

人。忙施津唾。進未踰寸。銀娥呼痛不絕聲。兩手相拒。仲略一抽動。銀娥便退縮。哀告放手。仲無奈。輕輕按摩。聊且畢事。情實未慊。迨早辭去。伯次早顧仲笑道。極殺新郎。也算春風一度。有詩奉覽。詩曰。

仙郎欲入廣寒處。無奈素娥深閉住。
婆婆門外略沾唇。未知香味因何據。

仲讀罷。道。哥哥。正是。弟欲深刺一分。彼便叫苦。究竟未知此中佳妙。伯又笑道。今晚便知。到晚。姊妹偕來。姐迎謂仲道。妹幼穉。夜來情事未周。幸無怏怏。今宵再會。當自稱情。必非復昨宵光景。復對妹深勉道。不可再作掃興事。是夜共處一室。上下聯床。仲冷眼覷伯。已與其姐鬬筍合縫。粘如膠膝(漆)不聞一些扭捏。只見顛狂起倒。心下想道。昨夜好費力。不知今作何狀。遂起股唾津。直入二三寸。銀娥雖拒。却然亦承受。不似昨宵退縮。仲心已喜。抽未至百。復進盡根。銀娥亦不苦。仲心大快

道。入佳境矣。正弄在興頭上。忽姐問仲道。妹妥否。仲道。已妥。姐謔道。既妥。可無謝媒人。仲應道。竊自有意。礙我家兄。不敢致敬。伯怒道。謬謬。你不讀詩。女有貞。不可亂也。家有範。不可踰也。伯媳於分。固當遠別。嫂叔於禮。豈可通言。今遇雖露草。禮謹冠綏。未可以爲溷。姐謝道。率爾戲言。只因名分未定耳。我想如此夜行。不過幸一時之歡。實不是百年之好。安得稱講姻盟。敬申佳禮。使得稱爲叔伯妯娌。共事高堂。不尤愈於私奔麼。伯道。吾正在此躊躇。今時事。亦甚可爲。只沒個人作伐耳。姐道。妾們幼失父母。全仗筠姨撫養長成。今把這段姻緣。直截告訴他。彼自欣然肯來作伐。不怕事不濟。衆道。此策良善。遂各散訖。詩曰。

宵行仍自慮疑猜。　不及聯姻得暢懷。
寄與冰人應作伐。　一齊歡上雨雲臺。

詰朝。翁老正啓衡門。有一佳嫗探入。翁老問其何來。對道。奴鄰人筠姨

也。足素不離戶限。今竊有慕高風。素深企仰。特來爲二賢孫作紅葉。惟翁嘉諾。翁老辭道。吾隱居澹泊。雁幣難修。况二偶欲一時並舉。將何物以辱命。筠道。予姐藐焉。二□俾予教言。茲幸長大。不慕豪貴。惟欲嫁得其人。論人無過二孫。敢爾輕造。但奩惟荊布。所聘亦止荊釵。多儀原非所望。翁老道。如此幸甚。老朽敬從所命。遂擇吉諧成。歸婦雙美。翁心大悅。以爲得人。是夜。筠以媒人兼送□□□壻家。綱紀內外。諸務沓至。夜分難去。欲棲無所。乃問娥。娥附耳低道。姨緣至矣。曷不薦寢於翁。姨佯應道。爾輩適人。吾責已卸。喜之不寐。何難坐待天明。乃憂一宿。爾可各早去做團圓。毋煩念我。既各歸房。翁亦倦寢。筠從暗中輕開其門。入挨床上。翁自夢中驚覺。辭道。事賴相成。愧貧無甚款待。但予係鰥老。不便相容。惟求自便。筠道。霜宵寄跡。責在主人。豈以親締姻親。可令來人宵啼霜處麼。翁道。姨言極是。但吾聞古男女。非六十不同居。予固及瓜。姨

殊尚艾。可無嫌否。姨道。寒夜權宜。予自和衣睡。翁懷不亂。烏乎不可。翁不能卻。已而姨復寒顫。牽被自遮。須臾姨即入被。伸手摸翁陽具。痿垂不舉。自解褲逼之。冀翁興發。翁道。我久不作此態。恐負芳情。姨復引翁手。摸弄其牝。瑩潔無毛。竅中緊束。如火齊初發。絕無生育離披之態。翁道。奴年雖已三十。然從未適人。今猶處子。翁盍請嘗試諸。翁被他挑引不已。亦覺心動。陽具稍堅。姨即以牝函冒其上。溫軟悅人。翁莖忽然大舉。姨摩其勢壯勇。駭道。早省此倔強。予當退捨避之。及交合。初頗挨挨擦擦。似甚艱難。徐漸滑透。翁健且善戰。堅豎不倒。自昏至宵。方才歇手。姨極滿意。笑道。矍鑠哉是翁。出其勇力。真可擂碎黃鶴樓。予素植清標。怕親□父。今覺捨翁。吾將何適。翁亦私喜。得此佳偶。亦可免鰥寡之苦。兩情甚是歡悅。詩曰。

老翁獨宿無此態。　忽來佳姨願陪伴。

調陽弄牝情忽濃。　大開旗鼓親征戰。
十合百合不暫停。　直至千回猶眷戀。
暢得美婦不絕聲。　道是我翁眞勇健。
我翁亦覺心開花。　那知鰥夫春復來。
安得夜夜常如此。　無使佳人趁滿懷。

侵晨。姨呼二女道。夜來事。吾已與翁諧矣。任爾少年燕婉。多則是幾度歡娛。爭如我老幹精神。挽不□通宵受用。今不是姨甥之稱。當呼爲姑媳了。黃娥應道。恭喜阿姨。苦節多年。不省男事。今幸孤根結契。永遂良懷。一門偕隱。何慮歲寒。姨道。銀娥何未見做聲。黃娥笑道。他夜間賴尿。□得床響。銀娥應道。沾幾點露華是有。不是尿。□□□姐姐。不住在床上叫肉心肝。敢是家長娘要與祖婆辦喜席哩。相與歡笑。大家和樂。□

翁家□食既煩。又逢歲荒。饔食不繼。翁日憂之。姑媳相與謀道。前山有

□林。吾輩可取□根。以精餉膳翁孫。翁察而嘗其苦。甚爲嗟嘆。黃娥道。糟糠婦固應□。翁如過慮。敢請辟穀以從。遂其七日不食。容色愈麗。翁異之。終不安。謀自典衣爲食。姨見問道。典此何如。翁道。典銀易米。姨道。如此何不早說。遂呼黃小娥道。娥來。翁資金。黃娥即出金五錠。(錠)爲翁壽。又呼銀小娥道。娥來。翁資銀。銀娥即出銀十錠爲翁壽。翁驚問道。果何術而致此。二娥爲道。此吾祖白帝所司。吾父□牧所貽。媿於阿堵。亦猶祝融之燧。而玄冥之冰也。何須術致。翁如未信。請使什器盡爲金輝。棟宇皆成銀燦。□翁寓目。何如。遂口中念念有辭。頃刻。見家中所用器物。件件都是金裝。捨宇廊房。楹楹盡皆銀飾。輝煌燦爛。洞目駭觀。翁急止道。我聞得□泰不祥。當亟還吾故物。毋招天忌。二娥領翁命。仍還其舊。自是翁家給日足。惟酷意種花。花開時。邀友人共賞。如喜悅者。即相送不吝。間有以錢來售。翁艴然道。我豈賣花人。煩□錢也□即持

去。嘗花前與友人痛飲。作歌鳴志。歌曰。

人生七十兮不久長。何必貪戀兮喜多□。對花長嘯兮倒霞觴。宴吾親朋兮無參商。廣行方便兮免災殃。即是種福兮對彼蒼。

從此廣財好施。人有不能婚娶者。替他婚娶。不能殯葬者。替他殯葬。或鬻男賣女。易妻繼弟者。一一代爲回贖。以至一言解人之爭。一語息人之忿。無不曲爲周悉。鄉鄰之間。俱稱爲長者。有詩曾道來。詩曰。

山川靈秀。特鍾我翁。

□菊繁□。喜其秋濃。

不畏霜露。挺然秋風。

與人共賞。略無吝容。

攘財好施。感及玄穹。

得獲賢淑。　爲諸孫榮。

□翁廸吉。　遐福隆隆。

□□□杖履入市。忽有韋道人向翁揶揄道。此□不□了孫媳資財。那得三千功行。翁見其道□□□□向前揖道。□長何以教我。道人道。君□□□益精。凡期已滿。將拔宅上昇。當歸爲謀。□□□□。以道人之言告諸三婦。三婦道。湘子□□□□。然翁善行圓滿。理當飛昇。遂出金丹□□□□翁孫將餘散及僮僕。賜人。至夜聞音□□□室。□虛而去。詩曰。

□□□□天自知。　善因善報豈差遲。

□□□□飛昇去。　從此逍遙樂未支。

評曰

翁老與樊老無異。而翁老獨受金精之庇。□□□樊老貪。而翁老好施故也。

第十四回終

詩曰

漫道偷花我獨擅。其中自有和鸞片。
假饒緣分不在伊。鐵鞋踏破無繇見。
情挑意逗便相親。不是前因即宿願。
一朝愛盡如花飄。恁是恩牽留不轉。
即如螺女下塵凡。縱爲當年寃一線。
償他昆玉兩和諧。歡歡喜喜春生面。
寃將恩解自成拋。至今傳得姻緣段。

這首詩。單道人的偷歡覓愛。雖說是一段小小的機關。其中却有個大大的緣分。就如一個婦人。生得美貌。你也愛他。我也愛他。你也去鑽。我

也去鑽。用了許多心機。費了許多氣力。究竟不得到手。被一個人來。一放下鈎。就鈎着了他。豈眞有潘安的貌。子建的才。鄧通的錢。驢大的貨。亦他的緣分到耳。莫就人家的婦女。就宿一娼家。將錢貫鈔與他。就歇個不耐煩。孰知緣不在你。或要耍嫖他。不是他有客。即是我不閒。蹉蹉跎跎。等了幾時。等得個閒日。發一段高興去去。那婆娘又出身了。到底不得一面。看將起來。誇不得說我有手段。我能善鑽。總是跳不出那個緣也。所以陶學士不說郵亭一夜眠。而說郵亭一夜緣。微哉斯言。正所謂有緣才有眠。即如俗云。

一飲一啄。莫非前定。

有詩云。

湊着機緣動好逑。郵亭一夜儘風流。
饒君縱有偷花手。緣不來時空強求。

話因說個緣不來時空強求的故事。先年有一人姓張。事母至孝。每日砍柴。易粟供母。寒暑無替。忽一日。母病將亡。張焚香告天。願以身代。然修短有數。豈人代得的。其母竟以病亡。張殯殮了。哀毀骨立。飲食不進。鄰人再三勸諭。方始食粥。但張□身自出砍柴。向賴母三餐炊煮。及母沒了。張要親身經歷。每一舉火。即想其母。未嘗不慟哭。常至廢餐。忽一日。進山砍柴。見路傍有螺殼一個。大如甕。可以盛斗粟。張愛之。遂懸擔頭持歸。掛在臥房壁上。每日早飯了出去。至暮方回。即炊煮晚膳。習以爲常。偶一日歸來。見鍋內有熟(熱)氣。忙揭開一看。夜飯併下飯的小菜。悉皆齊備。張奇道。又來作怪。我門兒鎖好的。是那一個來替我炊煮。想一想道。是了。多應是鄰家女眷。憐我無人。暗地裡來與我煮了。難爲。難爲。就吃了些。尚有多餘。道。留明早罷。自這日起。日日回來。廚下飯兒蔬菜。俱打點得齊齊備備的。張心裡疑道。就是鄰捨人家哀憐我。或

替我一晚兩晚。或三五晚。今將來有一月餘了。日日如此。這事可疑。等我明日躲在家裡。看是恁麼樣人。再作道理。到了次早。假意兒出門去打柴。仍復悄悄的走回來。伏在自家房門後。冷眼窺着那廚下。只見不多一會。掛的那螺殼動將起來。少頃。那殼裡鑽出一個女子來。看那女子也生得好。但見他。

雪白龐兒。初不假些脂粉。盤綠蟬鬢。何曾借□烏雲。溶溶媚臉。宛如含笑桃花。嬝嬝細腰。儼似垂風楊柳。一雙凌波小襪。高映着六幅湘裙。兩瓣出水金蓮。賣弄出千般波俏。勾魂處。窄窄二彎。喪魄也(地)深深半竅。眞如那廣寒隊裡的嬋娟。披香殿上的玉史。

只見那女子走到廚下。運水斷薪。洗鍋造飯。色色完了。復向那殼裡鑽了入去。張看了驚呆不敢出。道。好異事。這殼裡有個女子出來。與我値

廚。想從前都是他了。我意欲出來。扯住問他個詳細。心下一時驚駭不迭。他又鑽了入去。少不得有日。再候候他罷了。明日。仍往山中砍柴。因與同伴說起。內一人道。你眞好呆。就一把扯住了。問他是甚麼樣人。又一人道。你眞沒用。這般標致的。管他甚的。扯住來睡一睡兒。又一人道。你還老實。若我斷不放他進去。死活大家做一場。可惜。可惜。我偏不能夠得遇。又一人道。你們說的都不是。他在殼裡安身。豈是凡品。我常聞得有一老。懸一壺於市。每日向壺中去睡。後竟陞仙去。這女子亦大似此類。你以後伺候着了他。只好好求他。自有分曉。張謝道。有理有理。承教承教。詩曰。

□山壺公隱市廛。　螺仙殼裡現眞傳。
個中秘訣誰能識。　半是憐孤半是緣。

至晚張歸來。看了笑道。多累。多累。我沒了母親。仍像有母親的一般。諸

事不要我費力。等我再從容一日。伺候問他。遂睡了。次早仍去砍柴。不題。却說內中有一人姓刁。年紀二十多歲。極輕跳(佻)好事。概中有些兒風吹草動。他就要來撥草尋蛇。恁你姑嫂姐妹行中。他全不顧些情義。也要去打牙撩嘴。諸凡錢財經手。便要佔些便宜。少一言不合。即要與人摹拳頭情。因此人起他個揷號。叫做潑風刀。刀同刁故也。此人與張僅一壁之隔。其母在日。開一扇孝順門兒。彼此來往。那時刁尙小。穿房入戶慣的。及張母已故。刁年亦大。遂掩了這扇門兒。然蹊徑是熟的。聞張螺中女子這一段說。心裡忖道。這明明是個奇女子了。人說得好。

有個好光景。　莫教輕塌了。

他是這般呆塌了。我老刁豈學他。等他進山去。待我悄悄伺候他。倘眞有這樣事。或是我口裡食。我且一把拽住。使他一個滿帆風。先到了手。

那時設個法兒。把那殼兒移到我家裡。這受用豈不是我的。想得快活不煞。只等老張進山。有詩云。

未覷嫦娥影。先萌竊玉情。
水中撈落月。徒費萬般心。

瞯得老張進了山。忙忙把扇孝順門兒撥開。將身挨入。把眼一瞧。見壁上懸那一個大螺殼。道。是眞了。遂隱在老張房裡。把雙眼兒。只緊緊瞧着那螺殼。看他怎生出來。坐了一會。沒些響動。又立了一會。又無些影響。坐得不耐煩。不覺一睡。竟沈沈的睡了去。失驚醒來道。啐。我在此做恁的。這等好睡。忙把眼擦一擦。去張。只見鍋裡有些熱氣起。道。古怪。錯過了。他已出來做飯哩。不然鍋裡怎麼有氣起。忙出房來。揭開一看。飯早已熟。人却不見。小刁懊悔道。等了一日。倒睡着了。失了這卯。罷。明日罷。復自踅到家裡。過了一夜。又打聽得老張出門。仍前來張家窺望。又

等了半日多。不覺的又是一個瞌睡來。驚道。怎的又是一個瞌睡來了。打起精神去張。早見一個女子在灶下掃地。刁歡喜道。來了。再一張。看看那女子。掃地將次。掃到房門前。刁見他實是生得千嬌百媚。萬種風流。心裡就如獲了一件寶貝的一般。忙趨出道。仙姑。多勞了。那女子立起身來看。道。你不是張郎。何勞過問。小刁道。問甚的張郎李郎。只要是風流子弟。俊俏兒郎。中仙姑的意。就罷了。那女子道。我與你無緣。緣不在。烏可強求。小刁道。我今幸遇你就是緣了。你豈不聞有緣千里能相會。今寧不是千里相會乎。就戲了個臉。雙手摟將過去。那女子道。莫囉唣。把身一閃。小刁一個合撲。跌了一空。又暗笑道。仙姑。若論人品。我也好似老張。若論風月。我也好似老張。若論偷寒送煖。軟款溫柔。我也更好似老張。又一摟。那女子又一閃。小刁又合撲一跌。幾乎跌下水缸去。心裡就覺有些惱。道。仙姑。不是我小刁誇嘴。我小刁吃不得半分兒虧。

今日我這般相求。你故意這般推却。我一聲張起來。大家走攏來捉住。那時莫說老張顧你不得。就是我也顧你不得了。那女子道。何慮。任你千萬人來。我要去就去。那一個強留得。但我終與張郎有緣。緣盡即去。你強求得何益。小刁見話不投機。道。沒甚的奈何你。我把你這殼兒拏了去。看你何處藏身。就去除那螺殼兒。不隄防屋上打一塊瓦下來。恰好打一個滿面。小刁撫了臉道。不好了。迷了我的眼睛了。停一會。撑眼來看。那女子已不見。小刁道。這又是他要我。我終不然罷了不成。偏要拏這殼兒去。復舉手來拏。這螺殼眞好古怪。却是有千來斤重的一般。好似蜻蜓搖石柱。動也動他不得一動兒。小刁就放了手道。也罷。不拏他去了。倘說與張郎有緣。我偏攪得他沒緣。大家弄不成罷。詩曰。

陡遇佳人賽小喬。　便思相慰倒鮫綃。
徒教費盡風流態。　沒個機緣空打熬。

小刁見事不諧。歸來納悶。呆呆的想道。我欲叫破。大家沒了。欲不叫破。那女子千推萬拒。這事怎了。又想道。有了。他與老張少不得走攏來做一塊。做些工夫着。終日去張。張得他們做恁的。便去一把捉住。撮個頭兒。怕他們不肯。不說小刁思想。再說張却回來。吃了些自在的夜飯。想道。眞難爲了那人。但不知是何樣人。等我見見。也好作謝他。明日要伺候他了。遂托故不往山裡去。躱在家中。候至下午。只見一女子在廚整庖。張即趨出見禮道。何方宅眷。垂憐小子。終日來此炊爨。令小子飽德不忘。敢求明示。那女子還個禮道。妾乃螺女。受龍主命。以君行孝無偶。遣妾代庖。張駭道。前有書生。天帝憐其孝。特遣素女供餐。小子何德。敢蒙此眷。那女子道。雖是龍主的恩眷。亦妾與君有夙緣。緣到。故相從耳。張道。既與小子有緣。何必相避。遂拉他同坐。女亦不拒。俗語云。

酒不醉人人自醉。　色不迷人人自迷。

張素來老實。見了這個標致的女子在傍。老實煞也不老實了。笑而問道。仙姑能與小子代庖。還能與小子代桃席麼。那女子亦笑道。恐不能兼代。張便挨到那女子身邊道。既憐小子乏供。亦應該憐小子乏件。兩個團湊攏來。這才叫做緣。一頭日(口)裡說。一頭便去摸他那話兒。女子亦不扭揑。張見他不動。知他已允。遂摟了同到床上。解衣貼體。張的歡喜。眞是從天降下來的。那興高有十分。更兼初次破戒。看了這件東西。如糖似蜜。把個莖兒放進去。死也不肯放他出來。一連的抽了三五百抽。更覺得有滋味。恨不得和身也鑽了入去。又抽遞了四五百回。覺得渾身通泰。緊摟那女子道。我的仙姑。我的仙姑。好快活。好快活。不覺的洩了。遂共枕而臥。問道。我與仙姑緣分。當有幾時。那女子道。不必問。數到即散。張道。說得有理。那一件事不是數。升沈聚散總逃他不過。小子意思。只要與仙姑共白頭耳。那女子道。且看。且看。張又道。既蒙相

愛。以後亦不必隱瞞了。那女子道。自然。從此君一須早回。自此之後。張果日日早歸。兩人如夫妻一般。琴調瑟弄。好不恩愛得極。詩曰。

趁着風流初上頭。　如魚得水樂悠悠。
私心願作雙飛鳥。　夜夜花陰比翼遊。

小刁是個乖人。見老張日日早歸。心裡就□他這着。挖個孔兒來張。但見老張自家坐。自家笑。自家說。自家起。倒並不見那女子的影。忖道。老張也不曾到手。我窺瞷他這幾時。杳沒個影響怎的。那女子說道與張郎有緣。若是有緣。怎不見他緣枕來。如此相窺相猜了一月餘。忽一日。那女子對張道。妾有珠一囊贈君。君家自有室。妾緣已滿。不敢久留也。張□道。纔得相□。何忍言別。那女子道。龍主有命促歸。張泣道。你去了。叫小子怎生想得完。丟得下。那女子道。君不久受室。那新人也不下我舊人。張道。去在何時。那女子道。在今夕。張遂不出打柴。心下暗思道。我

守着他不站開。看他怎生飛去。遂相與步步不離。同行同坐。將至薄暮。張摟摟親親。不覺高興起來。遂與那女子卸子(了)衣。自亦脫了底裳。把那女子坐在床上。自家立在床邊。把個莖與那凹兒。塞個緊緊的。搗個不措手。搗得那女子快活。把雙手兒來抱了張的脖子。張又把雙手兒摟了他的腰。這一會子好狠。如打燒酒的。打得那燒酒堆起花來。這花簇簇的有三五分高。那時小刁見張不出來。心裡愈猜他。忙忙的打了半日柴。就跑回家。張見那女子同老張戲笑。同老張行坐。心裡已急得火出。及到了晚。又見他這般顛弄。漬漬有聲。更急得火星兒爆將出來。道。老張倒得了手。我小刁甘罷不成。搶入門去按住了。自然妥貼。遂發起性來。走到那孝順門口。一腳踢入去。張一閃。驚跌在地。那女子乘鬧頭裡不見了。小刁到床一摸。並不見那女子。問張道。我明見一女子。你將來藏匿何處。好好引出來。不要吃官司。誰着你收拾人家婦女。

張道。有何指實。你這刁只好在別處放。我和你緊鄰緊捨。怎放得這刁。小刁也不聽他。滿房去搜。那裡有個女子。忙來看那螺殼。那螺殼也不見了。小刁見沒指實。亦不好聲張。道。是小弟一時眼花着兎。得罪。得罪。忙走回去了。張亦不與較。但張固知緣盡。螺女要去。意欲看他怎生樣去。思量與他鈎搭住了。一時便不就行。不料小刁做這一齣。匆匆而別。未盡一言。是張所恨。後張果有人見他誠實。以一女招他、爲壻。張出珠爲聘。夫妻諧老。子孫綿衍。此皆孝母之報。詩曰。

天命曾憐孝子孤。　特教素女代拱（供）廚。

張郎今日重逢者。　總是前緣不用呼。

這般看來。無緣強求的。徒費了心。惱了意。終何益之有。信乎。

緣來君莫招。　緣去君莫留。

隨緣自無礙。　兩意終綢繆。

我因又說個緣來兩意綢繆的。金牛江口。舊有一灘。名螺灘。這灘水極湍急。又極淸澈。常產巨螺。往往有人得之。可盛石□。灘前有山。多恠木叢林。虬松野竹。復多嬌鳥鳴禽。時日和暖。相與往聽。不下鼓瑟吹笙。故此地多書院。內有一院。乃戚氏兩兄弟。一字玄修。一字玄感。俱未冠未婚。然而美姿容。如陳平冠玉。兩兄弟讀書其中。忽日天晴。山明水秀。花香鳥語。二人遂相與出院閒玩。見灘流中有小舟一艇。一人逆流而上。舟中坐二女子。皆絕色。兩人注目頻視。恨不得身生雙翼。飛到他船上。再飽看一回。早灘彎樹遶。舟忽不見。兩人又竚立。待其回舟再看。候夕不至。只得怏怏而返。歸到書房裡來。玄感問道。哥哥。人見了那婦人女子。便有千種的相思。萬般的想慕。亦思他恁的。亦想他恁的。玄修道。亦不過愛他嬝娜娉婷。溫柔閒雅。如歌所云。佳人窈窕兮動我思。就是這個意思。玄感笑道。哥哥。恐不止此。你再想一想兒看。玄修道。想他做甚。

總是兩個字。道標致。玄感又笑道。哥哥。標致二字。動得人有限。有這樣一個字兒的。動得人無窮。玄修道。恁麼一個字兒的。我不曉得。玄感又笑道。哥哥莫欺人。那婦人家臍底下。小肚邊。那件物事。叫做疚。豈不是一個字的。玄修道。莫胡說。閒要半日了。且去讀書。兄弟二人。遂各分頭而去。詩曰。

歡娛何足羨。　羨煞裙底釵。
小竅絃爲東。　雙分玉並開。
瓣如花破蕚。　香似麝含胎。
多少奇男子　沈醉惹後災。

玄修坐在書房裡。想兄弟所言。那一個字妙。道。我嘗聞得那物。似深不深。似淺不淺。深深淺淺之間。以我的莖兒湊他的竅兒。令人麻了又要酥。酥了又要死。你道妙也不妙。所以古來英雄傑士。才子名流。那一個

不好此。故藥師遇紅拂。君瑞遇鶯鶯。相如遇文君。君平遇柳姬。有誰人
跳得出此坑。我今已弱冠。尚未遇着這個竅兒。須待功名到手。方得如
願。正謂書中有女顏如玉也。遂占一絕。詩曰。

何年得遇美娉婷。一竅相通破玉痕。
好向燈前憐□笑。不妨重倒繡花裀。

再說玄感動了一個字兒的神思。坐在房中。道。我嘗聞人言。

座中若無油木梳。飲酒不入腑。
座中若有一點紅。樂趣自融融。

這般看來。女子那個小竅兒。眞是消愁解悶開懷樂意的東西。所以從
來越是才人。越是名雋。越下死工夫去求。若那竅兒不十分佳美。人何
苦頻頻留戀。如必正去偷書。韓壽去偷香。襄王夢陽臺。思王夢洛浦。只
是這竅愛殺人。我非不風流。偏難得遇。豈嫦娥未見少年也。天那。我的

巧遇兒在那裡。遂占一絕。詩曰。

深慕如花玉一枝。　相逢慰我苦相思。

春生紙帳香甜睡。　嘗盡深深深自知。

不說他兩兄弟的相思。却說這一點思慕之心。早打動了巨螺仙女。那仙女就乘螺出遊水面。遇玄修兩兄弟尚垂涎昨日那舟中的女子。因雙雙步出園來。玄感笑道。哥哥。昨所言的一個字兒妙趣。曾想得解悟麼。玄修假正色道。兄弟讀書正殷。不要懷這些雜念。言甫畢。已將次到那灘前。遙看那林光溪韻。山色鳥音。宛如在翠屏前。聞佳人輕歌檀板。玄修道。此景不除天台。玄感道。只少了兩個仙女。將我劉阮二人沒着脚處。因相與大笑。正笑間。只見灘上似有一大物。倏沈倏浮。又忽半浮半沈。玄感道。哥哥。你見麼。玄修道。見來。似一個大螺。我和你去捉他起來。養在園中。也是難得有的。遂走下灘來。那螺又沈了下去。若曉得有

人要捉他的一般。玄修道。兄弟。莫做聲。此物也曉人意。玄感果不做聲。又立了一會。那螺果又浮起來。被他兩人一齊下手。遂捉住了。竟抬到園中書房後。放在一大缸內。玄修道。這螺大得有趣。玄修(感)道。久不曾見。兩人看玩一回。仍各歸房課業。却說玄修猛觸念道。當初天帝憐書生。亦曾遣螺女供餐。我今幸逢此螺。寧無此奇遇乎。遂瞞了兄弟。悄悄到那缸邊。見螺正出頭揚鬚。浮遊缸面。玄修對螺囑道。曾聞螺仙化身女子。爲書生餐。共薦枕席。至今頌贊。小生思慕。特申禱祝。願我大仙。毋辜人意。出身相見。螺其有靈。乞如我言。祝罷。又道。螺仙。螺仙。可憐小生。眞患得煞也。仍悄悄歸到自房。不題。却說玄感亦曾聞螺女代餐之事。便瞞了哥哥。走到缸前。對螺道。螺。你聽我道。我與汝有緣。分(方)得遇汝。我同書生。無人具餐。螺其見憐。幸出毋隱。道罷。又把個指甲兒。向殼上彈幾彈。道。螺。小生今夜好等也。亦去。詩曰。

信是螺仙僅一身。怎當兩意共叮嚀。
除非一物牝生兩。始得綢繆遂二心。

兩人意中各自有一個螺仙。各自望一個奇遇。到了下午時候。只見走一個蒼頭來道。二官人。奶奶請。玄感別玄修道。哥哥。母親呼喚。弟即回來。那時玄修意中甚覺快活。去了一個。一個人便好做事。答道。母親若留你。便明日來也罷。遂別去。玄修見弟不在。放心走向螺缸邊道。螺仙。螺仙。吾弟不在。止我一身。望現仙肌。慰我渴想。又在螺缸立了足足有一個時辰。天色漸漸黑下來。小廝們催吃晚飯方去。只愛那。

出水娉婷相。

因此上。

留連不忍離。

到了房中。拏着個碗也想着螺仙。舉着雙筯也想着螺仙。吃着口粥也

想着螺仙。嚼着根菜也想〔着〕螺仙。吃完了。把碗兒一放。嘆口氣道。我薄福的人。那得上帝見憐。眞個遣螺女來。使我嘗嘗那滋味。因點上一盞燈。雖對着那本書兒。心却不在。看去就是沒字的一般。那些伏侍的小廝。俱各睡了。鼻息如雷。心中擺脫不下。復走到後園去。黑影中望見若有個人走動的光景。玄修道。豈吾弟先得我心。來此朶頤。等我上前一看。忙向前。將目一視。恰是個女子在月下拜月。玄修道。是螺仙了。急趨前見禮道。螺仙。小生戚玄修。在此恭候。那女子道。賤妾螺女。感君誠禱。不忍相負。敢冒形一晤。玄修道。素仰盛德。必獲見憐。故小生不避煩瀆。仰希俯鑒。那時玄修把眼一睃。見那女子一身清素。萬種妖嬈。想那一個字兒。小竅委是要消魂了。又道。既蒙玉趾不棄。小房一坐。願聆珠玉。何如。那女子道。行。相與入房。玄修復挑燈對坐道。天上人間樂事。想同一體。今日之遇。即裴航劉阮不過也。迢迢長夜。忍教負却。那女子

道。偉論驚筵。玄言入座。此眞是人間絕勝事。何必屑屑效那婦人女子態。解衣卸裩。作兒女伎倆。玄修道。螺仙此言極當。奈小生久慕花心。思挨香粉。欲如蝶占一枝。蜂親奧底。深嘗裙帶下佳品。庶不使小生村煞。何幸。何幸。遂向前一摟。女不爲拒。因同解衣就寢。玄修忙執燈。把女子那牝照了。細玩。頭點女(點)羨個不已。女子道。羞人答答。端詳做甚。玄修道。吾弟有言。臍底下。小肚邊。有件東西。妙得緊。今看了。果妙得極。如肉饅頭兒發得酵起。高聳聳的突起。酵又發得過火了。那饅頭兒又開一條裂兒。吐出兩塊精肉兒來。眞個是妙得極。聞得裡面甚溫煖。等比試看。把莖突入。果如有火的。熱蒸蒸的。把個莖兒冒住。煖烘烘。按納不定。遂猛地裡一送。直送在血海深處。丹房窟裡。那女子便摟住了玄修道。心肝哥。略輕些穿破我洞底了。玄修便緊緊抽敵(遞)起來。但此莖雖勁。當不得牝內穴道彎曲。飢(肌)肉迴轉。如數層蕊瓣。緊緊

將莖捋的一般。未嘗百餘合。而渾身酥快。怡然泄了。玄修遂悟一個字之妙。却都在這彎裡得趣。若不親嘗。如何知這羅獅（螺螄）腦裹物之妙。因囑道。螺仙。這事切不可使吾弟聞之。他年紀尚小。使他開了這竅。如小孩子吃甘庶。吃得甜。再不肯放手。是誤之。非愛之也。萬萬隱晦。每夜功課完。小生自來邀螺仙。切莫早出。令他瞧見。那女道。謹如命。但郎君每日間。必須熟睡一次。庶夜間得以罄談。不則烏能通宵。玄修道。是所願。天未曉。遂去。詩曰。

邂逅多情種。歡同宵並長。
慇懃頻過囑。未許弟聯芳。

次日。玄感別館。將母呼喚的事。告訴了一遍。玄修道。古人惜分陰。吾弟當鑒此心。速去用功。玄感退。玄修掩上了門兒。酣睡一睡。就沈了去。鼻息直聞於外。你道爲甚的。初次那竅兒到手。心花已是開的。下盡老力

去戰。却又一夜不睡。這一睡自然熟了。玄感聞得道。吾哥惜得好分陰。倒是這般長睡。好蹊蹺。他從來不是這樣歇寢。得毋昨晚有甚麽緣故。等我後園去看看。踅出房來。悄悄向後園去。遙望見一女子。把隻手兒托着個香腮。口裡咬着個指頭兒。凭在那欄杆上。玄感道。我園中那得有女子。一定是螺女了。道我們求不過。想是出形來相見。趁哥睡着。且先上前綽個趣兒。忙走近傍揖道。仙姑在此。小生有失相陪。那女子笑容可掬。答道。妾是螺女。已遊塵外。蒙君過祝。特此相候。玄感道。適蒙仙姑垂盼。小生有一言。吾兄極假道學。若見了仙姑。彼反不悅。趁其睡着。同小生房中一敘。何如。那女子道。妾能陪日。不能陪夜。玄感道。爲甚麽。那女子道。夜間要打聽龍主命。恐有差遣。不便。故先告過。我日間來與君聚首。夜則往耳。玄感道。得仙姑日日降臨。亦小生之幸。遂同拉入房來。玄感復欲去探望兄睡醒否。那女子道。無慮。彼不睡到晚不醒。汝放

心。玄感遂摟求合。女自解下衣就之。玄感即出那莖。因未破戒。這頭兒尙是包的。女笑道。俗諺云。

寧戴三年孝。　莫惹包頭生。

然乎否也。玄感亦笑道。請試驗看。於是輕將兩股拍開。以麈柄徐徐挿入。左扶右擦。彎彎九曲。急促不能入門。玄感性急如火。奮力一下。直搗至根。玄感忽叫痛。急抽出門。只見此物如剝皮兎子一般。向來包皮龜頭。今改做禿頭長老了。因蹙額道。你裡面又沒法事。緣何換個和尙出來。女亦笑道。螺螄殼裡。做甚道場。玄感乘其蛙涎之便。兩手兜其股。緩緩抽送。兩相迎湊。玄感不覺氣喘吁吁。面紅耳熱。一陣昏迷。四肢綿軟。正是。

靈犀一點透酥胸。　眉黛雙彎垂玉臉。

玄感覺心中翕翕然。暢美不可言。因囑道。蒙卿此愛。寸心不忘。但我家

兄。雖口裡說不要。心裡實是想的。使他一得了手。我便不好攙越。望乞深藏。以全白首。那女道。我曉得。管不令彼窺見。但郎君夜間高臥。妾日間自來相陪。令兄已將醒。我即別矣。遂去。詩曰。

償盡相思片刻中。　風流幾點汗溶溶。
願教棠棣休經眼。　免得鬩牆怨落鴻。

自此後。那螺女夜間去陪玄修宿。日間去陪玄感宿。使他兩人從前思想那竅中的滋味。令他各償得飽足。各得其奧妙。眞是一夜兒一日兒少不得的。就如那着衣吃飯一般。將過月餘。緣法已到了。樂極寧不生悲。忽一日。夜間也不到玄修處。日間也不到玄感處。玄修疑道。那人今夜怎生不來。莫非吾弟窺見。拉了去。玄感又疑道。今日那人怎不見到。得毋哥哥竊見。携入房中去了。你疑我。我猜你。因此玄修夜間去立在玄感房外聽。玄感日裡又去立在玄修房外等。弄得他二人。如啞子吃

黃連苦在心。你不好問我。我不好問你。如此三日。心裡熬不過了。玄修正走到缸邊。欲向螺叩禱。早玄感來了。各不言而散。及玄感走到螺前。正要開言哀訴。玄修又來了。仍各怏怏而去。急得心裡好苦。有隻哥(歌)兒唱得好。

哥愛仔膽兒。弟愛仔個竅。終朝去擦癢癢兒慣消。忽慣仔一朝失了那膽和竅。呵呀。硬得那騷根硬斷子腰。

玄修耐不住了。問弟道。兄弟。你有甚的事撇不下。玄感道。哥哥。你亦像有事丟不開的。兩人心下各喻。遂各將前事說一番。玄修道。這般日間你陪他。夜間我陪他。不會冷落來。爲何這三日毫不見影。我和弟去缸邊催督他。就同走到缸邊。玄修對螺道。予兄弟俱渥恩睨。正思百年伉儷。緣何便成輕拋。令賤兄弟杳不一獲。仙姑。仙姑。予兄弟焚香室中。願賜早臨。言畢。悵悵返捨。兩人對坐焚香。一心兒只望那仙姑到。玄修口

占云。

遙望雲端降紫車。　仍將仙骨返山家。

玄感即續云。

休教望斷相思眼。　靜對孤檠嘆未賒。

題甫畢。忽聞叩門聲。兩人忙啓戶。即前螺女也。玄修近摟道。仙姑。想得人好苦。玄感亦近訴道。再遲一日。小生眞要想殺。螺女道。非我薄倖。奈緣已盡。不容妾少留。故暫來一別。玄修道。緣盡何日。螺女道。今夕耳。妾不自惜。再來奉郎君一夕歡娛。從此各宜屛念。毋過爲妾苦傷。玄感道。既來塵世。以我爲緣。我不放卿。緣烏乎盡。螺女道。但妾來意。妾不明言。郎君不知。君昆玉前世爲姊妹。妾幸爲郎。因以私染。蒙君姊妹交薦枕床。愛不忍分。後以情敗禁足。各以愁死。妾尚沈水族。君姊妹今世爲兄弟。思慕恩情。未修前債。故借螺身。巧償君之願。今孽已償。妾安敢久留。

玄修驚道。有這一段光景。我與卿眞前世姻緣。但緣止今夕。光陰有限。爲歡幾何。抑誰先誰後。早自爲之。玄感道。哥哥先。弟心不安。弟先。哥哥不安。弟意做個兄弟同窠。你不先。我不後。何如。玄修道。此論固好。只恐一窠不容二鳥。螺女道。妾縱不堪也勉強承受了二君之歡。成一朝之別。玄修遂與螺女解衣。抱坐膝上。把莖從後揷入。玄感立螺女前。起其雙足。從前突進。你一抽。我一遞。如一個井。兩個吊桶打水。一上一下。一深一淺。約有兩個更次。弄得筋麻骨軟。你也要摟了道。我的心肝。我要泄了。那個也要摟了道。我的寶氣(貝)我也要泄了。叫那螺女止得一張嘴。這邊也親一個。那邊也親一個。應接不暇。兩人果泄了。遂放手。各自起來整衣。螺女道。時已五鼓。我當去。倘後再覓得機緣。重來相會。玄修垂涕道。怎教人捨得。卿果要去也。哽咽不成語。玄感抱臂道。固不敢留。但不知後會何日。這相思怎害得了。亦掩面悲泣。螺女道。毋自悲

傷。妾有四句偈言。請自三思。偈曰。

緣來如花開。 緣盡如花謝。

[嘆]開開謝謝自有時。 徒然沾滯成拋棄。

兩人聽罷道。我非不知。奈情緣割不斷耳。相與送出灘來。各掩袂成別。螺女竟赴水去。後絕無踪。次早。兩人仍往缸邊。看取螺殼。已早不見。後這二人亦無恙。俱擇配善終。此雖說巧償前債。亦總是一點慾念所感觸也。繇這般看來。眞是有段機緣。悵戚之遇。果是緣到。小刁之失。亦屬無緣。信乎一緣一會。誠有定數。若不安命強求。亦何益哉。知得機緣。便可以處榮枯得失矣。詩曰。

得喪從來總是緣。 歡娛能屬舊寃牽。

達人識此隨緣去。 不必榮枯苦問天。

第十五回〔終〕

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

Je soussigné, Michel CARTIER, responsable de l'URA 1067 ("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") du CNRS (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)-FRANCE-, déclare autoriser,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., LTD,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(cinquante titres),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'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. CIIAN IIing-ho, chercheur au CNRS, et membre de l'URA.

S'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'édition,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.

Michel CARTIER Res
A Paris, le 19 Seprembre 1994

授權書

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(l'URA1067--C.N.R.S.)負責人名義，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，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，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《明清豔情小說叢書》(計五十種)。出版問題，依合約規定辦理。

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
(l'URA 1067-C.N.R.S.)
負責人
賈永吉
1994年9月19日

思無邪滙寶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別有香 / 桃源醉花主人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
：臺灣大英百科, 1994[民83]
面 ； 公分. -- (思無邪匯寶 ; 8)
ISBN 957-8592-17-5(精裝)

857.4　　83011172

思無邪滙寶〔捌〕

別有香

發 行 人／葉松田
主　　編／陳慶浩・王秋桂
執行編輯／陳益源
編　　輯／吳秀梅・羅文翠
美　　編／許瓊禧
校　　對／薛淑敏・陳櫻瓊
封面製作／里安工作室
編輯製作／成易圖書公司
出版發行／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
地　　址／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86 號 7 樓之 3
電　　話／(02)5778314
傳　　眞／(02)5778979
排　　版／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印　　刷／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裝　　訂／永馨實業社
法律顧問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・羅明通律師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3101 號
初　　版／1994 年 11 月

全套定價：41200 元
ISBN957-8592-12-4(一套；精裝)
ISBN957-8592-17-5(單册；精裝)

思無邪滙寶。

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(C.N.R.S)
中國文史研究組
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

合作出版